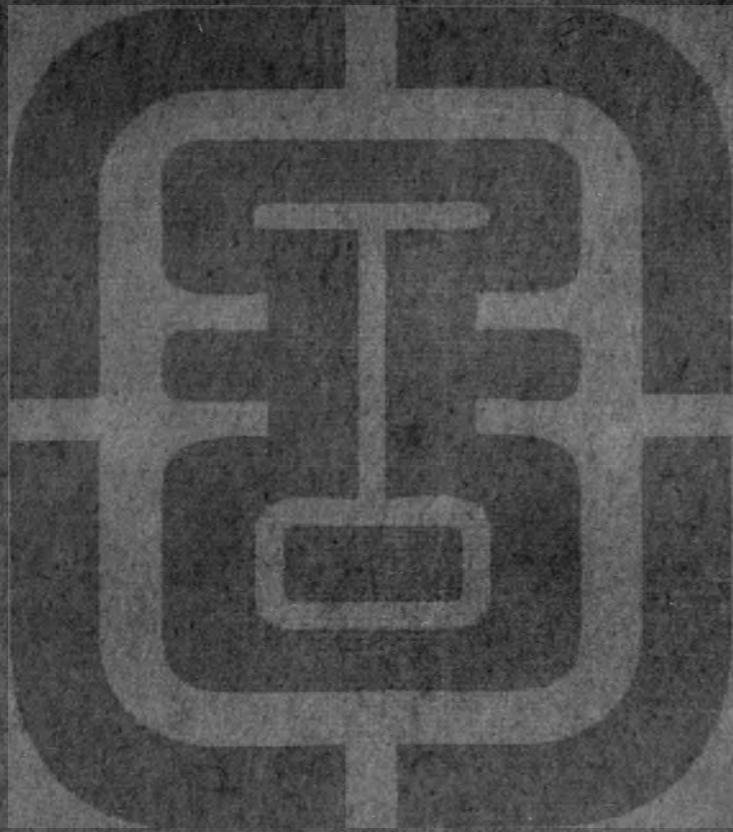


說
學
齋
稿

月汀先生屬題
陳克明



說學齋稿

麗陽神廟碑

臨川危素 太樸著



州路總管府照磨抵蒼林君傳謁選京師以其鄉父老之意請著
刻諸麗陽神廟麗牲之碑按林君所述曰處之鎮曰抵蒼廟山其
最尊也距城北十里郡乘之其先白塔廟不知所始相傳嘗有浮圖
在其上唐太宗曰年刺使徐鄆禱雨廟下隨應乃易其額曰麗陽以
麗水經其南故也後八年錄事參軍姜肅攝州事度地故址之西新
其祠宇而斥大之中祠麗陽北山之神左白塔司土之神右巨潭北
治之龍神三神合享一祠民有水旱疾癘螟蝗盜賊兵革必禱為其
孚格如響北山之神曰靈顯廟宋元豐三年肇封凡十有二初封普
利候次博濟公次四封廣祐順澤昭應善應王次二改封廣祐敷澤
靈濟顯聖王又四改封仁文神武正福忠聖王巨潭神曰施普廟六
十有二封初四封淵應昭惠靈順康濟候次三封孚澤顯應靈祐
四封昭惠靈應仁烈孚祐王白塔神曰顯佑廟凡八封初四封

字濟宣惠助順侯次二封宣惠廣佑公又二封應顯廣利王神
及子婦佐屬皆疏爵號通侯小君靈應之蹟班：可考其尤著者
宋時應進士舉者禱夢于神窮達得失莫不先知有應夢錄傳于世
咸淳中郡飢適吳商載米數十艘相時射利未知所適遇一士乘舟
海上衣冠偉甚謂吾處人麗其姓盡糴舟中粟願趨吾郡商許諾一
夕大風徑至甌港民無轉徙之患商物色知神所為祭致祭而去我
師取浙東既內附或震以遷卜于神戒勿動至元十四年招討趙侯
初鎮守也屯戍尚少章歲季文龍挾淮軍為亂陳於城東州人大恐
會萬戶帥師遠來至麗水縣境晝霧四塞既止舍俄一老父指之曰
城圍甚急招討遣千戶來求援乘其所不料此奇計也萬戶即起營
千戶前導繇徑路突其圍歲軍大亂既定萬戶問所遣千戶何在趙
侯曰萬戶來且不知千戶非吾遣也或曰得非麗陽神之所乎及
諸祠見佐神額象衣色類所見千戶追視之汗猶浹背其著多類
此云國家詔守吏致祭名山大川之在祀典者大德五年 上其事

請祀神從之延佑二年請加封于是靈顯廟易正福為廣 曰仁文
神武廣佑忠聖王神父廣福公加廣福垂裕公母慈惠協應顯慶助
佑夫人易封聖善慈惠顯應助佑夫人妻助正妃加封中助正妃子
協佑助順廣惠侯易封紹靈協佑廣惠侯子婦協慶夫人加助忠協
慶夫人施普廟昭惠靈應仁烈享佑王易封昭德靈惠仁烈享佑王
顯佑廟英顯廣利王加協忠英顯廣利王佐神昇候助靈顯佑協惠
輔正侯進爵為公命書焜煌神人悅豫士民之祈報者無虛日余嘗
以事道出麗陽觀乎抵蒼之山鴻蒙旁薄縣亘數百里為一郡之望
其出雲雨見恠物禦災捍患寔應祀典我國家事神治人盖有成法
惟麗陽之神遊在東越而罷責優渥神貺益昭於乎盛哉余不佞備
官詞林謹述其事而為之銘：曰
聖王制禮秩祀有常名山大川神恠攸藏維嵒之山望臨一郡靈秀
攸鍾允作雄鎮報功司土龍見而雩三神合食樂康以娛在昔勝國
著奇蹟通侯小君封爵赫奕 皇受天命用兵越邦蠢爾冥頑貞

降晝霧晦冥若有神告彼潰倒戈推拉兇暴載錫褒謚守臣
高益崇繇戎聖元神眷此方田有黍稷癘氣廓清兵燹滅息
終古唯人是依醴酒既潔牲牢脂肥水孕精金山蔭喬木伐鼓吹蕭
惠爾多福肅、靈旗御龍來娛 天子萬壽秩祀孔時史氏著銘爰
刻貞石頌厥成功昭示無極

顯濟謝公祠記

山倪君鉅述其邑之神謝公事以授素俾為文刻諸祠中以著其
靈蹟其言曰公姓謝氏諱公寶父母事立武之神甚謹宋嘉佑二年
八月 公始生金光奕、遠其床榻既蚤孤事母董至孝尤謹奉
神一夕夢神剖其腹易肺肝遂能致風雨起疾癘邑西三十餘里有
山曰五雷山之西有湫曰東揖熙寧八年公與瞿三十二者耕于埜
相與言曰湫之魚甚美造釣之獲三尾方置釜鶩俄變頭角瞿驚怖
舍之湫中公曰吾且入湫子姑候之沒一飯頃出而衣冠不濡且曰
吾將顯靈此土由是數見神異明年夏不雨縣令杜公調聞而召之

公告其母曰令召必欲雨毋為我鼓簸箕運紡車洒水其上能致雨
是日有雲雷而無雨令讓之歸詰母、曰吾失洒水耳明日復告母
而行雨乃大作鄰邑令聞而爭迎之交章上功于朝錫號顯濟政知
年早令江公翊曝公于庭日色熾甚肌膚無汗指天長 雲隨麾
大雨若注建炎二年早令彭公洵召公、請投縣牒湫 之水涌

雲集寒氣砭人龍見水上雨三日乃已是歲六月

洵為度材

鳩工廣其居室建祠宇于湫之南以祠龍君公將厥世以環湫之山
林屬智門寺僧不疾而化葬于所居後山之麓里人慕之刻木為像
易居為祠扁曰顯濟謝公之祠旱澇災沴有禱斯應於是泐水東數
州分祠者百餘所咸淳 年令 禱于珠巖之別祠雨應期
至人稱曰謝公雨里儒者沈先生 為之傳皇亢縣長撒的迷失
禱焉取香火置奩中至邑治啟奩雙蝶飛去遂雨元統元年縣長合
散君禱雨修其祠刻銘以識初鉅之先君子嘗帥鄉人禱祠下至是
父老謂鉅宜修先君子故事入其境山盤地迴草木葱鬱升其堂庭

戶明徹神風肅然心切異之已而甘雨如注歲乃登因訪得公從孫
佛奴隆興間所錄蓋乾道九年修祠陷置屋鐸頗為詳 嗚呼神恠
之事孔子所不語楊子雲之所云也若公生而為 死而為神指麾
風雷佑民澤物廟祀不絕豈偶然哉鉅之言故為書之

江州路之妙觀碑

正十一年七月戊申朔 皇帝降璽書賜江州路之妙觀之之學
者王崇大虔奉之以還而來屬素著其事於碑素惟昔唐翰林供奉
李公及宋蘇文忠公黃文節公皆以年四十有九過斯觀賦詩傳之
後世素雖貌然晚出于_三君子無能為役而其行年適同殆非偶然
者按崇大所聞叅諸郡志觀始于東晉初名老君菴在郡治之東北
薛家坡則郭璞所卜唐開元二十年作紫極宮嘗治銅為玄宗像侍
玄宗皇帝側宋祥符五年改天慶觀建炎間燬于兵入 國朝改今
額漕使邦侯武帥小大之臣祝釐于此民之水旱疾疫者亦禱焉延
祐七年主山戢君復祀新作通月殿至順三年王君義敬新作齋堂

至元四年王君之弟義昭作方丈室六年王君復作混元殿至正四
年正一堂壞住持提點詹君泰瓊請義昭之門人王道忠詹復_殿詹
復立出財更作之若本命舍田二祠則六年歐陽道聰李復璋作

鐘鼓二高樓則十年今住持 德久張泰德等作之于是規制
棟宇穹峻偉然神明之居為一方之望矣我 國家崇尚道宰

說將以永天祈命蓋亦異乎秦漢之君溺志于荒忽繆悠之小數凡
居于斯館者處有師友之誼習出有山水之遊觀天光照臨恩寵斯
被倚歟盛哉素既叙而銘之銘曰勝茲琳宮庫興東晉惟呂惟黃縣
縣曹胤逮及唐宋之元是宗紫極天閣慶觀摩空昔賢來遊載言載
笑麗白雄章山川有耀錫額玄妙自我 世皇繼志述事惟 皇之
明、詔誕揚玉章雲篆山君川示儲休錫羨屹、匡阜仙聖攸居玉
芝龜設臧弄丹書窺道之秘宅心攸貞天保定爾式衍修齡棟宇岷
岷新宮奕、庸侈上恩刻示無極

至元長慶寺碑銘有序

州之東百二十里有僧寺唐長慶二年作因年以為號宋淳化間
置金谿縣則寺隸金谿寶祐間僧以爭財散去而寺廢景定間里人
朱必大奪寺基為墓地拉棟宇隳佛像斬林木以其田歸撫之儒學
寺僧慧月有弟子曰了逸參學諸方歸而愬于有司時必大有聲勢
卒莫能直迺歎曰興廢有冥數吾俟天之定而已大元至元 年有
詔若曰業故屬僧而有冒之者悉以還于是了逸與其弟子紹安
愬于官事遂直始必大欲盡滅寺之可驗者惟紹聖間所鑄鐘擊不
壞人言實以上則壞寔之又不可壞父老尚能憶云然則事之興廢有
非人之所能為者天也已而了逸老且倦矣紹安又少迺招波源資
福院僧本涇協力以卒事 年了逸遷其寺于舊基之東若干步
法堂成加至元二字長慶上志復興之年也明年三月了逸卒遺命
涇紹安為兄弟本涇居寺東偏而西則紹安居之次主寺事周三
復始二人謀各任其力大德十一年三月本涇作佛殿明年殿成
本涇沒明年紹安建東西廊僧堂賓館其弟子允禮作鐘樓縣

鐘已而嗣漢天師雷國張公臨川饒 葛繼祖施財瘞佛及諸神
人像紹安命工裝飾之延佑六年紹安作三門至順四年重作法堂
允禮命工丹牘之始至治三年寺僧集議披常住田若干儲其入以
理寺之未完者元統二年紹安被已田若干倘然鎗之費於是命其
迺來道其始末且曰有是哉興廢之難也五十餘年始克卒成先師
之志無文字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人何能知其難也因諾而叙之并
為之銘曰
出世之教雄哉覺王高棟朱熾焜耀相望維此精藍勢家攸壞洪鐘
獨留神明罔昧 大帝尊佛播告思言俾余豪右歸其土田是時起
廢昉自了逸曰涇曰安克思紹述眈、言、妥其人考鼓撞鐘達于
昏昕耆耋來觀愕茲壯觀蓋昔咸淳井泥路斷嗟余學人爰止爰
後百千世暇食安居觀照知根窠契佛祖巍、揚伽厥施斯溥沛
甘雨發其萌芽祝我 聖皇壽同河沙南康之石其平如砥刻此銘
詩以告來

勅賜神光寺碑

上以聖智之資舊勞于外東涉遼土至于三韓或言神光寺之阿羅漢素著靈異往詹礼焉不四三年歸即大位迺眷潛藩思有所紀述詔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為紀其事未及為而傒斯即世久之大司徒臣雅普華同知資政院事臣姜金剛傳勅俾宣文閣授經郎臣素撰文以進臣素既莫詳其興創之由歷數年始從臣僧宏演得其顛末具列而刻諸貞石按寺在高麗海州之北新羅大澄大師所創也後梁龍德三年春沙門俊呈來遊大梁得畫阿羅漢若干軸緹囊積藏泛海東還次仇公島風濤壞其舟後數日積浮出于州南槌浦州以狀聞國王命取置州之僧舍既而見夢于王遷奉今寺初為佛殿九間會有火災後重創為七間至元三年上出金帛遣臣金帖木兒建僧房廡各若干楹至正元年又遣中尚臣床兀兒增修焉臣惟皇上受天明命君臨萬方山川效靈百相右况于阿羅漢具大神通有開必光乃理之常臣雖不佞不足稱塞明詔

勉述所聞章示來世迺拜手稽首而為之銘曰

蕩々海波晨曦烜赫維高向麗自古有國佛天笠竺其學蔓延法雨慈雲徧覆大千東方之人慈仁是賦壹聆真詮本性覺悟厥土清淑中通奧區孰構寶刹名師奠居度藏梵書琅函玉軸神光燁如何幽不燭龍德之歲僧號自梁賈舶覆溺漂流大洋圖像應真神通廣大鴻濤春撞匪積不壞歷世遐邇屢見桑田穀間無礙脫屣世緣於穆帝子來建藩邸爰啟禎祥受天之祉受天之祉臨御東方子孫千億既壽永昌頌思精藍不忘險阻庸詎近臣修飾棟宇瑤寔瑛月朱閣通雲弘宣秘旨開示元文紀述孔嚴維皇中勅終古不斲勒詞山石

高麗林州大普光禪寺碑

三韓大浮圖圓明國師既歸高麗國王遣宰相張沆追及于林州故有普光寺溪山幽勝者宿惠湛達閑等與田冲用遮留國師於此其門人三千餘指室屋不足以容楊廣道按廉崔君立佑率其宦屬謀為增葺遠近聞風而施者雲委僧寮賓館倉庫危福無不畢備為

屋凡五百間師之伯氏 典客寺事致仕金君永仁重氏仲大匡平
陽君永純感激發願以家僮百口田百頃歸于寺久之蔚然為大道
場矣其後師示寂謂其徒紹珠惠岳等曰寺雖重剏佛殿齋堂吾不
及作汝等尚勉力卒成之第五代住持義聰既深新佛堂以畢師志
因都城禪源報恩寺住持弘演來求書其事宏演之言曰吾少也受
經茲寺紀述之託誠不敢後于是從弘演得師之始終而并書之師
諱冲鑑號雪峰髻亂時已不茹葷與羣兒嬉戲以帛 加絮衣為佛
事稍長稟命父母祝髮于禪源寺禮慈悟國師以為 年十有九入
選登上科一旦喟然歎曰雖修持十方如來清淨 理如洹河沙
只益自勞曷若 無漏果乃 所事即拂衣遊諸方 留吳越間鐵
山瓊禪師道行甚高迎之東還師執侍三載瓊公甚期待之 瓊公
辭歸師主龍泉寺始取百丈海禪師禪門清規行之後住禪源寺者
十有五年弘楊宗旨為國矜式其來普 也寔再紀至元之二年越
四年將入滅戒門人毋立碑造塔遽沐浴更衣跏趺端坐紹珠進曰

請和尚為衆說法師曰末後一著汝等有分薦取有訖脩然而逝世
壽六十有五僧臘五十有八余嘗論佛氏之學西出于天竺乃不遠
數萬里被于東海之表何其甚哉而其卓然樹立如圓明師者宜其
說之益昌而益明若普光之寺世 以師為楷則尚惡有墮廢之時
也耶庸叙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 高麗開國三韓墟滄海浩渺連
東吳西詹身毒各天隅何年貝多傳梵書學者悟明心地初瓊公飛
錫來此都園明國師侍起居曹溪正宗須力扶一言 契萬念除謂
有非有無非無死生一致不可渝普光大刹鳴鐘魚 碧炫晃晃雲
霞鋪翻 學子承風趨優游食息明真如精籃鬘 師 徂勒銘紀
述昭楷撫乾坤清夷化日舒天子萬壽當貞符

四明山碑

姚南去七十里有山二百八十峰懸亘三百八十里東連句章南
接天台北包翠碣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開戶牖以通日月之光故
號四明洞天恒有雲氣覆冒其上秦始皇帝命其臣王斯驅山塞海

鬼神勞役皆奔入此地因名鬼藏山漢上虞令劉剛字伯經下邳人
後居山中從白君得仙術它日會別親友登大蘭阜邱山援栢木飛
升其妻樊氏從之因遺履栢下化為馴虎事聞于朝即其地立祠宇
春秋祀焉梁隱者孔祐視山谷中錢數百斛與凡石無異樵者爭取
之即成沙礫有鹿中矢來投祐為泰之創瘡而後去唐天寶三年
玄宗以劉君祠宇險遠命道士崔銜處士李建改築山鹿甘里蓋劉
君修鍊處也唐末高士謝遺塵隱于是逸人陸龜蒙皮日休皆至名
為詩九章以相倡和宋政和間徽宗書其榜曰丹山赤水洞天命建
玉皇殿用方士浴真金龍玉簡至今存焉國朝秩祀名山頒錫香幣
亦及之然棟宇傾橈莫有能留意者廣信毛永貞嗣居之乃斥大其
宮室足稱夫仙靈之居永貞之門人臨川吳國珙來請篆銘將勒山
石銘曰越山之峰石穴玲瓏天欲雨浮雲真人上升遣木履潺湲
古洞間流水白鶴徘徊於蓋處止玉童未得青櫺子能食可不死
史素作銘式告千禩

倪氏祠堂碑

明倪君鉦來遊京師告于臨川危素曰我十三世祖府君次九譜
牒亡軼諱字弗可考或曰修武或曰亞將或曰副使里民祠之書于
主之辭也宋咸淳八年宗人大選作族叙圖志曰倪氏之先自北而
南府君任唐昭宗時值世亂稱疾謝事自永嘉之平陽挈家泛海儀
鄞象山之魯棚頭俄見一人狀若處子臨水際招之府君至岸遂失
其人徘徊四顧愛其山盤地迴遂家焉其時地惟范氏一族而已自
是招四方之人為鄰且佈德以恤之府君既沒葬縣治之東十餘里
梅溪鳴巖之陽夫人余氏葬墓之東岡里民既懷府君之德或繪象
或設主敬奉之復素象立廟水旱疾癘禱之必應迄今不廢府君之
子三人曰五評事居邑壘曰六宣義居梅磧曰八宣義居錢倉今四
百四十餘年傳世十有八族人二百餘家而府君之墓竟失所在証
之七年迺其地已屬之富室邱氏四周鞠為禾黍之墟未墾者
土耳鉦具禮幣踵門以墓請邱氏兄弟相謂曰倪氏墓廢且久今在

哀孫 復之此世之所難能者故修武公澤被鄉里殆非一日吾兄弟何斯焉乃以復號至元之三年八月 始克修其墓復買地若干畝 墓數百步為屋十有七楹題曰敬宗精舍奉府君之像其中歲祭以冬至之日且率屬人買田若干畝給其費子其為我書之刻石以圖永久嗚呼唐之末盜賊縱橫豪傑并起方錢鏐誅董昌并越州固修武榮功建名之日願乃携其妻孥遁藏山海之間可謂度越象人甚遠一時赫然驚動其人者固泯滅而漸盡而修武君之遺愛在其民更數百載之久而弗忘則其得失較然著矣鉦之致力其先墓可以為之孝邱氏能歸其地可以為之義鉦字子靜邱氏兄弟曰國寶曰國材余既列書之并為迎亭送神之詩使歌以祀焉其詩曰岌岌象山巔為海邦微陽在升素月在憲颺車戾正使我心降我牲既碩酌醴孔旨秩 豆簋庶其歆只邦人畢來匪惟孫子唯神逝兮 波茫 井里在斯錫厥禎祥伊何百穀禳 。

玄儒吳先生碑

先生姓吳氏諱南壽字南壽其先由嚴陵徙弋陽又徙餘干既割餘干地置金谿縣遂為金谿人世為儒家曾大父某大父某母王氏先生少業儒術厭世坐裕思寄跡老子法去師事全尊師於望仙觀度為道士猶好讀書工文章故宗進士劉公渙集賢侍讀學士故之後歸國朝為鄉里耆碩慎許可尤器重先生有別業在邑東郭延先生居之庭有古梅一株乃日與劉公誦詩讀書其下倡和之作多傳于時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處士孫先生轍侍誦翰林學士虞公集得先生詩文皆為之稱賞題志焉先生性孝友其詩多述思親之情從兄某客金陵久先生歲必為詩數章以寓其懷思焉葛氏婦既寡居家甚貧先生授徒得錢恒共具之又撫孤甥將而教之將遂有聲士林先生與人言呐 不能出口而情義藹然故人樂與之遊雖少賤慕其慈願親為先生之生以至元十三年六月卒以至正六年正月 得年六十有一其徒黃以瓊桂 鄧如鑑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墓延福鄉之應真峯先生昔結茅峰下距余大父墓甚邇先生

哀念之泐 塵土也 婁賦詩相招 隱居其間 願以貧干祿 未及還
而先生往矣 嗚呼 悲哉 屬將方客京師 聞先生之喪 哀痛尤甚 乃俾
余列其事 刻之石 而系以銘 曰 遐世之士 類乎卓詭 爰葆幽貞 君
承詩礼 克篤孝友 宅心和平 維山有嶷 松聲澗水 白雲英 蟬蛻斯
委 瘞劍乎此 視我刻銘

鄔子紫巡檢方君去思碑

州判官縣尉巡檢之設 職捕盜也 官甚卑 職為甚要 巡檢尤卑 盜
之始獲 多自巡檢始 其治所當荒山絕海 去大府必遠 其官無佐貳
自非明慎者 烏可保其獄之不冤 執議盜之刑重者 死于死 其可忽
諸昔者 廷議儒學官在吏部者 已多 俟伐者 常十數年 許借為巡檢
逢振之士 往以爲一旦去 俎豆負弓弩 不幾于自待之薄者乎 然
國家之意 豈不以爲職之甚要 則用不可非其才 儒者於修己治人
素嘗習之 施之天下 猶可效 巡檢一方 其難易較然矣 故有志之士
恒不小其官 而樂為之 固將行其學而已 崇卑非所計也 彭蠡之澤

其寢千里 進賢縣之鄔子紫 適當澤濱 先是 辟盜常據險 自恣行者
甚 厭苦之 九江方君 繇藝文監 修書被賞 典得儒學教授 借為是官
盜賊肅清 官府無事 迺作亭湖上 以自休 讀書之暇 著為文 詞歌詠
其官居之 樂儒生秀士 咸喜從之 遊其民 益知鄉尊 彬 烏趨于礼
義 之盜亦無敢犯其境矣 若是者 非為儒者之效 吾不信也 閩
海元 既辟方君為掾 令調將樂縣主簿 去官之三年 里父老 屬臨
川 鄧立以書來 京師 求為製去思之碑 方君篤學 甚文 而仕日顯 異
時所書者 宜多 茲其從政之始 故請得而頌之 方君名積 字叔高 其
湖上之亭 余為記也 其詩曰 彭蠡之澤 鉅浸森瀾 荒茅篁竹 盜賊攸
棲 勁艣高桅 其來繹 憂虞孔多 詎遑寢食 警曹之設 厥秩雖卑 以
去 患害以坊 姦欺嗟 我方君出自館閣 匪資文華 實循矩矱 君曰 毋
亟 盜亦吾民 何以化之 惟義與仁 誦詩讀書 琴瑟在御 弗暴弗荷 民
情悅豫 湖波真 風月清明 權謳相聞 枕彭不驚 方君去 則名思 無
已 述辭于碑 以勸君子

檀州達魯華赤弘吉刺君去思碑

檀之為州密通京府其官曹之賢否不俟終日朝廷其知之其賢且能者擢實要除幾揚素蘊然則任于此州者其可不自勉哉比州達魯華赤弘吉刺君終三年受代以去士民謀刻石以述其慕戀之意來請余為之文今天子嘉惠黎氓更守令之法責脩功效最為詳密君以國人格遵 詔旨其治績可書者曰賦役均平君能勅屬縣置版籍差等第論次差繇富者無幸免貧者獲苟安曰田疇開闢州八鄉五十餘社厥土既多饒瘠其民遊食者衆力本者寡故田萊荒蕪君于是懲督浮惰敦勸諄復相其土地所宜種藝無曠曰詞訟簡少兩造至庭諭以大義剖決至公人心悅服吏知不可以為市奉承唯謹而境內興于禮讓曰學校興舉州之學稟給不足命籍閑田數頃歸之燕樂城西之年豐鎮居民甚夥而不知教因建孔子廟為之學又作八思麻帝師殿創國字學州境介山谷間舊多攘竊至是革心嚮 安土樂生故盜賊屏息戒倉庾之吏毋敢侵漁歛散以時而

民不擾故常平得法六事既脩而君之政畢舉矣蓋常考君之先世野 部人六世祖納魯都從太祖皇帝伐金以千夫長從皇子下河東高祖門特哥襲千夫長為平陽達魯華赤歲辛亥佩金虎符為鼓城萬戶府監戰曾祖合刺曰武畧將軍監晉潞澤吉四州其在晉州也李壇據濟南畔 詔宗王合必赤統諸道兵圍之晉州兵分戍其下城中危迫突圍以出晉州兵適當其衝與之戰甚力寇退一壯其勇面命之酒并界以飲器功狀既上被白金之賜父阿爾答監晉朔應三州以治最拜監察御史歷瀾東西廣西海北肅政廉訪司為簽事為副使為使君既生長世宦之家聞見有素監清河石埭廣濟三縣甚宜其民更事既多其治一川恢 乎有餘地矣余也述君之為政而牽聯其祖考使覽者知其世緒之遠而俟其顯融也系之以詞曰翳生民之林 兮孰非天之所生彼君師之畫道兮宜治教休明封建肇廢兮法制變更郡縣棋布兮守令相仍賢否襟襟兮狼縱橫杼柚其空兮雞犬弗寧流逋四出兮哀哉鯨鱓 皇宅幽

分蕩神京塞雲故墟分檀州是城州有賢侯兮撫綏疲氓竭乃
思兮獄訟以平新學爰作兮弦誦有敬黍稷芣兮今年歲婁登今候
之去兮顛止其行政譽洋溢兮爵秩彌升澤被生民兮竹帛是徵勒
茲堅坻兮以勸忠貞

故昭信校尉管軍千戶累贈中奉大夫山東西道宣尉
使護軍追封太原郡公王公神道碑

昭信校尉管軍千戶蓋都王公既卒其葬之四十有七年其子懷遠
大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尉使司事副都元帥英屬臨川危素書
其墓道之碑時英方以平閩廣寇上功狀于朝素謝曰君侯忠義廉
介為時名將宜受上賞則封爵之加責歸泉壤稱述先德蓋有待也
後十有三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庚辰上御嘉禧殿中書省臣顯奏
英之功績加授二品于是贈公中奉大夫山東西道宣尉使護軍
追封太原郡公夫人祝氏進封太原郡太老夫人素乃言曰朝廷清
明公道太行報功之典亦云厚矣然非英誠不足以當之論撰先德

茲維其時固不敢以淺陋辭按公諱成姓王氏世居蓋都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定金亳州城父縣尉累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
都尉追封大原郡侯母聶氏追封太原郡夫人公生壬寅歲月少
有勇略至元六年充軍籍授百戶從攻襄樊五月次鹿門山南先鋒
砦始隸澗菜新軍萬戶府七月宋遣大將夏貴饒軍襄陽公迎戰江
中奪其舟擒二人殺三人丞相阿朮公賞鈔四十緡十二月辛卯從
元帥張公弘範至襄陽西軍方山城七年二月乙未宋人襲方山公
與戰擒一人殺三人丞相史公天澤賞鈔五十緡七月城虎頭山十
二月己酉從總管劉公國傑征西川八年正月甲戌至於澧州荆南
府宋驍將號飛虎馬公與之戰突入陣中殺十餘人奪馬五匹劉公
擇其良者二匹以賞公二月至普濟鎮與宋將范文虎等戰殺五人
奪其旗至大石平宋人追之公力戰殺三十人奪其旗與鎧攻喬麥
砦與宋將號硬弓張者力戰殺二人其後至九秋十八峒攻牛鼻茶
牙二關鎮房州東南又與宋人戰殺二人丞相合丹公賞鈔三十緡

又戰襄陽西門殺二人賞鈔二十緡九年三月甲戌攻襄陽城東南
登城力戰賞鈔三十緡九月甲子叅知政事合刺海公命帥機都船
三十二艘戰江中奪舟七及旗袍鉦鼓擒九人殺廿餘人十年正月
乙丑攻樊城帥十有艘戰江中而硬弓張者復正大戰殺十餘人合
刺海公賞鈔五十緡登樊城先衆人賞鈔百緡十一年七月行省命
萬戶府得自舉百戶遂首推公九月庚子師次郢州攻黃家院城先
登力戰傷公額行省 鈔十有三緡十月丁巳與宋將張進玉等戰
公進殺五人奪馬一匹與它器械十一月乙未戰沙洋十二月癸丑
攻陽羅堡南斫柵登城奪之并舟一追夏貴至白虎山下奪其舟十
二年四月董修揚子橋城堡六月庚寅夜一鼓宋師大至公射之至
翼日曉殺十餘人追至揚州南門大戰大捷七月庚午從劉公與張
進玉戰焦山奪海艘殺廿餘人逐北五十餘里十一月甲申師次丁
家洲宋兵潰公追至蕪湖擒五人殺三十餘人奪舟三賞鉦一鈔十
三年三月戊辰伏兵揚州平山堂西宋人覺追至西城隍轉戰十餘

里殺十餘人六月癸未宋將姜才守臣李庭芝走泰州公追殺廿十
餘人西川行樞密院俾充百戶十四年從丞相伯顏公北征六月戰
禿剌河回樞密院命為百戶八月戰鎮海南幹路歡河有功行樞密
院上其事授忠顯校尉管軍總把十五年正月出師北方賜銀符十
六年七月甲寅戰金山回子十七年正月還和林擢昭信校尉管軍
千戶又降璽書印章十九年八月戊寅詔還家賜銀一鉦對衣各一
二十年正月劉公擢征東行省左丞公請從不果樞密院俾移鎮江
西二十二年命視兵廣東九月癸巳卒于廣州東莞縣得年五十有
二明年六月歸墓益都縣小澗村初贈武略將軍渴萊萬戶府管軍
中副千戶飛騎尉追封益都縣男再贈明盛將軍升副萬戶上騎都
尉追封太原郡伯再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尉使司事輕車
都尉進封郡侯至是復有令命子男二人長英也中奉大夫遙授廣
東道宣尉使都元帥次傑蚤世女一亦蚤世孫男二安巖忠翊校尉
渴萊萬戶府管軍副千戶所管軍中副千戶觀音保素惟國家起朔

方一天下惟一時將帥顯著庸勲然非集偏裨卒伍之力詎能克成
大功削平畔亂去今百年將帥之功列在國史而偏裨卒伍無能道
其姓名者較其竭力捐軀出入鋒鏑之下可謂勇且勞矣卒於斯盡
泯沒非可惜哉獨公以子威敬績業顯聞於世故公亦數被褒贈之
命是宜銘刻貞石昭示來世乃系之以銘曰 天右大國四海為
家宋阻江漢皇威所加肅々震旗衰樊戾止降其將臣列城風靡沙
洋大戰尋擣陽羅馮陵焦山江海不波公起青齊出入行陳所向無
前雷轟電震論功宥審長其千夫賜子襲崇錫以璽書公車載馳竟
死南粵歸藏故邱笳蕭悲咽繫公有子惟忠惟忠克大爾家智名勇
功褒贈之隆爰盛典際茲昌辰澤被幽顯山高川回奕世其昌勒我
銘篆用昭勳光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萬修國史贈推忠輔
義守正功臣集賢學士上獲軍追封凍水郡公謚忠嘉耶
律公神道碑

嘉定四年六月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耶
律公薨於京師私第七月丙午葬昌平縣玉泉之東甕山之陽後廿
有五年其孤莊嘉請于朝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
士上護軍追封凍水郡公謚忠嘉乃來屬素文其碑道之碑素昔待
罪史官知公之先世有勲勞所以銘彝器而著竹帛者未易以悉數
公以世胄之英蚤歷艱危雄文奧學克享壽考位躋上公 今皇帝
篤念祖考推恩舊臣流泉光壤而庇賴其子孫者于斯為盛執筆論
撰其世出行誠不敢辭按狀公諱希亮字明甫其先遼太祖長子東
丹王謚讓 皇帝突欲傳六世而為韋魯歸金生正議大夫尚書右
丞追封凍水郡文獻公履文獻生楚材歸國朝拜中書令贈經國議
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寧文正王文
正生光祿大夫監修國史中書左丞相贈推 保德宣力佐治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懿寧文忠王鑄公文忠王長 也
初六皇后命赤帖吉氏歸文忠王歲在丁未八月十有四日公生于

林南四十里之涼樓日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名之賜洗兒酒果襁負之物甚厚歲甲寅春 憲宗遣文忠王與帖木而忽魯赤嚴錢糧于燕文忠王奏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携諸子至燕受業 憲宗從之乃命公師事北平趙衍昌齡時公方九歲未決旬已能賦詩歲丙辰召文忠王和林議事公獨留五年以歲戊午春至六盤山行在所及秋文忠王扈從南伐明年 憲宗崩于軍中公領輜重北歸陝右阿里不哥與北邊諸王遣使來召又明年為世祖中統元年文忠王行次靈武諸王使至曰 大行皇帝在蜀事無鉅細悉以任卿其與主將渾都海等治兵以卒先帝之功文忠王還乃召公母子至既而聞 世祖皇帝即位于上都即渾都海等朝覲皆弗從會阿里不哥召渾都海等始知諸王構難軍士妻子留北方者相率引去文忠王棄家挺身來歸翼日渾都海知之恚甚遣精銳數百騎追之弗及令百餘人監視公等迫脅從行 則環宿六月次靈夏度河過應吉里城轉戰以進積尸蔽野七月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

所遣大將阿藍答兒至自和林帥師至烏支山公往見烏阿藍答兒問公而父安在公曰不知與吾父同泣事者宜知之渾都海盛怒詬公曰我烏得知亡命東見皇帝矣公曰若然則矣謂不知阿藍答兒熟視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烏詰公甚急公曰使我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答兒以為寶遂免監涖然健卒肥馬十敗其九八月大兵與戰阿藍答兒渾都海皆死其殘卒北走衆推哈喇不華為主將九月公潛匿甘州北 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巡馬者適至老婢漏言告變衆奄至盡驅以見主將十月至肅州阿里不哥使至切責甚厲哈喇不華與文忠王有昏媾之義文忠王從行在蜀哈喇不華為砲手長嘗疾病文忠王召醫視之遺以飲食因釋公縛執手曰我受恩于汝父此圖報之也及抵沙州北川公與昆仲等雪中徒步負任不 食者數日數 於死次伊州告變老婢在主將幕府得疾號叫不絕數者十有餘日腹裂而死云十月涉雪踰天山肌膚皴瘃補敝鞞著牛鞞窘若萬端十二月卧疾北庭都尉府名家

二年三月至昌八里城四月至馬納思河五月至葉密里城乃定
宗潛邸湯沐之邑初六皇后少嫡主后之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觀
公母密知其事携公入見乘涕乞哀哈喇不華頗覺其事遣脫魯火
察兒督責窮詰十月至于火字三年定宗多子大名王至皇后所
朝正因見公閱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飲食二月從大名王至忽
只兒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曰唆羅海欲
附世主^祖公聞之喜甚三月從二王還至塞葉里城王遺以充耳雙上
有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公耳公辭以不敢因是以傷父母
之遺骸且無功受賞寔懼懷貪之罪不許流涕控告乃已聞者異之
王又解金束帶以遺且曰繫此於遺骸宜無五月阿里不哥兵驅
迫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里初公有二馬白黑異色黑者尤驍健
王之近臣為其奴胘篋以奔告公願假白馬追之公竟以黑者假
之人以為難六月西行三晝夜至換札孫僵相枕公六晝夜唯食
螟蟲一溢又從至不刺城西行六百里至徹里澤刺之山后妃輜

重皆留于此公母及昆仲亦在焉公卓騎從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
城九十里至亦烈河之南之城曰也里度九月哈喇不華以兵至公
從二王與師還至不刺城西五里哈喇不華與其族弟脫魯火察兒
皆中流矢盡殲其衆二王函其首遣使報捷十月至亦思寬四年
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公從出征至渾入升城公母
從后避暑于阿體八升山五月世祖遣不花出至二王所文忠王
嘗言於上臣之妻子皆留北邊因以璽書命其家臣紐鄰醜僧台
公赴闕仍救二王給驛二王資送東歸兼獻金錢文豹六月繇苦先
城至哈喇火州宕柳中經鐵嶼不宿伊州涉大漠以還八月朝于上
都大安閣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是日賜鈔千錠金束帶一幣
帛三十段命為古兒赤必閣至元八年春授奉訓大夫符寶郎
十二年既平宋上令公問諸將日本可伐否是時夏貴呂文煥
范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公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于戈甫
定人得息肩俟數年後興師晚上以為是十三年太府監令史

盧贄言于監官各路所貢布長三丈唯平陽加六之二諸怯薛丹爭
欲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與它郡等則無所爭每歲髹漆官殿器皿
及拭塵垢襍用布千餘疋猶不給今所截餘布可充其用監官從
之適古欲志伯顏以聞上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對歸罪於
贄上命斬之公遇諸途贄以怨告公命少緩具以實入奏今董
文用讞之竟釋贄尋召御史大夫察塔兒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
而不言向非充忽思幾誤誅一人十四年正月授嘉議大夫吏禮部
尚書三月遷吏部尚書十一月駐驂察納兒上召公至奏對畢文
用問大都近事公曰囹圄多囚耳上方歌枕而卧忽寤問其故公奏
曰上都省檄奉旨若曰漢人盜鈔陸文殺以是因多上驚問孰
傳此語省臣曰也可兒察脫兒察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
上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為令式乃罪脫兒察公因奏令既出矣必明
其錯誤以安民心上善其言即命爪字羅與公議行文書仍遣
公至大都諭旨中書十七年公以跋涉西土感疾足病痿痺退居灤

陽二十餘年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授公翰林學士承旨
資善大夫七月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公以職在史
官類次世祖嘉言善行英宗嘗取其書入禁中久之間居京師
四方士多從公考德問業種華竹以自娛公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
散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穹廬中陳列致奠克盡誠敬咸相聚來觀
歎曰此中土之禮也公之疾病終日危坐一室朝吟暮誦或中夜起
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及迫脅從軍紀行錄等三十卷目之曰懷軒
先生文集母粘合氏赤帖吉真氏俱追封懿寧王夫人粘合氏慈
公若已出娶札刺真氏郡王瓜禿之長女也先公三十有七年卒追
封漆水郡夫人繼室何氏金徐州領軍都統立之女孫封漆水郡太
夫人子男四人普化長生寶莊祈長固今為承值郎生料庫使女
四人長適粘合師奴次適食河東山西肅政廉訪司事乞奴次適
利用監御梁完者篤多適東昌路同知提管府事僧家奴孫男二人
妥因妥爾察顏女二人銘曰於穆世祖克績武功歷數有歸收攬

羣雄才峻蝟興風虎雲龍孰敵千紀天誅慕容維懿寧王遼國之宗
棄家奔問盡瘁鞠躬 索其囊蕩析為空王有令子播越羈縻廬藏
祀孝敬武隆矯名王特遇加崇斬將獻馘遂達宸聰重譯還朝賜
予彌豐乃掌符璽起躋顯融俄嬰未疾息影雲松武皇御極耆碩登
庸名真侍從列爵上功有赫 英帝祖武寔從編摩聖訓藏棄禁中
優游壽考啟視令終地爵泉壤漆水嗣風文章淝江江海為東不亡
者存燁若長虹甕山之陽燕石可鑿述銘紀德以表孤忠

端靜冲粹通妙真人黃君壽藏碑

至元十有七年 世祖皇帝詔徵女冠鍊師邵君於臨川 昭睿順
聖皇后說其言留居禁中以主祕祠賜號廣誠靈妙演法真人再傳
而得黃君為黃君名居慶字慶遠別號石庭散人饒之安仁人文明
德母張氏君生于至元十六年九月朔癸而敏慧年十有三慕玄虛
之學父母弗能止舅氏逍遙觀道士張宜叟引詣東庭觀從管轄左
君得度為女冠東庭者邵真人受業處也大德七年邵真人命之至

京師入覲 成宗皇帝即命祠北斗邵真人亦嘉其志行純備盡以
道術授之復使師事葆真持正淵素真人盧君於是佐盧君服邵真
人之喪盡其誠孝泰定二年中宮留盧君內庭黃君遂揖禱祠事明
年盧君化去如喪邵真人者且各建石閣墓上自是承應官壺日不
暇給乃召女弟仁實於東庭攝禱祠事天曆初 皇后尤加敬異集
賢以間授淵靖冲素崇道真人住持玄萬壽宮 元統二年 今
皇后有旨命加真人集賢以間授端靜冲粹通妙真人江南諸路女
冠都提點住持 都玄萬壽宮撫州路東庭觀常德路乾明觀事
特命文臣行詞表異之又降璽書護其宮先是 成宗賜地西成坊
以作玄元宮而邵盧二師常在禁庭故構築之事未遑畢舉程文憲
公元文敏公嘗承詔為文趙文敏公書之而未有石刻黃君卒次第
為之若夫正簿書立規矩竭其心思無所遺闕復俾仁實等經營以
建璿璣殿素天師像香鐙之具無一不備至正四年豫作壽藏于西
山祖堂之後至于含斂之須靡不悉具使其族弟冲真玄素明德法

師仁已謂余曰吾藏劍處將刻石以識願有以述之余家臨川與東
庭同郡邦自昔麻姑魏夫人遺迹多在焉故女子至今聞其風而興
起脫去塵俗超乎萬物之表豈非難哉邇真人以來三世受知帝后
褒賞之勤錫賚之厚有不勝書非潔白其行精勤其學不足以致此
黃君恬澹而慈和以為起自山野受國厚恩恒以滿盈為惧每勗其
門人以敬天事君無忘師訓故紀其壽藏而并及之且系之以銘
曰學本黃老在葆其真孤騫塵濁與天為鄰世降風移衆說滋起仙
術可傳從者雲委昔衛夫人飛行臨川黃華戚姑照映後先我
世皇大廟封吟賢豪登庸亦及幽隱有媿女師修練東庭翻然來朝
駕真雲輶脫屣如遺歲歷三紀真人再傳懿德趾美出入禁闥錫命
光華優游稱館若棲烟霞宛乎之墟豫作幽宅達視死生何有欣戚
茫々宇宙孰控搏哉獨立物表超乎端倪後百千年徵其遺蹟銘著
弗忘勒在燕石

故貴溪彭君墓碣銘有序

朝列大夫高州路同知提管府事上饒徐侯容述其同郡彭君九萬
之行曰君諱鉉九萬其字也姓彭氏其先繇金陵徙居番易宋治平
二年進士第一人諱汝礪仕至寶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其後有諱
煥者再徙信之貴溪王侯石迨君十世矣曾大父英大父應桂巴陵
縣儒學教諭父宗溥高州路蒙古字教授母馮氏君生于延祐元年
九月秀則秀異穎敏書再讀輒能記進士弋陽方君回孫來為邑丞
君從之受春秋礪攷訂朝夕倦方君函稱之至順三年秋試于
有司不中君未嘗有所怨懟曰我所學至也於是退而益修其業
手書春秋決微廿冊後三年復往試即貢院以疾歸曰吾之不利于
此豈非命歟迺閉戶讀書自勵彌然不復以資進取務求聖賢立
身之大者父母或微疾服勤湯藥晝夜忘寢食者累旬卒無惰容平
居作止雍容恂々雅飾族姻師友恭敬唯諾閨門尤慎禮法內外無
間言至正四年二月得疾至夜起與兄弟訣曰吾不復起
矣吾兄弟其善事父母言終奄然而逝年甫三十取同邑李氏生一

女無子教授君命其兄錫之子愷為之後是年四月 墓永和鄉
之永安里其弟鉅來京師致其父命請余銘昔鄧文肅公銘巴陵公
墓謂天之報施善人將在其後哀君積學而不年信乎天者不可信
神者誠難明矣銘曰

王侯之石生雨雲居者本諸武夷君芝蘭玉樹揚清芳奄 遺世藏
書存裴回空山涕泗紛尉其冥、在斯文

大元欽象大夫提點司天監事王公壽藏碑

至元十二年二月 上出內帑錢二千五百緡以賜欽象大夫提點
司天監事王公弘鈞修治先塋公於是因為壽藏坎其中覆為其子
天文生理介豫章吳俊來請為文樹碑以述公之家世行治素世至
京師即從公求觀故宋所鑄渾天儀考其制度公不問其姓名欣然
相携觀之古所傾蓋如故公之謂矣令幾二十年公方僵健克躋壽
祉碩豫問之堂無復諱忌非達乎死生之理不能然也其字彥舉其
先大梁人繇唐及宋有登仕版者高大父顯徙家涓川曾大父大有

金正八年北度至蔚州定居為大父行簡童子時從親轉徙崎嶇兵
間不懈于學尤 易數國朝至元十七年祕書監薦入司天臺父昂

棄官養親卅年有善人長者之譽董止承事郎返梁路通許縣尹母
于氏張氏公蚤嗜學繇天文生轉司辰 升司辰郎司天監漏刻科

管勾平秩郎司天少監進司立大夫司天監加頒朔大夫乃遷今官
為出監時有星變公入見 英宗直言無所隱上稱歎久之因請飾

渾天儀勅太府出黃金四錠既訖工賜楮幣 千貫晉王即位召
對進曰上天之乘象無常聖人之 身有度 除舊布新國有令典

陛下當上法先生修德行仁減膳徹樂 恩惠緩刑獄慎起居晉邸
為之動容曰 官才也兩賜楮幣四千貫幣帛四端 文宗以建康

潛邸僧作寺遣公蠲吉樹棟梁賜帛十端銀一錠 今皇帝兩賜楮
帛七千五百貫至是復有今賜泰定以來五降璽書護其家代祀岳

瀆者三恩至渥也公事太夫人盡孝振卹窮乏所受賜予輒分諸僚
佐以勤儉自將獎拔淹滯銓注以時其在籍者為復奏之當太師帖

木逸見柄國中外側足然獨加禮於公嘗謀廢金碑刻石頌已功德
公諫曰碑首篆云金太祖開天啟祚睿德神功丞相人臣也果若用
之必報物議况存古碑遺跡國朝盛典也丞相宰制百僚奈何自違
之也帖木逸見大喜飲之酒并以金杯為贈公辭弗受它所挾止者
尚多然未嘗出以語人公日以事度河舟人後至思得罪以生魚
獻固拒之不得投魚于河後數年再至舟人爭先迎載公忘之久矣
則拜且言曰明公放生魚者向感恩甚厚今得再見甚幸初公省通
許府君子官所府君為長短句訓之公守之弗忘素昔論公所居官
任古義和之職重其官所以欽天也願乃踵金之政別為官階以異
常調誠不知其何說也羣臣朝大明殿賀天壽節公在班中俄雨至
沾衣公謂左丞陳郡韓公元善叅政濟南韓公鏞曰天降雨澤今日
朝班中胡不分流官裸職而為之等差何耶兩公愕然公娶氏子
男理也素既述其事于碑為銘以系之銘曰
維天垂象欽若在人古有義和虞廷用賓七政既齊人時敬授察其

妖祥慎乃占候永熙寧世作渾天儀臣有沈栢妙藝圖機金起遼東
幽燕爰宅重器載遷復歸皇國官世守迺復其家有題王公錫爵
光華其先自唐奠居于汜蔚蘿洧川兵間流轉繇公大父職業天文
懿厥通許禮義是敦公自蚤年討論家學用志不分蜚英騰焯歷事
數帝進退度共執藝以課屢啟宸聰亦有權臣顯握事柄正色開誠
使之納諍有禁文綺楮幣白金賜予稠疊寔紆心雍、里閭習公
孝義質、旅人戴公恩惠國有著蔡既耄且康述功戴德庸識高出
故承務郎南康路都昌縣尹贈奉議大夫徽州路提管府
治中驍騎尉追封休寧縣子吳公墓碑

至大元年十有二月甲子都昌縣尹吳公卒于官明年二月歸葬休
寧縣安樂鄉金紫園後三十有年其子儼官登五品乃贈公奉議
大夫徽州路提管府治中驍騎尉追封休寧縣子儼命其子庸走京
師屬臨川危素曰昔我先人之奠宋之遺老太學進士鉛山李公實
為之銘不肖孤猥承先訓獲被官使光寵醲厚賁于凶壤吾子嘗職

太史氏頷書之貞石以庇賴其子孫素有不可辭按公諱從龍字洪
飛姓吳氏其先唐興元間有諱超者自南陽渡江至浙上後官欽遂
家休寧通州閩州依 定居邑之梢雲里曾大父邦呂宋成忠郎大
父柔遇成忠郎淳祐六年試江 轉運司寇多士父震子母金氏公
生寶祐二年十有一月多通悟好學不好學 弱冠愚民為亂公以
智略撫平之江西行省左丞呂公師夔聞其才薦授惠州路提管府
判官以年未及辭久之以為徽州路休寧縣尹 親憂服 調吉安
路廬陵縣丞時官粥文丞相家所沒田公規畫有方吏不得市其姦
會暴風吹庭中竹至雲霄俄傾復還故處衆驚愕以為异督餽饒值
寇作失其舟賣負郭良田以償之改鉛山州判官有獄訟淹久者公
以數語決之為婺州路永康縣尹御史治民剛柔通中晚拜都昌之
命年饑富室閉糶公諭之以誠爭發稟濟之屬久旱為文禱于陶長
沙公廟宇隨至先是官造巨艦值大水上流過水以通艦木牢不可
拔舟行值之輒壞公募善水者拔之督運淮東還得疾遂卒公事親

以禮與仲氏宗分田產則讓其美者嫻族貧乏必思周恤衣食不尚
豐飾守先世田宅不忘取以自益藏書幾萬卷題齋室曰本示志也
所著詩文 卷藏于家娶謝氏宋諫議大夫泌 世孫盡婦道先公
七月卒子男一人儼也今以武德將軍同知松江府事致仕女一人
適金霖孫男三人康庸序庸廕授杭州路餘杭縣古城镇寨巡檢女
二人適宋景福程瑛曾孫男三人師為治沈勗銘曰

舒君師墓碣銘

宋景定三年我曾大父仁和府君與太學博士四明舒公津同登進
士第後七十有九年公之族孫莊相見京師雅善余它日以親命請
銘其大父教諭君之墓莊之言曰吾先世之書子嘗讀之吾之譜系
子嘗考之先大父之事吾父有識墓之文莊不敢有所加也按舒氏
自唐秘書郎守謙始居越其孫承福從奉化承福元孫卞宋承節郎
贈宣義郎出岳武穆王幕中卞生徽通直郎贈承議郎陸文達公稱
其讓恭兄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倍之氣生子七人其第六

子璘與朱文公及陸氏昆弟遊通判宜州謚文靖楊文元公稱其孝友忠實道心融明璘鉅生修職郎泌生教諭君諱械字師文生宋嘉熙三年六月性溫厚持身端謹多稟學家庭劬書者古結文老誠既長博通經術尤長于書累試有司不中而講習益富業成而宋之選舉終矣家有廣平書塾延名師訓其子期弗墜先緒君蚤喪父事其母以孝聞綜理家有法處昆弟無間言春秋祭祀執禮恭恪子女冠笄必遵儀式族人有貧而棄其先墓者輒出私財復之更立規約刻石示後元貞初部使者秋公桂按至郡秩祀先賢儒學且錄其後以君文靖曾孫薦為象山儒學教諭宋禮部尚書王公應麟為詩送之既至橫經正席發明儒先要旨聽者悅服秩滿杜門間居不復求仕進延祐六年知州馬侯稱德修學政起居為之師甫半載以耄辭明年九月九日薦先廟畢盡發所藏書整輯標志越三日得微疾猶讀書不輟少焉而逝神色湛然享年八十有二娶連氏繼蔣桂氏子男五人勲黜然熊庶勲蚤卒黜為從弟裸後然

使其子求余銘者也女三人長適里中戴景良次適仇鑰季適朱洪孫男六人在陞莊塲臺垣女一人適汪清曾孫男四人興賓復初詠沂女二人長適曹某君所著有尚書說約四書說略卷若干卷其墓在剡源鄉松溪里之原塋以卒之年十二月庚申銘曰軒冕金玉矜示兒天爵之貴君所縻藏書名山世莫知光輝衣騰滄海渚盤岡伏幽宅宜千載而下考銘詩

曾夫人何氏墓碣銘

鄉貢進士曾君堅叙其先太夫人之行屬其友危素銘其墓叙曰夫人諱永年姓何氏其先國子祭酒龔州刺史某徙守郟武家焉龔州孫瓊仕周為尚書左僕射周亡子屯田員外郎輝還南道南城之厚居樂而留止之宋置金谿縣厚居隸金谿故今為金谿人宋有沙縣主簿國載景陵帶隨州司理參軍偉皆進士日文節曰修一皆再貢于鄉曰宰曰楨曰子淵曰一龍曰伯霖曰雷龍博學有名以五經教授者曰馮曰綺曰蜚穀曰國玉其尤為鄉人所推服者大何先生

小何先生大何先生即貢士宰小何先生則處士當世也文節者輝
之玄孫生當世當世生千載千載生蜚聲蜚聲生國玉國王生鑑
生雷龍夫人之父也母同邑馮氏吉水宰興之子女有賢德夫人幼
事祖母章夫人章夫人蚤孀保其家于艱危之際夫人在侍動合指
意故慎擇所歸年廿有四始以歸曾氏逮事夫人母吳夫人父國子
監進士正吉母黃夫人下四小姑而家甚貧夫人安焉嘗歸寧而還
章夫人與之銀釵及門既午無以飯即脫市米它日四小姑以次適
人夫人斥衣服簪珥得予母家者資遣之無靳色小姑之適張者以
疾歸罄其貲療之不渝凡三年而卒適吳者孀以子女三人來歸日
具餐不給恒為之饑姑沒撫育孤甥教而冠昏之黃夫人晚有風癘
疾食彘則作時飲少酒人百方興它饌典衣糴秣為酒居恒蚤起
親執賤役既老諸娣多尊以母禮其教訓保翼之者無親疎各盡其
意及卒哭者皆失敬資性明慧子孫讀經史夫人傾耳注聽後輒能
舉其詞醫經卜筮之說過目悉通夫子即世它日誨堅曰而父齋志

無所成盍勉之汝曷不遠遊勿以吾為念自泊沒也至正二年堅試
春官下第而歸則又曰汝歸是也得失命爾夫人素多疾既瘳復作
四年四月晦得疾五月卒得年六十有七夫子諱嚴卿字務先私
謚恭貞先生子男二人長堅也貞文書院山長次大年次女二人適
適歐復黃理孫男五人侁國子學生後四年卒偕仰儕仝曾孫男二
人立奇卒之三年十二月晦葬南城縣鄉龜峯度素嘗拜夫人
之先君子堅學行甚高與素友且三十年其後以女子歸侁堅之請
有不得辭銘曰
噫嗟夫人式禮是遵作則家室克篤親之穀旦以告龜峯之神後有
千載斯銘不墮

宋鄉貢進士周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從周字文郁姓周氏其先諱瑤者唐末繇今撫州寶應僧寺
前徙南城縣小港莊藕塘里至先生曾大父布家始盛大父昭父明
夫母何氏夏氏先生何出也生于宋寶慶三年十一月蚤嬰家事未

進學問年十有七乃刻志師鄉先生張某宗人著作郎方工部尚書
湯文清公為貴溪象山書院山掌先生從之遊湯公手批古文數百
篇以授卒以詞賦擅名淳祐六年舉于鄉建昌守翁公合方務作新
文體獨喜得先生為益友尋提點江西刑獄招先生偕行提刑司私
試命幙賓分較湯公皆不可因諉先生第其高下得數篇于廢卷中
置首選翁大喜叅知政事曾公淵子在朝館留者八年尤相知先
生好在丘明司馬遷韓愈蘇軾之書為文典雅溫潤紆餘盡態不為
鉤章棘句而神奇臭腐精采自見蚤學詩於知南昌縣曾公原一大
宗正丞趙公崇蟠而得精微先生氣稟剛正德量寬弘無宿怨無蓄
怒嘗有德于人尋亦忘之負己者不以為憾陵已者不為忤久而其
人愧恨無所容為人謀必盡忠無餘蘊鄉鄰有爭論之以理無不聽
服明于事幾多慮而下人好謀而從善性不喜浮靡結廬取庇風雨
凝塵滿席一不以挂意先生之學不尚于記問訓詁而大綱大目一
見超詣證之身心見諸日用無往而不合不為詭異卓絕之行曰道

貴可繼中庸爾也故厚論急誼要皆以誠寔為本初與伯氏欽元
仲氏記有盛名咸淳二年伯氏亦舉于鄉仲氏舉于轉運司當時尤
以不第為先生惜宋亡歸隱山中翰林侍讀學士程公蜚卿及其弟
學士承旨鉅夫皆有意薦引先生以老辭儒學提舉黃公謙享首署
為盱江書院山長不就所居與淳安令曾公子良甚通倡酬問答無
虛月至客必論前代典故諸老風流令子孫識之曰恐後不能復知
矣大德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家至是得年七十有二明年十一
月甲申葬于里之黃甘子男四人士麟士麟士岳士鸞士鸞先八年
女一人適鄉貢進士黃炎薦孫男六人壽同壽亦壽久壽永壽文
壽曾孫男十五人迨桂迨迨年迨世迨齡迨忠迨平迨善迨緝迨
充迨迨迨迨迨玄孫男十六人先生既沒五十有四年
迨充以士麒所述屬史官危素為文勒諸墓碑素方成童時以先太
常府君之命出見鄉先生始出而謁士麒士岳拜先生遺像于四溪
書院藹然詩書之家惟先生父子兄弟積厚而不及發天之所遺將

在其後人耶銘曰 積學于躬命之弗途沔彼溪水其流靡窮黃甘
之里歎然幽宮銘以闡之永懷高風

故承事郎汴梁路通許縣尹王公墓碣銘

公諱昂字和卿姓王氏其先自唐時居汝曾大父顯金正大八年北
度至蔚州家焉大父大有父行簡以祕書監入司天臺母羅氏段氏
公段出也生于壬寅歲九月家占軍籍公以褒衣戡寇入隊伍主將
異視之使之賦詩搦筆輒就請于朝得歸農于是益修其業清儉謹
飭而善譽日章有司舉以充歲貢給事中辟為令史搢守端慤考滿
調高唐尉蒞事有治效再調樂壽遷將仕郎深澤主簿曹州知事以
親年高棄官歸養訓諸子以學隱居廿餘年當道選為汝梁路通許
縣尹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公遂告老矣延佑七年九月 朔卒
得年七十有八娶于氏繼張氏子男四人弘道司辰郎司天監教授
弘偉采石批據所大使弘鈞欽象大夫提點司天監事弘達汝寧府
平準行用庫副使孫男三人瑞司辰郎司天監管勾塘蚤卒理天文

生女五人元統元年十月癸酉葬于大都宛平縣西午邨之西原塋
後廿有一年弘鈞屬素為文刻諸墓碣公素樹志節尚友古人所居
澹然簡靜不樂紛麗燕間獨處事無妄動凡世之所爭趨者公則恬
然自安平居多引先哲格言開諭學者里巷之自非有弗能自直者
輒求辨于公折以片言莫不畏服以是稱為長者素始至京師即識
提點聞其守官謹飭而奏對切直又以知公之善教也銘曰

王世之先世居大梁歷宋與金轉徙靡常維公祖考卜宅代郡

遠緒猶振公以才選州縣孔勞人進我止藏其善刀出宰通許
仁政宜民水清葉苦公有賢子如古義和侃、正直立朝不阿克肖
其賢繫公之教申情述哀老而彌孝鬱、松柏西午之原載德不朽
刻詞墓門

故臨川處士饒君大可甫墓碣銘

余少則間造郡城必見鄉先生吳仲谷氏登清潤堂因識其壻饒君
久之君視余尤厚至元再紀元之二年與君別後八年君卒之又八

年君之門人李衡士晉以薦春官請銘其墓迺求其家世學行之詳於君之從弟某州儒學教授熙則狀君之行者信豐縣君婁君志淳也君諱泰來字大可世居撫之臨川曾大父景年大父鏜無子以族人神童金之子人龍為之後實生君未冠而孤時內附未久先業蕩盡而獨存所藏書數千卷君日優游其間然于詩春秋尤致意焉鄉之先達若程文憲公徐公奇伯趙公孟蜚孫公輒咸禮重之蜀郡虞公汲校君所為經義書其後曰比事引證深得聖人書法謂所擬制語它日當潤色皇猷吳文正公亦稱其淹貫四書深得經旨龔公孟夔跋其文藁曰根著理道鑿々精實是數公者樂引重後進而慎許可觀其言足以知君之學矣太史金華柳公貫提舉江西儒學部使者河間張公榮爭欲致君于學校為諸生矜式皆辭不就至順間吳公仲子京為郡教授以禮延聘乃行會吳公就養知其學延致家塾君日親炙而所造益深延佑初科目法行君即以春秋授一再試有司不偶乃歎曰命也遂退隱不求聞達至是州里之學者日歸之君

生至元十六年四月卒之時至正三年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有五其文若干卷藏于家子男二人士立士益女二人長適李衡次適鄭某孫女一人是年八月乙未葬所居積善鄉葉方之原嗚呼吾鄉文獻之傳號為尤甚近歲老成淪落殆盡而君之沒且一紀矣可勝悼哉銘曰

士有不遇視其可傳有歸文冢饒君之阡維德之樹維學之顛紀述終古眎諸銘鏤

元故奉議大夫行宣政院經歷王公墓志銘

澄成縣主簿王訥奉其叔父理之命請余撰祠堂碑既成又走雄之東鄙拜且言曰昔我先君歷仕三十年以直道自信未及大用不幸以沒今十有八寒暑會里人以地來廣其塋城乃先君之柩序塋焉立堂之銘願以属于子余因詢其言行之大概比事而書且為之銘公諱偉字君璋世居華之浦城今為義門王氏大父顯政父忠以公貴皇贈承德郎鳳翔府判官母潘氏封恭人公生于至元十一年六

月多穎悟能燭事理從鄉先生陝西提學劉公文郁讀書通大義集
賢學士蕭公黜國子司業同心恕以行義表儀閔中公能識其言論
風旨伯父志器重之謀于昆弟資遣赴京師御史臺以才治文書辟
甘肅行省理問所令史鞏昌帥府聞其能又辟之太師右丞相燕帖
木兒為指揮使乘怒欲罪一奏差公力爭之得免歷四川行省掾其
在陝西上官欲以私奪通事之已補者公事之乃止在四川播帥
有民戶籍四川訟之久不能歸公曰此先朝所賜以報功乃歸之播
帥使人懷金為謝公方沃盥怒甚沃以槃水其後平章囊家解問之
曰王掾廉士使積黃金至陝西亦弗受已考滿授承務郎同知靜寧
州事未行宣政院授奏斷事官知事天台瀑布寺僧與福聖觀道士
爭田公往辨之議僧理屈人服其公雄之巴陽莊訟田不已院檄公
覈其事卑騎携一童齋糗糧以往至今人稱其廉進承直郎資善庫
提舉庫舊有宋諸帝神主畫像狼籍委塵土中公出俸錢作度以閣
古甕椀之類王者亦宋內府物上官欲易之公堅拒不可董攻金之

工造器皿有餘金銀泉曰分其羨者罪何公力卻之會 今上皇帝
即位罷廣教提督府復行宣政院以公為經歷階奉議大夫未行沒
于京師金城坊寓舍至元三年六月 也公雖處散地朝政有不
便者輒言之必行之而後已閔陝大飢公日拜丞相馬首請振之又
請乘時取人田宅者歸其所貸子本而復之子女之鬻為奴者放之
後悉具詔條它日使至四川行省宴使者俳優效陝人賞兒聲公泣
下沾襟即移書省憲俾飢民鬻子女者縱之還家權臣惑上聽詔漢
人毋乘馬若干事公以為非祖宗法數欲上書納諫曰大人非當言
路況以頒詔天下殆非可以口舌事也然終以是憂悶致疾云性儉
素訥嘗從公宿驛舍見裊褥之華好者必加以氈席夜投絳州驛張
蠟燭數炬公令盡滅之而易以鐙詢自外至責館人設燭公曰所以
不敢盡用者以遺子孫耳公處京師敦篤友誼遇死喪則必厚為賻
襚然自守分潔故諸父諸兄共給久而不怠公不樂躁競恥近權勢
燕帖木兒太師在相位問人曰往鞏昌帥掾王姓者今安在公聞之

未嘗往見公嘗以父命讓封其祖父政府不能從及官五品不復請封曰非吾父志也公娶郭氏繼卒氏俱封恭人子男三人長訥也次諲辟昌鞏帥府奏差勇謚蚤卒女二人壻韋雷昆孫男二人女四人墓在賢相鄉千栢原先塋之次其塋以至正十四年 月 銘曰 祔祠之野義門歸兮出公而仕操行躋兮疾彼脂韋直如夫兮朝有 乘政亟諫止兮清白自持靡偏倚兮正人云亡孰礪砥兮千栢之阡 幽堂啟兮伐石華原銘以侈兮

鄧汝貞墓銘有序

汝貞諱石姓鄧氏五代間其先有諱師邨者自審易卜居今撫之金谿雲林山中宋既南渡苗劉作亂詔民得立社自保師邨之後承信郎雱與同里傅氏亦起兵久之它社皆罷唯鄧傅兩社存旌曰忠義號其帥統領令其世襲其職至迪功郎時昇族益大元贈忠翊校尉南康路同知建昌州事丰字子慈生子希顏咸淳八年以詞賦貢禮部襲為統領國朝平江南罷統領以希顏為巡檢已而并罷其社授

希顏麗水尉後以吉安路同知吉水州事致仕生子長曰頤以門功為臨江路酒務提領娶危氏寔生汝貞吉水君之季弟思弼生子渙蚤卒無子吉水君憐之以季子謙為之後又以汝貞為後泰定間汝貞嘗從子讀書山中余既遠遊汝貞與同邑桂菴帥子姓居考槃別業潛玩經史其志欲以節義自立訓故細碎非所好也為人孝友忠信不務外飾留客常滿坐煑茗談笑圍棊賦詩連日夕不倦然面折人過發論驚人好為方博究醫家書其學有自得者間遊京師諸公貴人一見即厚遇之翰林侍讀學士秦不華祕書監著作郎李公孝光今礼部郎中吳公當則尤相知者卜居教忠坊殊湫隘或勸以它徙汝貞曰吾愛是坊之名耳有說之曰君業甚精第不可以得資謝干祿任必用揣摩迎合之術而後可汝貞笑曰卿自用卿法雖萬鍾千駟以智計得之吾不為也戶部侍郎郝公 母病汝貞療而愈贈以宋運幹淮陰龔開聖子所畫馬汝貞欣然曰郝公知我者當道有薦于太醫使者亦不屑就一旦慨然曰吾將歸雲林之下修我

先人之義社以脩寇亂人目之為狂生弗顧也及家未半歲賴毫益起延及江南金谿陷汝貞之族兄誠字思誠率宗人復義社汝貞募兵得若干號太平義勇汝貞居太平里故云既戰于邑郭復敗寇于何塘勉思誠無妄殺思誠然之至正十二年十月辛丑朔主簿買住督戰急刻日首擊白沙砦時金谿沒于寇者踰半寇各占便地為砦白沙最強汝貞適有疾或勉使毋行汝貞怒罵曰誠若汝言賊終不彌滅乎矣吾為國死事命也數也復何恤乃祝曰今日之事幸毋與善人遇衆曰孰不欲與善人遇而君獨反是汝貞曰不然吾求凶人而殲諸彼善人奚與焉庚戌以其衆深入奪寇所據龜岡追奔二十里餘寇仗兵倉卒四起遂遇害它日賊市其尸迺購而葬諸白馬鄉白樹原初進士興化路錄師葛君元哲昆弟宜春鄉貢進士黃君彥遊避亂館汝貞所嘗舉酒屬之曰我將家子也先祖歸仕國朝祿逮三命吾尚可後乎願必死是賊諸君弟為我作好傳爾既死葛君為傳黃君為哀述其行者今國子助教曾君堅也汝貞從父漸弟稟以

書至京師請余銘墓嗚呼汝之母余族祖姑余之母偃師縣君又汝貞之族祖姑也追念疇昔為之隕涕貞生至大四年閏月至是得年四十有二娶周氏子男一人大興女一人適黃欽一與稟能經紀其家汝貞嘗求余記其安休堂未及為而遽銘其墓其可哀也夫銘曰庸一鄙夫有甲兵城郭恒怯遁逃負君之託噫恠汝貞無一命于朝慷慨赴難誓除氛祓凍雪陰風魂兮歸只丹心不斲太史有紀

顏一初墓碣銘

元統元年春余友顏君一初得病嘔血遠近師友皆來視之且徧求良醫其弟善慶兩割股肉和藥以進既瘳而復作者二年矣乃以至元二年六月廿八日卒于家將葬其友饒旭子初來屬余銘君之墓余謝曰安仁李仲公先生君嘗踵門問學其文足以使君不朽非余之不佞所敢當也其後子初兩至京師逮余文則應之如初不幸先生去世而子初亦溺死黃河而君之沒亦廿年終不可無述使泯也則為叙而銘之按君諱善膺姓顏氏一初其字也其先居隆興之

進賢隆興今為龍興宋大觀三年有諱元者徙居撫之臨川長壽鄉
之先塋高祖有文遷悅塘家業再裕生子三人長諱敏則君之曾祖
也寶祐間嘗聘淳安令金谿曾氏子良授業焉曾氏亦稱其一門子
弟忠厚俊秀自是以儒學名其家祖泰孫復徙桃華峯下之禮方父
翔鳳母 氏君生元大德九年三月幼而天資敦敏捐介而通大父
延名師以教之稍長應門頗已廢學一旦忽爾自奮曰古今賢哲亦
人耳莫不由學而至况吾詩禮之門學其可廢乎自是委家事其第
顓志讀書且習為文辭早暮請業於從祖某旬日則就正于饒先生
宗魯歷數歲又復自欲曰聖訓有為己為人古今之學乃深味先儒
敬者聖學以成始成終之語坐卧之所編書之它日至郡城納謁孫
先生輒與先生定翁二公深愛重之子初復與君見李先生于安仁
又見尋州路總管府經歷祝先生蕃則又皆竒其才而以為可進于
道君子所居之西偏作高閣以藏書客至焚香瀹茗其于世味泊如
也君以大母年過八十母之年亦過六十作堂以尊奉焉鄉郡士君

子知君之孝助為之喜為文歌頌美之君心術誠篤氣象雍容一介
不以取諸人至于周貧濟乏則無所吝惜足跡倦入城府言必擇而
後發于義當為者必盡其心力以故鄉里共推敬焉其將沒也唯以
弗克終養大母為大恨囑族長友朋為之訓子戒子姓為之收書
言訖奄然而逝君娶氏子男二人女二人其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子淵之學聖謂庶几不幸而夭終古之悲君學為已天亦似之表石
高塚嗚呼怖而

元故都昌陳先生墓誌銘

嗚呼此都昌陳先生之墓臨川危素曰先王之制禮將以扶持人心
紀綱世教為天下後世慮遠矣周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視禮何如
耳生乎千載之下遺經之未泯僅十一于千百何其不幸歟學術既
裂以苟簡為俗自非篤信好古之士豈復講求于此哉素昔事吳文
正公學禮得先生禮記集說泊新安陳櫟氏所著禮記解以問吳公
吳公復書曰二陳君可謂善讀書者其說禮無可疵矣今 天子嚮

儒學素以非才從誨官之後思薦先生求其著書置諸延閣而先生
沒矣先生之子師凱走書京師以門人王原復之狀來請銘先生之
墓素于先生有不得辭者按先生諱澔字可大其先自南唐保大間
遷都昌之南橋里中散大夫某官輝生鄉貢進士縉紳之曾孫聞禮
生大猷師石洞饒氏以禮名家登開慶元年進士第終通直郎某官
先生大猷之子也則先生之學有自來矣先生不求仕獨治經術于
山林老而不厭豈非篤信好古之士哉郡守董公守以書幣迎先
生為白鹿洞經師居二年然後歸以至正元年十一月己丑沒于家
先生于宋景定二年十月至是得年八十有二先生之母郭氏張
氏娶沈氏繼劉氏子男三人師元師凱師契師凱世其學於易象樂
多所著述明年九月 墓先生雙桂之原銘曰
有秩禮儀順天則協和人文俾弗忒羸政赫滅經其國太山豪芒存
簡冊先生隱居東匯澤鉤玄發微疑義析八十春秋返幽宅刻銘茲
阡久迺赫

曾秀才墓誌銘

曾氏遠有代序秀才諱蕃字伯蕃宋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累贈太
師魯國公其十世祖也太常博士累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九世祖也
魯國公之子知衡州安仁縣宰中書舍人鞏親弟弟安仁七世孫鈺
定居金谿朝議大夫贈少師秀才高祖也皇僉福建閩海道提刑按
察司事奉議大夫致仕冲子曾祖也文柄大父也元默父也母樊氏
娶徐氏秀才生延祐七年四月八歲祖父使從里人危素受學越九
年讀書通大義頗學為詞章其平居色莊氣和恂恂謹飭厚重若成
人者命之事不敢少懈故其大父加愛之從余廣信山中其姪家張
氏亦愛之余在京師間其能理家事敬賓客而未嘗廢業謂可不墜
其家乃以至正三年十一月 以疾卒余適病目在告養之加劇
明年秋使還臨川欲哭之而史事嚴弗能往以十一月 墓邑之某
鄉某原其父以書抵豫章請為之銘其辭甚悲願余家于曾氏篤契
好者四世矣而秀才從余遊久非銘無以洩吾哀亦無以慰其親之

志迥叙而銘之銘曰
曾氏逾江盛于南豐世以儒鳴開國君公英々蘭玉其始當復而獨
隕傷琢銘山鹿

沈秀才墓志銘

始素里中陸文安公新安朱文公同時並起而文安公之高第弟子
在四明者四人其一沈端憲公煥素致書大瀛海道士呂虛夷曰端
憲公子郡人遺書當存能求之甚幸至正三年秋呂君以書介沈君
師孟奉遺書來京師既繕寫而序志之於是師孟數相往來察其為
人蓋謹厚簡然可進于學者明年春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而師孟
亦辭歸省其大父母父母且曰吾將待先生慈溪之上及至鄞則師
孟舟次會稽歿矣其弟耆善以狀來求為墓銘方是時呂君亦先師
孟一月以死悲夫尚忍為之銘耶按狀師孟諱性善至治元年三月
生髫齡敏慧篤志于學弱冠能為舉子業居家孝敬愛族黨交譽之
嘗曰昔之君子往々遊以充其學藏深伏隩不幾陋乎其至京師寔

稟命於大父而後啟行 還至呂梁疾作卒之日三月壬子也得年
廿有四父德友母張氏大父壽翁娶方氏子男一人道心以又明年
某月日葬于慈溪縣西嶼鄉梧桐灣之原悲夫尚忍為之銘耶銘曰
端憲書亡復行後嗟予之名同不朽我銘茲汗貼永久

宜興儲先生墓志銘

宜興儲先生既沒其子鄉貢進士惟賢請于吏部侍郎公書其事復以
書抵京師屬素銘之惟吏部蚤擢進士為時名臣其文足以傳世矣
何假于素之銘哉然向客金陵託交惟賢有不可辭者吏部叙先生
之事曰先生諱能謙字有大姓儲氏其先居潤之金壇其地曰莊城
唐綦母潛有送儲十二歸莊城詩謂監察御史光義也御史十三世
孫鄴繇莊城徙宜興之戚林至先生十世矣今戚林之族聚百餘家
散處旁近者又百餘家御史有詩名迄今子孫猶不失世業曾祖進
之祖時昇宋承信郎監鎮江稅父文璧咸淳六年鄉貢進士宋末以
八韻賦取士先生父行數十人爭勝一時及內附之後學校課試猶

仍舊習先生屢試輒與首選延祐初設科目取士或勉先生為仕進計先生喟然歎曰誠不欲與後進爭利願吾自有世業自是大肆其力于詩而口未嘗及干祿事嘗即先廬之東築室一區襍植竹樹偏曰櫟巢暇日散步田間勸勞耕者或遺之飲食先生幼學六經子史靡不窮極手自寫書不間寒暑尤好黃太史庭堅詩天未曙輒默誦百餘篇而後起其父喜曰吾世業賴是子可繼開門授徒從學者眾族人之質美者必善誘而陶成之性至孝母薛氏晚病辭累年憂勞如一日冬溫夏靖飭妻子不敢躓去左右喪親哀毀盡禮塋發遵朱文公家禮族父某感其孝誠至闢蔬圃以廣送之道鄉人化之有不作佛事者忌日時祭必前一月治事編中深衣哀泣終日先生天資剛毅若不可犯而在親側必婉容愉色接賓友必盡歡治家甚嚴卑者有過督責無恕夫人蔣氏寬解之則曰君儒家女不聞易曰家人有嚴君耶乃課子孫讀書非家事不令須臾廢學鄉人以貧乏疾病告者視其力之可及而食之藥之所著書有本論上下篇有楮錢

論皆力詆釋氏之說其詩文號櫟巢集若干卷先生于宋咸淳六年正月卒于元至正四年六月得年七十有四夫人先七月以卒子男四人長惟賢也方待試禮部而科目輟監察御史以著書立言薦之惟志惟仁惟德皆業儒女三人長適蔣立本先卒次適趙濟次適潘果孫男十人抑操播揖撫拓掾播授女五人曾孫男一人先生臨終戒諸孤曰吾生而不以才用世死必樹吾墓以櫟使亦不材為世取可也以是年七月合塋于里之淡竹原先塋之側先生命也銘曰

義興之墟有墳渠其植惟櫟卷懷弗舒與天為徒後有徵者在其書

舒伯可墓志銘

君諱堯俞字伯可姓舒氏余銘象山教諭棧之墓所志通直郎贈承議郎散之五世孫也承議長子琬宋宣和七年紹興十六年與二弟同與鄉貢淳熙十一年特命對策以直言廷世在次等官至通直郎

差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聽公事致仕轉奉議郎其在官嘗卑騎深入蠻徼以片言釋其兵乃樓宣獻公志其墓承議生朝散郎洽君之曾祖也祖榮父煇母王氏君生以元至元十六年正月父教之甚嚴畫從外傳受業夕講習于家庭學博而不入于異端文工而不趨于淫靡與之處者如坐春風飲醇酎至論事曲直則明辨力諫而必歸於正不可少屈也鄉校聘為諸生師經其指授皆有可觀至順元年春感疾至于草間者以寬語解之君徐應曰修身以俟大壽不貳平日所守確不可拔矣訣別骨肉了無戚容乃以七月乙亥卒享年五十有六葬以元統二年九月 娶蕭氏子男祥金元金女三人並與義笠江笠寧其壻也君之墓在奉化州鮎埼之原塋後十有三年祥金遊京師來請銘之曰

鮎埼之阡蔚彼喬木善人所藏過者必肅

故從仕郎襄陽路穀城縣尹彭君墓志銘

定海縣尹彭祖壽調官京師請余銘其父穀城之墓余昔讀書貴溪之山中彭君方為其縣主簿當是時今江南行臺侍御史高昌道同公守信州改令赫然遇其屬不少假以辭色獨知君余固心異之後五年始識君于京師願忍銘其墓耶按樂平知州汪弘玉狀君之行曰宋禮部尚書汝礪之弟汝方死王事其後徙樂平樂平之初祖務辰生子竦兩中待補進士又三世養浩鄉稱長者養浩生元業登進士第仕至通直郎通直生應瑞應瑞生天俊養浩外孫王君一諤倅龍興時薦諸朝授瑞之新昌尉再調撫之金谿主簿今贈承事郎饒州路安仁縣尹娶洪氏贈宜人君其次子也多明敏有氣概聞先輩可師法者考德問業惟恐後 宣尉使李公思衍與君為懿親一見器重之及弱冠涉經史識時務稍試為郡吏繁劇立剗為權稅司會計旁及它務靡不集然恒鬱不得志歎曰是豈足以法身哉大德間遊京師會集賢大學士傅公立以理數之學被 上知 君納即相契 以其學授君未幾朝貴人連署薦積以聞屬國家用黃金書佛經君被 旨董其事授武昌路儒學教授時安仁君康強既

歸省改卜宅于里之天鏡喪安仁君服除復至京師吳興趙承旨孟
頴清河元學士明善巴西鄧侍講文原交相延譽于搢紳間後以秀
才說書于天曆皇帝潛邸帝即位加恩于是有貴溪之命君廉潔
自將慎法不阿高昌公猶疑而未信它日江潮行省檄君封高船于
温州往時犀珠錯落賄及僮吏君一皆禁止之然後高昌公知君真
能廉者它邑事有弗直者亦以諉君貴溪之俗土人盤錯治文書號
難治高昌公嘗問曰此有怨爾邑土典至五十人何其多耶對曰寧
止五十當有五百爾高昌公大怒亟命君錄其姓名盡斥去之皆斂
迹無敢犯君慈祥平恕有持訟牒至者一諭以理使解去轉登任佐
郎善安庫副使未上太醫院辟為掾史秩滿于是有穀城之命積階
從任郎政化方行而以疾終至正二年三月也君性至孝父母
有疾封股肉和粥以進禱于天願減己筭益親壽遭喪一遵禮制家
貧稱貸以奉衰事喪終哀痛如初暮年與人言及于親未嘗不泣下
沾襟也伯氏以酒死君初亦善飲母戒之曰汝獨不念汝兄之死耶

遂終身不近酒祖壽任保昌縣尹法當封以其官君與夫人胡氏
竟以讓其父母君識度曠達不計有無自奉儉約而汲汲焉以愛人
及物為先居京師三十年薪粟價高而能館致賓客有請必諾雖聞
風及門握手如平生歡有急難必身往濟之至于解衣推食醫藥棺
斂以待其無所歸者君皆先之名其堂曰惻隱廬陵龍先生仁夫為
之記蓋君子書取其關於論理者佩之終身間為詩有雜著一卷藏
于家其生以咸淳五年月至是得年七十有五胡氏後亦封宜人
先君十有五年卒子男三人長祖壽也次彌壽國子學生福壽國伴
讀授長沙高等輒儉女一人適常仁和潮州守元德之子孫男三人
薊賓國賓太聖奴女四人曾孫男四人女三人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葬州之河溪原銘曰

感慨急義 聞京師大邑之佐廉直無私出宰千穀煌煌朱服懔繅
所依胡奪之速九蒼之山龍鳳之潭歸藏在斯塚銘函巖

宋將仕郎呂君墓志銘

合魯君迺賢自越至京師致呂樸之辭於臨川危素曰先將仕既卜
墓于紹興之新昌縣仙桂鄉甘棠之原而墓未有銘敢以為請素以
不能辭合魯君曰不可吾之行模以為非得子之文是死余父也顧
方從事郡府不遑奔走以請子誠哀其志宜毋卒讓素嘗為譜系學
聞呂氏為越名家蓋自其先出于幽州其可考而知者唐景城主壽
壽生滄州節度判官檢校右庶子充生晉兵部侍郎琦生子二人
人餘慶為宋尚書左丞端為右樸射門下侍郎贈司空謚貞惠端生
國子博士贈兵部尚書省生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誨生子四子
其季知襲慶府由誠由誠生七子長大理評事億和間避地徙于越
億生龍虎衛上將軍殿前都指揮使集將任君高祖也曾祖通朝散
大夫大理寺丞東南太中大夫大司農卿父嶸宣教郎台州司理叅
軍母姚氏封人按將仕君諱价字思善生于咸淳七年十一月身
而風神沈厚寡言笑不妄交遊喪其父水漿不食口者三日哀毀
甚宗姍稱其孝訓諸子姓動以軌度性好施不使有餘財有以窮

來歸者必衣食之大德間越大饑周其里鄰多不可計旁郡之來者
輒收養之蓋藏既盡鬻器物服用以糴粟男女之全活者廿有一人
歲檢名其親屬資以歸之或曰彼餓死溝壑者今生之鉗其終身可
役也君蹙然曰妨人以便已吾奚忍為餘姚葉雙者寡甚來依君
養之至老死則墓之歲時必祭或稱貸于君久則然其券它日君則
產益落而處之恬然未始以為悔君處己以恭待人以誠未嘗及人
之過與人言如恐傷之望而知其為承公平子也至正元年五月
卒于家得年七十有一娶高唐劉氏子男五人長樸也次櫬樸
樸女二人壻劉奕鎮王神翁孫男六人必用必竇必政必器必成必
萬女三人嗚呼自宋之南卷世家大族多僑吳越今二百年日就漸
盡可勝言哉而呂氏終宋世不失祿食將仕君隱德至行可紀者若
此誠非一日之積矣高郵推官宇文君公諒又稱樸謙恭修潔思繼
其先則呂氏之興將繇而未艾故列叙其家世而系以銘曰
繫昔太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維師尚父卒于營丘血

食廿世嗣承其休其休伊何允顯安次孰全厥家趙王之義僕射弟
昆克大其門繩、趾美慶延孫子將仕孔仁惠及鰥寡幽宮在斯後
有興者

故從仕郎福州路總管府經歷李君墓志銘

君諱質字仲搯姓李氏其先諱神苻者唐高祖之季父是為襄邑恭
王襄邑次子義範廣川郡公義範子暹襲爵決汾州暹生朝成紀令
朝生儀潯陽丞儀生叢湖南觀察使叢之弟三子真湖州錄事參軍
真子弘義濟原尉繇濟原而上居室墳墓在開封府之祥苻其後濟
原揖邑金壇迺即家焉濟原季子胤、季子著、子偉守國子博士
通判解州任至駕部贈虞部員外郎偉子休瑞金尉休子肅、仲子
裡、子宏父宏父子從先從先子棟、仲子文卓文卓子覺祕書省
檢閱文字覺長子清子鄉貢進士進士子繼祖丹陽縣儒教學諭娶
陳氏宋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東之曾孫修撰高宗時言國事殺身者
也丹陽生君、既世家濡染問學少有俊聲比壯束書遠遊聞見開

廓學者慕望而師尊之相與辨析微言綜覈衆理未嘗以色拒人初
祕書君築室一區榜曰依祿書院遠近翕翁從之其後策名有司者
多其徒歲久而室圯常州守覃懷曹公 聘為郡諸生之師月

勝既三年而歸新作書院仍依祿之名

在郡學歷陽喬君寶

領教事喬君者宋漕貢士博通諸經明達而惠慈今沔陽府儒學教
授毗陵陳君顯曾猶未冠從之受學乃屬君為之主君亦時、警發
如喬君指所以期待顯曾者甚厚泰定四年君登進士第授諸暨州
判官遷郟武路總管府知事又遷福州路總管府經歷莅官廉慎人
多福之至元三年 月甲子卒于官屬同年進士薩都刺君長閩海
憲幕奔往哭之既視其橐無贏貲則命有司致賻給驛又率僚友共
其費戒隸卒四人護其幼孤扶柩以歸以某年月甲子葬諸某鄉某
原先塋之旁君生至元二十八年某月娶費氏先卒今合葬繼某氏
子男二人某以異姓來繼文以澤為信州羅塘稅務官女二人長適
某人蚤世次適胡某君喪過常顯曾帥友人哭祭之顯曾遊京師既

告于史臣書其曾大父死節事又屬素銘君之墓嗟呼朋友道喪非
一日矣若顯曾之于君庶幾有始終者乃叙而銘之銘曰
金壇之西屹乎高岡濟原來居克繁昌雖曰清門冠佩相望來賓
于王君有才藝曷不均弘卒徇其志鑽石載文良友之誼

劉中立故妻張氏墓志銘

劉暉之母張氏既沒之廿有一年稟命於父來遊京師因請銘其墓
余曰嗟乎我族祖泰寧府君之外孫曾外祖玄孫婦也銘其可辭按
張氏繇京兆徙番易宋初徙居金谿有衣冠而仕者宋李丞相綱微
時是閩道出其鄉知其不凡遂館留之有樓壞而復修蓋丞相所嘗
寓云曾祖伯壽國學上舍祖祥登任郎父雲龍世以詩書相尚故府
君以吾姑歸焉吾姑訓其女尤脩家雖富而能勤儉且善女紅年十
有八歸于里中劉氏府君夫人方康強猶親送其行祖姑皆受養
堂上事之無違禮賓客過從為酒食以盡其夫子之意隣里之貧乏
者輒周卹之常戒其子殖學以自立生于元貞二年七月卒于泰定

四年五月 得年三十有二是年閏九月壬申葬于里之黃方峽
其夫子名文正字中立子男二人暉其長也次翀女一人適余鑑孫
男五人雅霸魯朝仰女三人銘曰

執德閨閭有善曷傳而我姻戚適著其賢黃方之峽歸彼高阡銘在
貞石聿垂千年

鄭童子墓銘有序

鄭君子美既隱居新安之山中喪其子祖澤以書至京師俾志其墓
其詞甚悲嗚呼子美善為古文可以使其子之不朽願乃不遠數千
里以銘為屬所以望于余者至矣鄭氏世居徽州歙縣袁繡鄉曾祖
安徽事郎徽州路歙縣尹祖千齡承事郎徽州路休寧縣尹父玉子
美也母程氏祖澤生而卓越風骨峻整目光眇人寡言笑不好遊戲
不事容飾衣趾鮮美氣吞羣兒見者異之其在家庭事父母獨異世
俗子美之友徽泰萬戶珊竹候稱之曰孝童云就學甚嚴謹諸生觀
感而興起嘗問其師王季温曰蒙求故事數十百條何孝行之事絕

少耶從其鄉先生程君以文甫學書每得程君書輒凝目注視久不
去予人莫測其故已乃大悟書法自勝衣能跪拜出入起居不煩提
教而動合禮度以是極為人所愛及其夭也鄉鄰郡邑與子美遊及
識祖澤者皆來弔哭盡哀三日而歛權殯里之尚果寺卜地師山之
旁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墓焉其生以再紀至元三年正月沒以至正
六年潤月某甲子銘曰昔我師入徽降者李銓世達氏李毅將畔焉
字木魯候駐兵昱領生之曾祖為民請命將軍解甲不屠其城鐘厥
福澤在其雲仍宜壽而夭匪覆而傾表以孝童維石孔貞

故管領隨路蒙古漢人軍民都總管府判官彭君墓志銘
君諱承初字謙山姓彭氏其先是金陵徙居番易宋治平二年有諱
汝礪者擢進士第一為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其孫渙樂貴溪山水之
美因家焉君曾大父良臣大父文質父德源母徐氏君生至元十八
年十二月七歲對客誦詩書有禮若成人及長孝友而慕學深厚明
敏恪守古道蚤孤居喪有異行鄉人稱之天曆間携其子鑑遊京師

受知札剌爾國王國王世臣家賓客甚盛君嘗與王論孟子首篇之
首章王悅曰它人多以輒語媚我惟子言多規諫吾其免于過矣王
還鎮遼西欲與之偕君以母老固辭尋用為管領隨路蒙古漢人軍
民都總管府判官君拜命即還留鑑于王所君母弟承祖學黃老言
于里中龍虎山遇異人授以禱雨賜斬鬼物之法制加真人之號君
之還真人強留之君曰弟為詞官有職守吾來時母命期月而返今
時已過母日夕望于門雖高爵厚祿不得在母側以樂母心亦何為
哉吾不可留矣君在京師時日將暮婦人醉馳馬珠華墮而不及知
君拾取追呼以還之婦跪問君名君不言而從君之僮稍言于人
人益知君之謹其內行如此晚歲優游林壑祿利之念泊如也鄉鄰
有爭者君善諭之皆為之悅服後至元間王為遼陽行省丞相數欲
致君終不可強遂以鑑為大寧路惠州儒學正君好讀易常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蜀郡虞公集長沙歐陽公立豫章揭公侯斯在館
閣皆為文章頌美之久之君有疾卻藥曰吾不可起矣死生命也所

恨者為人子而不能終母養國王以國士待我，不能以國士報之。此吾所恨，戒其子善事太夫人，教子孫立門戶，毋貽先人羞言。終而卒，至正四年八月某甲子也。得年六十，有四娶黃氏子男四人，鑰廣寧王府判官次鑑也。後君一月卒，鐸蚤卒，銓女一人，適洪昇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六年九月丁酉，葬君孝思鄉新進里。後三年鑰來銘。

銘曰

王侯之石，彭氏居焉。刻銘表行，千載是傳。

處氏劉公墓志銘

公諱有定，字晉元，姓劉氏，世為臨江人。判三司磨勘司，贈太保。武仕于宋，生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傅。立之，太傅生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師御史臺，贈太師。隨國公傲，中書舍人，贈少卿。彭城公攸，少卿之孫。知全州慶，因始徙撫之。金谿全州生知吉州，龜從師陸文安公。高祖也。曾祖孟博，武岡縣主簿。祖孝顯，父美中。皆世儒。母祝氏，公生于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其父當國，初科舉，既廢，退隱于田間，嘗手編

資治通鑑，父子自為師友。公襟懷寬裕，敦篤無所矯飾。雖田夫牧豎，一以誠恪待之。能言前史，上下數千年事，時取其嘉言善行以訓。人性至孝，父有疾，刲股肉和藥以進。祝夫人中歲目盲，公承養甚謹。既沒，竭力營葬。國子學以公名賢之裔，檄江西儒學提舉司禮為邑校。賓師至正九年七月庚寅朔，釋奠孔子廟，夜宿族孫熙家，無疾而卒。享年六十，有四子男，自強孫男二人，女一人。以是年某月某甲子，塋某鄉某原，自強以赴。至京師，且屬銘其墓。我大父白鹿府君，自邑徙居山中，適相近。聞公以文獻故家，寔世其業，妻之以孝女。公嘗開門授徒，素年九歲，府君命往受學。家數罹憂患，公經紀備盡其道。隆昏嫺之義，莫先焉。素之宦遊于外，數以書趣之，使歸。未及還，而公沒矣。嗚呼！可勝悲哉！銘曰：

儲書滿家，以墨為莊。式耕式耨，母底于荒。昔宋盛時，偉哉曷弟。為政本經，聯翩而起。後迂于撫，家散孔揚。公有隱德，闔焉弗章。保身全歸，幽宮在此。勃然其興，俟爾孫子。

故金潭先生于君墓銘有序

秦定間素讀書邑之森桂坊曾氏時于君致大方授學鄰巷而忘年與之交相得驩甚後廿餘年君書其所著彭蠡說寄京師未幾君之赴至其孤瑱等以吳君擴之狀來請銘墓上之碣按君諱廣致大其字也自七世祖志京始遷撫州金溪縣之金潭曾大父登大父蒙父應雷宋咸淳九年鄉貢進士母曾氏名儒淳安令子良之女君天資警敏受學于貢士公稍長博通書史慕唐李協律長吉李博士商隱所為詩而效之然務為雄奇險勁不苟同於衆延祐^初設科目取士君年三十餘日取蔡沈氏書傳讀之因自奮曰顯親立身庶其此窮日夜勵志為舉子業既而屢試有司不偶貢士公與曾夫人亦皆遺世終喪年已五十又自嘆曰夫學豈專以為利祿計哉乃益究前聖之微言於傳著多所異同去取矣君以其意與人論說而士方尚同以資進取友多非君、亦不為之動父之作尚書補傳又以為書言治道莫大于皇極而極不出乎中也願以非中作皇極說以其居

之通于彭蠡禹貢東滙北會之文官合為一彭蠡說之所以作也常言氏之所以病者莫甚于賦役之不均作書論襄田均賦甚詳其詩文有廣成娛志若干卷木阜集若干卷著述未成者有周禮考定社詩集說家藏書千餘卷做者則于自補緝性疏直不嗜酒與人言無隱情生以至元廿年卒以至正八年十二月享年六十有六娶氏子男四人瑱其長也次瑋瑋珪琅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袁州路儒學正曾堅淳安公之曾孫次適余鼎明孫男六人鈺鎧鉞鎬鉉鈞女二沒之明年正月 墓于里之東岡魯夫人墓次銘曰食祿而仕與時低昂著書傳世死而不忘有槩遺編木阜所藏要其始終亦有短長項山之陽鬱、東岡保此銘碣文昭有光

故何君國佐墓銘

臨江湖炳南述故何君國佐之行曰君諱敬聰國佐其字也其先宋宜都太守鏞之曾孫滋為吉州軍士判官遂家吉水洞江滋之子保昇徙居新塗湖呂洲保昇子紹生有異相反觀見耳人號為大耳翁

以贊雄其鄉其第四子禹擢進士任至殿中侍御史殿中之孫正臣亦擢進士任至某官曾孫昌言紹聖四年進士第一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工部三世繼隆又遷玉澗之合陂君其曾孫也君之祖斯才父濟美母 氏宋咸淳 年 月其生之時少謹愿端直簡默自持及長事親以孝聞交朋友以信著臨事不迫待下以寬與人言必本于忠厚困匱者必思以濟之鄰有喪疾必思匡救之其居家內外禮法斬、聘儒先生督諸生力學間取家譜示之勉以毋潰家聲貽前人羞至正三年六月 朔終于家得年七十娶 氏子男二人雲從雲祥孫男四人以庸以遜以理以文後于陳氏女四人曾孫男二人忠郎天與女三人明年正月葬于里 城頭之戴原後八年以庸來京師請銘其墓銘曰

何氏之盛肇於南朝三徒玉澗宜都之苗澤被斯民仕者行志我修于鄉亦施其惠佚、孫子遺教不忘尚復其始視此銘章
故將仕郎淳州路總管府知事趙府君墓銘有序

余繼室趙氏數泣而言曰子以文章銘述功德而先君子之沒未有以志諸幽者子宜為之其弟文中自臨江來京師奉其父行狀至乃為之叙次按府君諱嗣椿一諱弘道字良夫姓趙氏宋魏悼王廷美生八子其三則潁川郡安簡王德彞府君其十一世孫也高大父彥紘曾大父坦夫大父時瓌始徙居臨江父若訖母鼎氏府君生于至元十四年四月少務學通吏事延祐元年客贛川時列郡歲貢士一人郡守以府君充貢江西部使者移檄海北憲司補為掌書府君之父嘗手書戒感以謹守府君尊敬奉持不敢忘從使者巡行部內者凡七次正辭毅色無敢撓以私倚居海康茅屋數椽而已時經歷蜀郡劉公宗說照磨范公榘咸器重之考滿調建康路錄事司判官丁外艱不及赴泰定二年調將仕郎淳州路總管府知事名其署曰衡平范公為之記作濟州橋以便行者民之爭財久而未決者輒諭止之它日部使者至府君抗辨不少屈卒誣 失官及行遮留者數千人歸休田里將終身為御史臺議府君無罪改肇慶路四會縣森洞

塞巡檢會餽饑廣西遇盜于橫州之境盡掠所運而去因罄其貲以償至正三年調新州新昌縣羅苛塞父老多從谷山中來見曰巡檢故家宜能撫吾民先是假民居為官署府君乃度地為之規制粗定明年瘴癘大作死者相望府君以七月辛丑卒文中護喪以還九年九月甲申塋諸南門外昭罔之原附伯父兆次府君之弟嗣楨出贅鄧氏疾病府君竭力救療卒則厚為衣衾棺槨塋焉其友愛多類此府君娶同郡熊氏海康文氏子男二人文中文正女三人長適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危素次適同郡譚某幼留新昌孫男一人府君雅嗜仙釋之說故又號為一中子云

銘曰

開國秦魏今為清門卓犖府君出仕于元載輕載軒孰與之援昭罔之原銘石永存

劉桂翁先生墓志銘

吉水劉桂翁先生既卒塋于其州仁壽鄉東槎灘之原山其孫理以

父命走京師謁太常博士臨川危素使為之銘惟先世有同年之好素嘗以事至廬陵拜先生牀下有不敢辭按君諱詵桂翁其字也劉氏系出漢長沙定王子孫散居江西南唐保大間有諱滔者自臨江菽斜徙吉水之南領者傳六世而益大遷里之北阮先生曾大父徽宋國學上舍生與里中楊文節公尤相好大父銓丞相文信公運使鍾公蜚英為知己父仁榮從政郎岳州平陽縣尉初平陽公與弟化龍從子元方將應試有司父疾病若有告者曰無苦行見一月三捷矣於是三人皆舉于鄉如所告者母李氏先生咸淳四年八月始生父夢晉左丞郊廣基桂林一枝之語故名七歲而孤九歲而宋亡崎嶇兵間太夫人教以經史寢食不廢間閱家譜得集賢院學士徽中書舍人致為宗家聞人即奮志自立穎悟不凡十二能賦論居母喪盡禮為童子師有持異書詰其所難知者先生偶得其一書一夕而盡其義明日以語或人媿謝去舅氏某名進士暨其宗長宮講應草閣門舍人珏咸器重之先輩趙文彭元遜晏宗鎬梁節艾幼玉皆

知名士優游鄉校雖科舉已廢猶以其文教學者先生學益力名益起為詩以謁太學博士劉公辰翁劉公稱之禮部郎光鄧公光薦見其詩賦而驚異為之序引尋命其子受學復列薦名士五人於儒學提學蕭公泰登先生辭不試後提舉蕭公禹道聘處鄉校始居郡城曾幹辨先之楊縣尉如圭皆忘年定交文公之子集賢直學士陞將薦于朝會科舉制行先生年五十矣一試有司不合曰命也乃一意為文章出入經史百氏自成一家追古作者學者千里裹糧而至多所成名翰林待制柳公貫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傒斯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玄尤相知雅重虞揭兩公至郡過從論文累日既別屢書往復先生嚴事諸父推讓產業莫知其貧上有三兄伯兄子孫幼孤教育成就仲兄寡合困於時曲盡友愛無間言歲數還里中謹事先墓族姍子弟才質可教必誘掖獎進坐客常滿不厭不倦莫不得其歡心至義有不可殺色正言人莫能犯嘗言於官府復司戶聽詩人堂于鄉校曰此唐杜泰軍祠可泯滅于僧寺

乎吾非以為名也歸婦氏墳廬奪于豪卒者曰彼弱不自立吾非以為利也釋誣指逋負后妃親王家錢者數十人曰長此安窮無厭將及我非以為德也先生峩冠大帶從容閭巷數十年凡夫稚子皆知起敬名公卿大夫間其高風莫不葺動然先生未始出其所長以自鬻也至正十年九月以疾卒臨終戒子孫無墜家學無作佛事娶氏有賢行先廿年卒子男三人長立教先五年卒次尚文蚤夭季應麟使理來求銘者也女四人季以孫夏昶彭鑑蕭奉瑞其壻也孫男七人觀先卒次理也次瑜琮璉琳璋女八人曾孫男寄奴間所著桂隱集若干卷傳于世銘曰

定王之裔著于臨江集賢中書浩博無雙別宗徂遷盛于吉水先生蚤孤遭時之厄力學成名葆其幽貞天錫眉壽鄉有儀型槎灘之原

是謂文冢考德斯銘過者必聳

元故資善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古速魯公墓志銘

大中大夫杭州駱達魯華赤古速魯觀驢既拜 命闕下將行屬史

館危素銘其先君宣尉公之墓素與觀驢定交金陵幾十五年其蒞
官清敏心竊敬之故于其請不容苟讓按公外孫端本堂正字傑伯
僚遜所述公事狀公諱達里麻吉而的世為回紇人曾大父耶爾脫
忽璘事我太祖皇帝為雅刺凡赤佩金符管領回紇甲匠大父雍吉
脫忽璘蚤世父脫烈 世祖皇帝求賢西方高昌王以脫烈應 詔
既見 上奏對稱 旨以為 御位下怯里馬赤備宿衛尋擢嘉議
大夫功德使領 帝師堂下兼奏吐蕃事丞相桑葛微時嘗依功德
使後燭其檢哀絕不與通桑葛憾之已而桑葛驟見信用且嫉其能
出已上即構誣以罪下獄鞠之三年卒無左驗乃詐以獄成報 上
功德使遂遭禍沒其貲公時年十有八桑葛疑貲入未盡逮繫公刑
部一日丞相安童獨臨問公 對曰必見 上乃可白吾父貲財所
入誠未盡然不敢先以告相國也桑葛頗聞其語亦私詰之公曰吾
父始被誣即傾家奉公覲得免禍今殺我以滅口可也桑葛慚而釋
之公奔閩中依左丞廉卜魯凱牙公桑葛猶欲害之以 上命急召

公至則桑葛已得罪下獄矣御史大夫只爾合郎以公入見 上知
功德使冤命公與諸大臣共按之桑葛不敢仰視唯叩首而已時桑
葛久在獄不得食公奏曰桑葛餓且死萬一獄未上則姦臣雖誅而
罪狀不白宜畀食以緩其死 上然之桑葛既誅之明年授公奉議
大夫功德副使承詔扞祀海嶽所過守臣以幣交不受丞相合刺合
孫行省湖廣聞而薦之朝行宣政院使脫 遜縱不法有愆于上者
遣公按之得其罪狀後以不阿迂時宰意不調者十年大德八年改
奉政大夫祕書少監命齋鈔五百萬緡賜領北站戶勞徠撫綏遠人
德之使還擢朝列大夫江陰州達魯華赤歲大侵公亟發廩以賑飢
者衆請白行省公曰俟省報必涉旬民命危在旦夕先發後聞可也
得罪則盡室以償不以累諸君卒發之所活殆萬人仁宗皇帝在東
宮遣使召見欲任以近地公辭曰密邇清朝微臣至願苟得自效于
外郡撫安黎甍如在殿下前也 仁宗善其言進太中大夫常州路
達魯華赤既赴官夜議舟建康之龍灣盜劫其裝有司獲十有四人

急訊治之有瘦死者監察御史使移公讞之公察其寃潛命掩捕真盜八人于江上賊驗俱出而十四人者徂生歲旱齋戒走七十里禱雨龍祠有雲氣出湫中還至中道甘雨大至仁宗即位復召見將用之又力乞補外進嘉議大夫饒州路達魯華赤值水災振民如江陰詔經理田賦行省檄公與廣德守僕文質公共治之事先集而不擾歲賦黃金絲纒下吏竝緣厲民公立法以防其姦饒民頌為遷通議大夫寧國路達魯華赤未上復召見命中書叅議欽察傳旨若曰昔朕烈以才德事世祖服勞居多死于寃獄亦既昭雪先帝閔其遺胤還其貲財其子廉慎有為朕甚嘉之其以為大都護資進善大夫逾年遷山東道宣尉使泰定四年改福建道宣尉使都元帥命下而公有疾即治衰冒毒瘴以行至閩歲餘疾復作乃致其事以歸卒于建寧之旅邸天曆二年六月也距其生治元五年五月春秋六十有二至正五年五月丙申殯于常州武進縣懷德鄉公母諱阿里合赤贈中書右丞相蒙連思公之女封順邑郡夫人娶

廉氏左丞公之女封順邑郡夫人子男三人長丑閔始讓公之廢于觀驢宿衛四朝既積勞得補官今為奉訓大夫泗州達魯華赤次即觀驢李普壽又以觀驢讓大父之廢今為泗州盱眙縣丞女五人長適延佑二年進士戶部尚書僕哲篤次適御位下舍里別赤寅山次適玉田縣達魯華赤壯牛餘皆未嫁而卒孫男十人介壽景初善惠六十八久安斗奴餘未名曾孫男女各一人銘曰回紇有國肇自古昔稽其廢興紀載周悉東丹既債苟存餘生始倚為命終肆憑陵惟我一太祖奮居朔土率先來朝不煩師旅時公曾祖實領函人逮功德使為帝近臣權姦枋政率死讒口白日當空陰霾斯剖公負才德仁廟灼知數典名郡江海之涯力求外補憂深思遠澤不均弘道未光顯公有令子繫後之昌行治可徵萬世斯長武進之阡公墓所在伐石太湖篆銘勿壞

王仲善墓志銘

友人黃亨殷士書其亡友王君之事來京師以告素曰斯人之大父

以文學行于鄉人皆謂忠厚之報宜在其子孫不惟不及用且不得
年以死此吾黨之士為之悼歎于是平生知舊無遠適合金治葬其
門人曾熙買石刻銘子宜為文使之不朽元統間素肄業何仙舟讀
書山中君嘗過而留止宿論議有契于心孰謂別去未十五年而君
竟逝嗚呼悲哉君諱企字仲善姓王氏其先系出太原有家于撫之
金谿者莫知其所從徙至君十有三世矣曾太父某大父某父某母
某氏君生大德八年 月少與羣兒從師鄉校獨不好弄稍長讀春
秋下筆為經義已能出其儕輩嘗試有司不中君曰國家設科目取
士之欲仕者何可外是而他求然謂此可以足吾之學亦非也古
之人言足以達其道行足以明其言使天下知其志之所存而不窮
于後世者吾竊慕其人焉若夫科名之利不利時者也吾何可必乎
於是盡取六經日誦夜書數年遂通其旨諸史百氏之書靡不研究
志欲作為文章以考辨古今人物得失國家事為成敗以為不有以
合乎今必有以信乎後也里中曾恭貞先生番易李先生存上饒祝

先生蕃豫章楊先生鑑皆當世道德君子君無不學于其門者性和
易待物坦然朋友急難赴之若已事苟有不善盡言規諫雖怨怒弗
顧也然君亦喜間過能受直言人有所長亟加獎勵惟恐其不入于
善以故後進多樂從之其友有客死者君為棺斂護喪歸葬且經紀
其家教其子為儒業嘗與呼謀取呂氏鄉約率一鄉之士行之惜夫
有志未就而卒之時至正十年二月 也得年四十有七娶徐
氏生子男一人女二人君之妻也其婦翁以得君為甥且無子將盡
以其賢畀君卒無所受平生無所玩好唯畜書數百卷手鈔西漢
文類若干卷唐書備要若干卷唐人詩若干卷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葬某鄉某原銘曰
學之顯而志弗卑行之醇而氣甚夷有藹莫施我安其時陵谷可移
耨銘在斯

故天臨路醫學教授嚴君墓銘有序

余讀孫邈千金醫方首戒醫師之處心積慮要必亡媿其言而後可

以通其學焉若嚴君仁安其卓然自立者歟始君與素交曰吾它日
不朽之託其在子至正八年五月己酉君卒于家素恐負君之言
致書其孤樸取事狀後六年樸以君之長子梧及子壻傳路之狀來
請銘按君諱壽逸仁安其字也其先建昌之新城十四府君徙郡城
之西府君生惟政惟政生人傑宗南城縣學諭是為君之曾祖沂
父鳳翔母密氏君生至元十五年九月幼穎敏始入學即能屬對十
字長者異之國朝設醫學充弟子員者復之君以儒家子在選中學
官廬陵曾某昭先授以內經同輩無能領悟君獨貫穿會其指趣暨
長以能醫稱于鄉遂以選為南豐州醫學正北遊京師楚國程文憲
公君鄉貴人分之往見臨川吳文正公於成均吳公勉之益治其業
河間劉完素守真考城張從正子和以醫鳴于金江南未有聞其說
者君購得其書一按以法上祖張機下宗二子博觀約取條理斯析
乃自著書以發其蘊根據議論悉證諸古有醫學啟蒙仲景論評若
千卷吳公實為之序永康胡公長儒教授其鄉與論運氣之旨補益

尤多它日吳公得疾朝食莫不食醫莫辨其證君視之曰血枯疾也
投以七劑遂愈吳公喜稱于人曰嚴某果不負吾言于是京師之人
無貴賤貧富聞君名者凡有疾無不迎候與藥輒效然禮貌衰遽拂
袖引去調吉安路醫學教授首謁其師曾君墓下增植丘木經紀其
家學舍逼廬陵縣獄請于監察御史之巡行者而遷之再調臨江新
祭器建齋廬築官舍作石橋新淦民某氏以豪縱敗厚賄有司欲以
詐疾免名君驗視使人啗以利曰少徇意厚報猶未晚也君佯諾及
視正色曰詐也罪可追乎某竟就逮晚調天臨路宣慰副使楊公宗
瑞居其邦尤愛重之臨江杜徵君本上饒祝先生蕃與君論有契祝
先生遣其子文中就學焉君自少親師取友皆搢紳碩士習于見聞
而多所誦貫尤善于詩有擬陶等集若干卷豫章揭文安公嘗序其
首君天性耿介難其許責人過少不能容至其剛直不阿君子所難
云君娶呂氏先十有七年卒子男四人梧桐樸炎生樸臨清縣儒學
教諭女三人同郡黃觀用傳路金谿王成孫男三人炳煒燦女人

卒之年六月癸酉葬南賊縣太平鄉古唐原銘曰道術既裂非一科
內經相傳起孔瘞史遷筆削稱扁和劉張逝矣師說謫尊宗列派相
詆訶紛々謗學徒墮阿天殤枕藉何其多仁安積學精研著書誓
欲蘇沉痾屹若砥柱當風波堂々直氣死不靡我述遺行銘嗟峨

說學齋稿

故劉君允恭夫人余氏墓志銘

臨川危素 太樸著

至正十二年四月寇陷撫之金谿至秋驚報始達京師素聞之大驚
莫知嫻族之安否明年素之曾外王父劉公之玄孫文正以書來告
曰方縣未陷之一月吾母以病卒乃卜又明年某月某甲子附于先
人之墓且來請銘新賜進士出身國子助教曾君堅述其事曰夫人
諱懿靜姓余氏世居太原里蕃富而文宗乾道鄉貢進士昌言生五
子皆學于里中陸文安公之門貢士之孫叔文夫人之曾祖也祖元
凱父天與從父太學上舍生鑰以經學授徒見稱為禮法之家夫人
生于至元十三年正月天性慈柔承訓戒佩服唯謹父母及從父咸
愛之乃以歸劉君允恭二族相去十里而近而允恭少嗜學家世忠
厚人以為得所歸事舅姑接娣姒撫童御克合禮度歲時祭祀躬親
脩興極整潔蔬果之味不薦不食允恭所與遊多賢士大夫陳肴核

設酒漿殷勤不倦中書嘗檄授江西儒學提舉司都目夫人曰都目
吏職不足為且二親年高孰與代養允恭用其言不就及有子延師
教之厚其禮幣至于米菹出內田園生殖一不以煩其夫子允恭怡
然自適若無家累者夫人之助也見人寒飢即思振卹忘己之不足
田里媪婦多感愛之年卅有四喪其夫而君舅尋卒文正才十有六
歲外侮交至夫人與君姑支吾細紀保完其家已而文正有子復見
孫矣使其孫親師取友以力于學而夫人年七十七乃卒論者曰劉
母其福人哉年方壯遽失所天不貳其志以保其孤孫曾盈前沒而
不見兵革天之報善非耶夫人之卒以閏月某甲子子男一人文正
也女三人洪珣曾志英胥祖集其壻也孫男二人暈珣女一人余鑑
其壻也曾孫男五人雅霸魯朝仰女三人初旅殯于里之李方原今
墓在白馬鄉太平里銘曰

服婉順之言婉忠厚之族生隆平之時受康寧之福巖有高岸淪為
深谷刻銘在斯僕來者之告

郤氏墓門銘

郤氏之墓在東勝者世遠弗可攷在益都之刁疇者其孫思恭請翰
林學士歐陽公為志銘曾孫肅從事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俾臨
川危素亦為之記述迺括歐陽公之辭著銘勒之墓門其詞曰郤氏
在周封建攸始原遠益分東勝之里曰樸魯忽其字不第積官防禦
繇進士起既守單州伏節以死其配邊氏生一男子祥字德卿避地
齊青奮志宦學師御史程天寶亡金神元幸興淮南山東干戈載寧
列樹行省幕中之英初為員外郎中是陟才可牧民守沂滕嶧時撤
吉思為大都督奏佩銀符領郎中職老成練達贊決事机歲饑民流
振卹先時至元之初守膠密沂政績修舉興學禮師謹乃儒術子孫
是訓中無町畦持其忠信暮夜遺金却之甚峻自奉菲薄惟情惟慎
至元卅載八十春秋望先三月初貞孟陬竟以疾終吁弗可留其配
杜氏五子好修昂銘昂臣昂亨昂新皆以宦達揚于播紳幼曰昂鉉
秀穎且勤讀書未冠譽望已振取士科廢它岐或勸笑而不言益用

自勉潛心易經世慮益遠悠然嘯歌自得非淺矯首故土太行之西
感此僑寓西軒是題卒四十九嗚呼噫嘻其配李閨門令儀生子曰
讓主簿陽朔次則思恭紹其家學辟掾中臺佐幕海北仍選湖南錫
命優渥父贈儒林尹茲臨沂李封恭人幽宅恭輝秀子曰礼蚤歲死
而刁疇有碑太史刻辭惟此曾孫如金如玉亦世風紀馴致多祿益
都之東葬以昭穆尚百千年視此喬木

吳仲退先生墓表

樂平劉耳嘗從其鄉先生吳氏仲退遊來京師素仰先生之學耳曰
先生誠而樂始足為學非誠不足以為學樂在心誠則樂妄則不
樂有所媿則不樂善學者誠心而得其樂也一言動不可不誠不誠
不樂也素為之歎曰嗟乎斯不倍于聖賢之旨矣耳以先生之墓在
番易縣鄉原有文字刻諸石表于是以屬素按耳所述先
生諱存仲退其字也漢長沙文王之裔主嘗讀書番易鄆陽山下子
孫居之號為學堂里蕃衍昌大世多顯人宋天聖二年進士仲官至

提點刑獄其後有曰得政者從執禮橋是為先生之高祖也曾祖
德榮祖漢鄉工舉子業樂善好施鄉里稱為長者考翔龍學于饒先
生魯先生于寶祐五年二月少力學有卓識以童子試有司鄉先
生吳公中行李謹思皆折行輩內交僂聲四馳國初部使者姚公
煥廬公摯奧屯公希魯行郡至番皆勉之出任而先生不奮延祐初
設科取士邑大夫三造請試先生固辭已而縣牒上府無先生名太
守史公烜恠之曰無吳先生名何耶知事劉衍往見諭太守意強起
先生卒以尚書中選年五十九矣試禮部不利諸公貴人交章薦用
先生以即日去國尋以恩授饒州路儒學正既任不及代而歸嘯歌
月灣溪上自號月灣漁者調寧國路儒學教授年六十九矣先生以
老不欲往請者狎至乃往憲使李公元成公珪一見喜得師尊礼極
至未幾告引年不許乃大書吳某致仕于門去之明年授將仕佐郎
饒州路番易縣主簿致仕又七年江西行省鄉試聘為主文至元五
年九月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三葬以至正五年十有二月

夫人劉氏有賢行哭先生成疾後一年亦卒子男震孫男櫟壽桐壽楠壽曾孫男鐘初先生蚤孤上有祖母下而三弟四妹世更力役繁衆下吏培克而先生家亦毀猶委曲經營授徒自給畢弟妹昏嫁不使一毫憂念及其祖母祖母戒勿飲酒遂終身不近杯勺詔復致仕者家先生迺倡義役以田為助常言吾不必仕顛為國培植人才故雖不久為學官而勸飭指誨作興鼓舞學校大變蓋先生之學得于齊夢龍氏齊氏學于沈貴寶氏沈氏學于董銖氏董氏寔師朱文公所著有程朱易傳本義折衷若干卷番易續志新志若干卷月灣詩稿若干卷巴歌雜詠若干卷行于世嗚呼後世欲求先生之學者尚有考于斯文

故宋祕書監毛公墓表

宋既失國其臣奉益王廣王走海上時主管督府机宜文字瀘川毛公沆與其弟通判泰州事演自福建奔問官守以沆權侍郎累遷諫議大夫演祕書監沆尋提點廣東刑獄公事知南恩州明年正月梁

雄飛以我軍破南恩執沆殺之于廣州或謂演國士元帥峻都遣千戶嚴承制授知欽州諭之使降演不受之於南恩之北津事定權州林欽義之改葬以卿禮演之子慈孫倉皇繇間道歸鄂之寓地久之間已改葬終以不及親窆常痛如初喪大元至正三年慈孫年且八十因其子壻鄭惠赴雷州路提管府經歷手述往事出故所朝服付之曰先祕監府君之死六十有六年矣子為我求北津阡不得則持此衣三招返葬以慰吾終天之痛言畢欬戲泣下息過南恩訪被兵時事有林辰者曰噫毛公之死吾先祖權州時所瘞吾家識其處三世矣即從衣至墓下鄰有覃卓二翁扶杖相勞問言當日事猶感額有憂色察其可微迺卜吉與畚耒增其封土為文祭之既而曰山川阻久則必至乃命子歸其骨慈孫且悲且喜葬于武昌江夏縣金容鄉八公山之鸚鵡村會有詔修宋史素以經筵檢討為史官奉使訪佳山遺事於故禮部郎官鄧光薦家得南恩公兄弟死事按祕書公字原遠曾大父某修職郎大父尚質鄉貢進士父

章迪功郎母鄭氏公生于淳祐六年十二月兩試冠四川士景定三年以春秋舉進士歷官通判泗州事用淮東制置使李庭芝所辟也南恩公以監三省門從督府之辟庭芝奏知通州命格弗下益王使至兩淮命知通州守臣楊師亮拒之不受代幾為其所殺乃復還閩而卒及于難嗚呼二王播遷于山窮海盡之域宋之遺緒絕矣當是時其臣子從死者不可勝數史家深哀其姓名之不傳若公之死猶有為之歛且藏而其子壻又能歸其骨于三紀之後則亦異乎泯沒無聞者南恩公舉進士時素之從高祖大理府君監為中門官曾祖仁和府君與公同年進士而大理府君又為謄錄官息調官京師誥及其故素追念世契為表其墓使得與宋史參觀焉

禪居寺芳禪師塔銘有序

金谿縣禪居寺有禪師王氏諱德芳號桂巖世家疎山之下勇入靜思寺從師不契復來禪居寺師沙門從善得宋礼部牒祝髮奉戒律性澹泊晝夜礼佛得五代祖師徵公禱雨之術淳祐間旱師登飛

雲峰絕食暴身乞雨、遂降自是禱雨輒應它處召師者衆無不充足大元至元十有六年有十二月望端坐示寂廿有一年旱鄉人瘞像以求雨得雨至今常然師去世時葬其骨為塔寺南後五十有七年寺僧普達請為銘予聞諸孔伋氏惟至誠者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豈非其性湛然與天同體寂感之妙有莫知其然者善樂孔氏則宜有得乎此若夫學佛之流有能根塵迥脫發無礙機固亦足以臻此風雷雲雨隨其卷舒斯理之常無足怪者師遠離世間而猶不忘吾民如此則豈沈空滯寂者所可擬倫哉於戲盛矣謹為銘其塔銘曰
鬱鬱精藍崇山之下世見高僧能致風雨昔宋中葉徵公化行升高長嘯萬壑鸞聲沛然甘澍禱者輒與厥心孔仁厥施亦溥逮宋 年
芳公繼 去 神龍遊戲大 良田撫、有稌有黍俾爾豐登樂我
婦子出世之教孰云荒墟廓茲妙用大誓以除不有智者曷闕其要
金石銘詩靈光永照

先大父行狀

先大父府君諱增更諱龍 字致堯按崔琳姓苑危氏出自姬姓封于雄陽後遷固始晉永嘉中始遷建州之昭武唐泉州錄事參軍真生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睦王府諮議參軍宋累贈太師凝有子曰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江西推官宋贈太師亘之子曰全諷曰仔倡者撫之南城軋苻末所在盜起全諷兄弟糾兵民兵以衛鄉井安郡都護謝肇承詔安撫諸道補全諷為討捕黃天感據龍安全諷帥師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三年巢黨劉彥璋破撫州大掠而去朝廷因授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塘縣開國男加特進檢校太傅行撫州刺史鎮南軍節度使觀察使上柱國汝南郡開國侯焦封南庭王仔倡特進檢校太傅虔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國侯宋贈太師仔倡後歸吳越子孫仕于其國賜姓元氏其後 舉進士為參知政事太子少保南庭六世孫怍徙 谿縣怍之後 大是為府君之高祖曾祖諱鼎 祖諱時發宋贈承事郎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為 州司理參軍治

獄有陰德丞相 公天祥雅相知題司理之署曰種德堂臨安府辟充激賞贍軍酒庫坊場提幹賈丞相似道欲致之年才五十有六力請致仕乃授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賜緋衣銀魚府君生于淳祐七年七月少力學工舉子業胆氣甚壯侍親在吉州夜見獄中有怪如火光煜々旋轉地上引弓射之勿不見恠遂絕參知政事曾公淵子實府君從姑夫雅愛重府君常携以從因得盡遊一時名人鉅公間而學問益廣矣父歿扶喪歸喪服除而宋已內附曾公方以宋二王之命經略潮州府君往候之厓山兵潰曾公航海去府君徧遊南粵辟潮州小江等處益司提舉居亡何棄去江西平章政事史公弼間名召相見府君野服詣門長揖不拜與論事甚說署為南康路白鹿洞書院山長府君間之一夕挈舟入彭蠡澤中間匡廬衡霍多大儒古儂遺跡即往尋之遊覽最久間為五七言詩以自娛讀其詞有甘貧賤輕富貴慕幽遠之意嘗誦周元公易通于所謂處之一則

臨川隱士孫先生述

先生姓孫氏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事見臨川事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杲父震母蔡氏先生少孤以母教克自樹立博考載籍州里咸譽之與處士吳君定翁今翰林直學士揭公傒斯為文字交郡人爭迎致先生于家久之先生曰往教非礼也迺即家開門授徒內外嚴請起居有恒學者言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詞溫其氣正故聞者莫不消其鄙吝之情而有為不善者則相戒曰孫先生得無知之否先生于鄉黨親戚之禮意周浹里有富人燕先生于家郡之士人咸在先生具論行已保家之道似教似諫聽者為之悚者或曰得無非其意否先生曰舍此彼固何求於我哉先生未嘗出門戶而于當今之故四方之俗莫不周知綱舉 張可施諸事業士大夫過臨川者以不見先生為恥及見愛慕之不忍去部使者郡長吏以下與夫文武吏士之賢者莫不詣門 見先生言不 官府事而忠國愛民之義 復論

之家甚貧事母以孝聞母性嚴先生盡其情

心

致

心女

兄既寡有 甥女皆養之親側而嫁遣之女弟有痼疾先生撫之毋

壽九十五而終先生時年六十矣遂不仕蒞蘭種竹危坐終日脩然

有終焉之意題其居室曰平易恬澹之軒今翰林待制柳公 提舉

江西儒學事禮先生為郡學賓師辭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全公岳

柱肅政廉訪副使菴都刺公僉事張公榮皆欲致先生不就奉使宣

撫齊公履謙以遺逸特舉先生一人不報先生有文集二十卷故翰

林學士吳文正公讀之曰此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先生 宋

景定三年十月元 統二年十一月癸丑卒年七十有三前奎章閣

侍書學士虞公集監察御史變理溥化君皆為文祭之明年十二月

壬申親戚門人莫諸臨川縣震臺鄉高橋領之原先生聚程氏鄉先

生之女先廿年卒無子女三人適黃勳適王瑜皆先卒其一在室先

生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蓋為之後素未弱冠拜先生床下而先

生知素寔深而訓戒之言猶在耳也庸敢述其大概傳焉

元故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黃山行狀曾祖暹祖
維父澄宋進士迪功郎柳州學教授本貫建昌路錄事
司黃順翁年七十二歲狀

公姓黃氏諱順翁字濟川世居建昌生于南城縣之南城鄉虞唐里
屬柳州學教授澄無子以同宗也取而子之少勤學卓犖有才氣
我師下建昌族人制置使萬石退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論事萬事
署為保石郎知撫州金谿縣事公辭為時萬石降志已決舉酒公曰
明旦則子女玉帛皆它人所有子其任意取之公一無所取久之南
城盜彭某作殺公之伯氏士凱請于有司興兵討之迺藏其渠魁請
貫其脅從者郡守禮公為盱江書院山長更徙其室廬于城中仍斥
大之取朱文公小書學錄木以訓學者遂陞儒學教授嘗客洪州
盜方弔眼作公以榮行中書平方論功會有詔任于宋者得因
其品級授官有故人客京師代陳于吏部授將仕郎武岡路新寧
縣尹屬邑暴橫公以誠感之弟子禮事公當時久

公居官年輯流徙督其民種樹畜養田里以種竹

之處為生祠湖南肅政廉訪副使余公恁題曰種竹又為之記既去
官祠堂壞民輟更新之莫偃為亂湖廣行省左丞劉公國傑帥師
伐之公以儒服上謁叩頭曰遐陬之氓莫知王化遠煩興師以
箕今上樂峒下樂峒寔新寧境內下官書生也請以禮說之說之不
從然後討之萬戶曹侯某雅知公曰此宜苗疇而獸獮之非可以禮
服之也縣尹母行縣尹止公竟乘驕從一老兵以孝經千卷分遺其
民又為之講說大義至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皆
泣下沾襟頓首請罪曰乃今出蒙蔽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亂遂平莫
偃家自為木主署曰生父黃公劉右丞大喜俾公為文勒石紀功遂
班師故翰林承旨程文憲公宋荆湖宣撫司幹辦公事張公山翁為
文稱之大德四年遷從侍郎龍興路稅務提領平章政事史公弼出
鎮江西間公名禮之于家受論語大學史公之文詣門謝曰吾兒子
免曠官之責者先生之力也數郡遊士之無依者公皆館之九年

光緒... 卷下

邊徵事郎撫州路金谿縣丞十年大飢公持所受中國牒質之官請
發粟振之民賴以生佐縣尹趙君銓質正民田賦役以鈞皇慶元年
調承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獄為之空明年延祐元年以年及移書
請致其事授奉訓大夫瑞州路提督府判官未幾病卒于江州公天
性樂易待老幼待之以誠與人言懇懇詳盡故咸樂親之生宋淳佑
二年七月母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女娶熊氏子男二人純
夫養利州判官敏夫女三人長適臨川危永吉次適同郡陳曼次適
同郡石某孫男三人宏子能文辭善撫琴蚤夭寬子以公澤三任為
龍興路新建縣烏山峇巡檢曾孫男二人求己嵩女二人延祐四年
某月某甲子葬公南城鄉之南原村心公之友故翰林學士吳文正
公題公之墓公有樸齋集三十卷藏于家素公之外孫也謹所聞
於平昔者 銘當世之君子以俟采擇焉

故通議大夫刑部尚書贈贊治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左丞
上護軍追封長安郡公謚忠肅杜公行狀

公諱世昌字舜卿姓杜氏其先太原葭州人曾大父忠金太和寨將
校有遠略後為領邊第一保甲都指揮使大父貴襲父爵與定閭大
兵至戰沒四子散逸惟子存是為公父守中天資神爽驍勇過人
能讀書工騎射且通國語宗王按只解辟為參謀使佩金符職行濟
南濱棧等處治獄訟恩威並著卒贈昭文閣大學士中奉大夫上護
軍追封長安郡公謚敬 娶王氏仇氏朱氏俱封長安郡夫人公仇
氏出也天性警悟孝友天至知經史大義通國語歲丁巳宋王察忽
刺承制命充濱州渤海縣分治蒲臺縣達魯花赤中統二年兼司候
司達魯花赤至元二年勅授濟南路商河縣達魯華赤七年授
校尉借注泰安州 清縣尹下車以來薪障園扉日誓終是任不令
一 冤繫徑 常空卒如所言有 斗舌為人所斷者曰吾同里二
三人 出 辱 古者 此曹 陽詬怒而 之既而屏
愬者曰 還怨詈縣 于眾 出與汝竟則 之 于是 有竟
者訊之伏其 屬行營南下所過橫擾居民間風震恐迓公出迓

誘以善言曉以逆順秋毫無所犯闔境賴焉將代縣民老幼列狀言
于提刑按察司請復留公使者許以上聞衆歡呼而退相率立
頌公德既去官廿年民思不忘重刻其碑十二年調從仕郎昌邑縣
尹未幾調承事郎蒲臺縣尹其政聲益著樞密院檄公研覈山東軍
力貧難公言賄賂公行上下蒙蔽致軍籍不均在下受敝必立法繩
之樞密以聞選廉幹官分汰諸路於是公當益都淄萊寧海等處窮
其根柢獲逃亡影占者三千餘戶其遺乏零丁艱于自存者悉放隸
民籍公私服其公臺閣文章薦之十六年拜監察御史彈柱不避權
被旨決事既而稱塞 上意賜白金二鎰十八年升承直郎御史
臺都事尋進奉議大夫時太師月祿呂那延為御史大夫公奏事
御前簡在 上心賜名哈八兒都十九年授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副
使未行樞密院奏為都事無何中書省又奏為 司都事廿年為刑
部郎中廿三年升侍郎廿六年升尚書進嘉議大夫 上 于柳林
倉卒問天下罪囚幾何公取有司所供一覽而記夜詣行帳燭下脩

奏諸囚所犯之原法當輕重情狀曲盡 上大嗟賞之尚牧官訟城
南治圃者殺白橐佗當籍其家羣議欲寘重刑公與丞相辨于上前
曰以一畜而廢一家之產何以示天下 上從之洛水縣婦人劉金
蓮衣男子衣翹曰我王驢兒也里人郭博士見殺情不獲申託吾鬼
于此婦以翹公曰此詐也亟遣吏往察之郭博士與劉金蓮果有怨
隙遂明其誣攻竹之工陳某舉家五人殺死南警巡院裸致其鄉里
于獄公曰四人傷于斧一人獨以刀必其貧無以為生故求死并殺
其家人耳察之信然遂釋其無辜者廿餘人三十一年授通議大夫
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輿漕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公以太夫
年高願 侍養刑部官僚 章請留大德二年復起為刑部尚書明
年九月丁亥以疾卒于京師金臺坊私第君生 太宗 年 月至
是 六十沒之 日辛 葬宛平縣菴 里瑩贈贊治功臣資善
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長安郡公謚忠肅娶萬氏佩金符濱
路管民總管提點益司事 之女封長安郡夫人子男一人恭正議

大夫廬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承務郎棣州判官王鳴文次適孫公弼次適濱棣二州達魯華赤不花次適萬慮孫男一人毅 議大夫常州路宜興州知州昭承務郎臨江路清江縣尹寶國子學生公廉平簡重剛毅裕如深明當世之務官刑曹十有七年守法持平使天下無冤獄雖權奸怙勢構禍無辜必從容理解無有濫刑其行事始終當著列傳故述其事上于太史氏謹狀

故榮祿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公行狀

公諱月魯帖木而卜領勤多禮伯臺氏其先活禰敕事 太祖皇帝其先脫羅合別吉自有部落為盟長活禰敕從 太祖征諸郡及下中都皆有功加副統軍卒于豐勝州勅賜漢人女真百餘戶為家僮守墳墓曾大父貴裕宿衛 太祖為管領怯憐口怯薛官 太宗皇帝再征西域遂長千夫今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咸陽郡公曾大母阿裕罕追封咸陽郡夫人大父合

刺忠勇有節揀明見遠略幼侍睿宗皇帝襲父職為怯憐口怯薛官

世祖皇帝即位之初阿里不哥畔出師征之合刺倉皇自和林奔還阿里不哥怒甚追殺其家百餘人 世祖憐其忠賜以汲梁田數

百頃及潞州牧地百餘頃蓋闡赤忽秃都二太子避暑棲也及取宋 世祖若曰伯顏阿木南 汝其十日一遣使伺察其用命者汝

亦出兵淮南荆襄廣知軍 之事它日功 悉畀所得河東 地汝即 鎮以寬吾憂 裕宗皇帝居東宮擬 河南宣慰大使又欲以

平章江淮省合刺即啟臣武 中原長民之事殊不能知主若不棄當守禦北邊以倣命丞相 童留海都久而未還裕宗引合刺見于

世祖請以執政合刺力辭後卒于潞州今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咸陽郡公大母魯兀論追封咸陽郡夫人

父普蘭溪賦性廉直公忠遠識 世祖時入宿衛為中書右司員外郎首與丞相哈爾哈孫建議迎立武宗皇帝累遷至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終于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累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韓國公母察真累封韓國夫人公幼而警穎讀書強記儻有大志年十二成宗皇帝命與丞相哈爾哈孫之子脫歡同學三日一次入國子學延祐年御史大夫達思不花引見仁宗皇帝有旨入宿衛它日公奉柴沃盥仁宗顧某院使脫忽台曰斯人容貌不凡誰之子耶脫忽台對曰其父官南臺臣忘其名公即對曰臣父名普蘭溪仁宗曰非卿為右司員外郎者乎公對曰然仁宗曰汝父贊謀以定國難朕未嘗忘因命脫忽台傳旨四怯薛扎撒火孫令公常侍禁廷毋止其入丞相哈爾哈孫欲用為中書蒙古必闡赤公辭為丞相曰汝年幼欲何為乎公曰為御史耳丞相壯其志越數年仁宗有旨以公為殿中侍御史御史大夫伯忽奏曰世祖皇帝嘗謂有能與人正辭辨對者可為御史前日陛下命月魯帖木而取減罰鈔萬五千貫以賜近臣言適侍上未聞此勅得無非上意否月魯帖木而曰吾為使如所射箭上已傳可否在公何以怒為臣以為非果決欲與人言者安能

若是真御史也仁宗沈思久之拜公監察御史分察上都民張弼毆死馮開平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受賄賂六萬貫猶欲增之乃貸其死弼弟五十三密懇于公乃按帖木迭兒愆而逃仁宗怒擊碎太師印散諸左右賜公鈔萬貫授兵部郎中尋拜殿中侍御史又遷給事中左侍儀同修起居它日丞相伯答沙哈散奏以亦憐真為右司郎中仁宗曰右司所掌刑名責任非輕朕得其人矣乃命公為右司郎中公固辭不允仍命伯答沙以酒飲公為慶宣徽使帖失侍座便殿公入見亦賜坐仁宗顧帖失曰哈散且老恐不能久搃機務欲令有才力者代之月魯帖木而識量明遠三二年間落加名爵俟其地位可及必大用之仁宗嘗召近侍之臣宿衛者入備顧問一夕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終天年不亦善乎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士明里董瓦皆欣然稱善公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唐之高祖宋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因

具陳其故願陛下正居大位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仁宗善其對公嘗同御史大夫脫歡入侍仁宗諭旨若曰朕之用汝二人者不忘汝父之功也言者以鞏昌帥銜當削便宜行事同僚議終日不決公曰削之誠是也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國初東征西伐四海未定始從權宜爾今混一既久安得不稟命而行皆違其斷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入相中書參議乞失監受人金帶帖木迭兒以聞下獄得其狀乃使乞失監懇公為御史時誣丞相受賂皇太后命丞相哈散御史大夫禿、哈宦官失列門來撒彌等即徽政院推問而張五十三無異辭皇太后遂釋公然帖木迭兒益恨乃奏公山東益運司副使降中為承事郎時益課多虧公悉蠲舊徵期月間增課以萬計以外艱扶喪西還帖木迭兒死御史臺奏授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復授中晉邸即位遷汴梁路總管郡北四十里黃河歲溢漂民田數萬頃歷廿年無能治者公親其形勢集父老議躬率開封祥符陳留三縣官吏哀聚丁力塞小黃口等

數十處水害遂絕南三月棄職養親再調武昌路不起致和元年河南省平章伯顏矯制起公為本省參知政事共議起兵公固辭曰皇子北還問泰政受命何人則將何辭以對伯顏怒會明里董瓦迺皇子過河南公為御史時嘗劾其娶妓女冒受封明里董瓦因說伯顏收公與弟經歷古爾倉下獄丞相別卜花以公文前為湖北廉訪使正其贓罪乃謫公乾寧安撫旬安置至順二年王官福為寇公與萬戶劉某招諭流民吳武彪符聖現等八千人授以守禦之策四年有旨移雷州莫徭為寇兵民棄城遁去公遣郡士沈公賜黃克謙出覘賊勢公乃言于廉訪使登城立賞開關延敵且積城石上乘隙擊賊遂解其圍湖廣行省得其功狀議曰遠謫遐荒猶忠于國可見其貞節云至元六年中書省奏給驛名還至正二年入覲君相皆欲留之以母喪未葬辭四年授同知將作院事明年上幸開平公董治工事甚嚴所進羅穀皆勝于舊賞賚有加工糧埋沒所司者數年公悉追還之眾工大悅尋升大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曹州故族

冒以它姓子為後宰相欲右它姓子公爭之不從乃辭疾還返八年
授太醫院使九年加授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
事公歷事累朝素諳典故進讀之際引經授史本于王道且善國語
上嘉納之頒賜幣帛以昭優禮儒臣之意中書以言事者數千奏
公階集賢大學士吳秉道翰林侍讀學士泰不華禮部尚廉惠山海
牙侍郎李黼區別可否以間遷翰林承旨 上以公 仁廟舊臣特
命提調普慶寺掌祭祀國字學官皆翰林院注擬公封在選姓名隨
地注之人服其公十二年紅巾盜擾及江南乃命公為江浙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公言于丞相脫脫曰守禦江南為計已緩若得從
權行事猶有可為脫脫遂白于 上 上悅召見賜之尚醜御衣弓矢
甲冑衛士十人鈔萬五千貫及至杭州賊已逼近民心恟不自安
公引僚屬集父老卑辭厚意詢守備之方勸率有力者出錢招募民
兵修屬郡城隍承制以兩湖益司轉運使蘇天爵杭州路提管寶哥
為叅政及守三十餘人檄中書以間四月庚戌搃兵出征公以官兵

不滿二百且羸弱不足討賊乃選民兵千人公號令明肅聲望素著
人亦樂為之用師次建德親臨矢石一戰敗賊壬申遣理問所官明
安答兒千戶孫公懋往守淳安獲首賊何福斬于市招諭耆老王慶
等三百餘戶復業五月甲戌首賊方清之以千餘人乘舟五十艘水
陸並進復至建德公分兵迎敵大捷獲首賊方之柔兄弟四人斬之
所誅殺并赴水死者不可勝數戊寅清之同首賊余高甫復聚眾五
十舟百餘艘突至公遣將授計殺賊十之六七遂復淳安遂安二縣
獲所失印章四顆賊船六十艘進攻仰村九里灣梓潼原口長灘街
口米灘小村口深度浮黎領五渡橋高山砦竹阮大佛橋高山領程
村狼原口稠木領七里村廿餘砦軍士乘銳勇往所向無前七月乙
酉至徽州東門辛卯薨于軍中公出師凡三月大小十有八戰焚燒
九十餘砦深入賊境三百餘里斬馘俘獲數萬餘人復業者三萬餘
家天時炎熱食少事繁晝夜勤勞以至遺疾其薨也中外惜之以是
年十二月庚申歸葬潞州上黨縣 鄉會山之先塋公娶伍氏累

封韓國夫人子男二人和尚先生公意氣豪邁議論哀々博究名家
扶樹名教嘗與僧必刺牙失里爭辨朱文公之學于仁宗前仁宗
慰解之素昔使過河南公相見夷門驛劇論終日忘年與交及公在
禁林素時為供奉以公薨于王事宜有傳在國史褒封定謚加以功
臣之號謹錄其概上于太常史館謹狀

上饒祝先生行錄

先生諱蕃字蕃遠姓祝氏其先三衢人有諱毫者為信州玉山令因
卜居貴溪西昂里曾祖宗海祖汝渙父起巖鄉貢進士今贈其官母
蔡氏追封宜人先生于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進士君占之曰此
兒當顯吾宗惜吾老不及見矣六歲就學警敏端靖其師偶以事出
羣兒嬉戲離席獨先生凝坐終日時俗歲節長者賜錢先生受畢越
二日悉歸之父母問之則曰兒幼不敢有私財也十三博涉經史詞
章出同列剛毅慷慨有志于天下進士君奇之意氣英發跌宕不可
羈陳先生立大隱居邑中時人無能知之者先生折節往從學焉及

喪父居制盡禮有疾或勸之飲酒食肉先生弗從嘗聞陳先生物格
之要有所警發後語門人曰吾初有間時意我俱絕萬里一貫始信
天下歸仁之道如此猶醉夢忽覺而其樂無涯也象山書院山長岳
君後以茂才異等薦既又聘至義興訓其子姪岳氏家僮名棠請問
學先生曰身有貴賤而心則一也因開諭之棠在家執禮異平時其
父母間受教于先生詰先生謝為鄧文肅公提舉江浙儒學先生通
書論格物甚辨鄧公加禮焉延祐四年江浙省用岳君言授紹興路
高節書院山長是年貢于鄉至京師游諸公間頗論天下事一名卿
曰國家故事非後至者所能知先生曰國家故事有非愚陋所能知
然田里之休戚頑肉食者弗察耳下第還改授饒州路南溪書院山
長以俸入修殿宇作祭器先生講太甲說命之書使學者知所悔過
繼諸孟子牛山之本章刻其積習而全其良心學者油然而興覃懷
閔君希曾通經有學行先生延致訓其子弟會羣從俱至俸粟不足
供恒典衣以給里中有倪王市山水明秀倪周二氏延先生講學而

遠近從學者衆隨其質性而開導焉必使之有所開明而後已故翰林待制楊公剛中提舉江湘儒學言于省府擇先生為建康路儒學正教養有法行臺諸公貴人多所禮敬更製祭服祭器修明矩度先是公聚郡教授坐提管府幕僚下先生請于臺官曰郡教授官雖卑有師道焉乃命坐太守上處州錄事鄭君原書以剛介忤豪民罷先生聞之涕泣徧告臺官御史會應鄉試又與諸進士三十人羣懇于御史之按行者然後天下知其冤及代還廣西廉訪使劉公宗說辟為書史以陳先生心喪不赴退居里之龍津學者日盛陸文安公講學象山祠宇湮沒白之郡守秦公從龍復構祠堂行舍菜禮數郡諸生畢至陸氏元孫止一人而無後先生訪其人為之娶婦至元四年遷饒州路儒學教授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變理普化張公珪按部過饒時學官積弊既久宵人簧鼓其間先生白兩御史屬今中書叅知政事福壽公為監部御史立命罪遣之于是聘四方名士為訓導聞風來學者接踵而至學舍為之充塞舊額子弟百人止請郡增之不

報作宋叅知政事范文正公祠堂太守唐忠介公以伏節死設其象祀先賢祠皆所以風厲民俗學有田八頃三十畝湖地若干畝久沒于豪右前學官雖嘗懇之莫能直先生奮然理之豪百計伺間行賄先生不從已而卒歸其田進士李君曄紀其事刻石嘗揖錄司事刻意為治訟于庭者隨事聽決郡卒奪民妻有年其夫懇焉即逮卒罪之而還民妻有溺愛其妻而妻不禮于姑者上懇先生據禮經出之至正元年湖廣省平章政事有素知先生者撤為掾史始掌刑曹大治縣僧仇其師潘誣以偽鈔今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周君鏗為縣尹燭其欺固不受詞乃越境私賄武昌路錄事馮某寘潘于法獄成辭上先生按其妄移中書黜馮某潘得釋播帥請朝京師故事以鈔三千緡納于省曹先生却之即白省官以聞時儒學遷久阨于胥吏先生閱牘悉調之省幙中諉以受賂選人即謝去叅知政事蘇公曰掾宿儒素以廉直稱豈受賂者強之再三然後出朝廷遣至湖廣會計官宦帑小吏畏憚自殺者三人上下謀撓羅使者先生曰彼王人也

豈得輕動衆下聽其後事白左右司官皆罷免遣它使督益急然後上下服其知大體因屬稽其出納以復命且遣上計京師行有日會銓廣選潯州判官有殺其民十三人部使者察知之抵判官死蘇公與叅知政事今翰林學士承旨岳柱公謀曰今若此拊循其民必得賢者誠署掾為郡經歷庶其廖乎先生辭不聽還家省墓而後至官撞寇入桂平縣境民黃李二竄草中寇退官軍追弗及執黃于何息村以覲賞同知總管府事保童擄掠之遂死又逮其昆弟八人以滅口執田主曾智出錢市貝布釵釧以為贓納之皆誣伏先生究知其情從容喻保童下屬邑訊之保童方倚以為功不聽及上其囚元帥府就戮先生哀之與達魯花赤倒刺沙訊胥吏之妄為之平反保童懼結帥府移客州讞之不決今叅議中書省事拔實公奉使宣撫廣西閱牘疑之遣靜江路同知總管府事伯顏不花往讞之事直而奉使以憂去帥府私庇保童廷辱伯顏不花改移藤州又不決先生逮對雖轢陵顛頓之久而精神怡然辭愈辨直會監察御史按行過

藤為直其事六年冬十月丙寅得疾藤州客舍明日愈時天霖命家僮曝衣于庭因冠幅巾夜深衣名館人曰吾中國之服汝曹見之否語童曰我當終時只服此越八日癸酉病疾起居如常時潯州推官曾君煜來問疾猶告之以善客退日已哺其子文中進藥却不飲先生曰吾不可起矣文中亟扶抱已收足而逝貧不能行明年八月文中始克扶喪北歸十月壬申至豫章文中亦以疾卒于舟中先生娶徐氏先一年卒追封宜人子男四人文中申同文剛申同先卒孫男二人堅饒生女一人以沒之又明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原其門人某等以書抵京師屬素述其始終請銘當時之君子昔者朱文公陸文安公同時並起以明道樹教為已事辨論異同朋友之義其後二家門人之早陋者角立門戶若仇讐然陸氏不著書而其學幾絕陳先生家近徐岳而流風遺俗尚有承傳故飢寒窮困守其言而弗變先生獨與番易舒氏行李氏存吳氏謙事之如古師弟子陳先生居室墮圯先生當田為之更作經費供給終陳先生無廢禮流俗

之人笑訛毀譽無所不至終不為動凡若此以其有得于陸氏之傳也先生毅然以斯文自任其愛人之心不啻如飢渴之求飲食嘗曰薄四海之外人々與間堯舜之道是吾願也然改過服善若決江湖雖愚夫愚婦告之以善即心悅誠受與學者遊必時詢已過及其當官幹實屹立不回憂國愛民之志形于眉睫惜其所遇有不幸烏至患難齟齬客死荒徼而世莫不知其心者其亦可哀也夫素少辱知先生先生致察其隱微恒恐陷于繆戾久之感其誠懇請執弟子禮先生固辭追念疇昔紀述言行有不敢辭作銘之君子尚有考焉謹述

楊行道傳

楊居廣字行道以字行龍興進賢縣人宋番易主簿龍偉之子能讀書為詩文里人萬順嘗以賈人珠來集其家其直至元鈔八百貫去而遺其珠行道偶獲之明日順至蹙額若不能以生者行道問曰爾何為而憂也順初隱不敢言固詰之乃以寔對遂還之順頓首謝願

擇珠之佳者可值百貫以奉行道不受順固以獻又不受順度無以報歸求法屠法禮佛八萬四千拜以祈行道壽汪壽者至行道家賣魚々直鈔一貫行道適無一貫料者使家僮持二貫與壽々當以一貫還行道家乃探囊中誤以二貫與僮行道追而還之壽感泣行道外甥與兄爭田行道詰其兄請解之其兄不言行道歸歎曰吾言而不吾聽矣夫未幾其兄遣家奴負其質劑以予行道行道以歸外甥懷直酬其兄友厲聲曰我以子長者而妻况吾從子故以田歸子我烏以直為哉行道有子約與里中胡氏為昏胡氏請先披田千五百畝與婿行道曰婦未歸先受田非礼也固辭及昏而不歸田或曰向許田今不歸田若其不情何行道終未嘗言行道之兄有心疾扶持其家教其子知學其弟出為臨川陳氏子與均分楊氏產至順元年江南大饑壯而暴者常數十人結黨取人粟至行道里輒散其火伍相戒曰勿驚楊宣教也進賢人語不貪財者則曰楊行道誠長者也獨稱其長者所以悲世道之不古若也苟昏聞其風而興起烏則寧

復憂其終不古若哉

滕先生傳

滕回先生者新安人也更名堧字仲塞其曾大父璘與弟珙從朱子學堧少負奇才有鄉豪飲酒樓上堧適過市鄉豪呼之上坐求賦張巡廟詩堧舉觴盡飲援筆立就語益奇偉鄉豪大驚更謝焉弱冠謁其鄉貴人方回于錢塘問携堧觀淖命賦詩堧立為詩誦之方回驚愧堧去欲再見之不知其所往矣方回者宋時守嚴州以城降者也喪其親衣赭衣不言笑不飲酒茹葷者三年讀書不好守傳註常超然心會聖賢之旨於言外里人聘為子弟師堧首謹其禮節若記誦詞章衆視以為忌者堧弗然或致禮幣辭之不受或受之輒以與故舊之貧者非知己則望之然去之不可強而留也數携門徒登高山坐茂樹為之敷繹經義皆深有得或夜叅半積雪初霽拄杖獨行聽泉聲晚遊錢塘觀古碑刻泣然泣下或問之不言所以嘗娶妻未數月沒不更娶里有王生者與堧善生沒而家窶堧經紀其家教養

其孤好面折人過退未嘗言見惡人必趨避之好賓客嘗自釀佳酒客至必與之劇飲盡歡而去然其里人汪會與堧善會寄詩有曰心如古銅鏡面似生蛟螭識者以為甚類堧也臨川危素者好慕古人窮居獨遊堧年七十矣聞素為人規將訪之素適遠遊乃止會之子幼鳳言滕先生囊中二方冊不去身嘗竊取觀之蓋手書朱子及陸子之要語云贊曰滕先生可謂奇士矣莊周氏曰畸于人而侔于天先生似之余嘗聞或人言斯索隱行怪者噫是烏足以知先生也哉觀其所佩之書可見已

王栢補傳

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縣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氏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氏張栻氏呂祖謙氏遊父朝奉郎主管達昌軍仙都觀瀚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歷

從熹門遊或語以何基氏嘗從黃幹氏得熹之傳即遂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以質寔聖者有疑必從基質之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畧作敬齋箴圖凡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閑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浚家貧為之歛且莫為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杭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禮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相之言伏羲 河圖以畫八卦推八卦之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 河圖是逐位奇有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刪之

詩容或有存于闕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男各十有一篇兩相配復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還亡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咸淳 年五月得疾手書以別其子愆曰吾不遠矣 七月 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遂 國子祭酒楊文忠請于朝謚曰文憲贊曰余見國子博士吳師道知柏之學一傳金履祥再傳許謙之之學益密矣師道言柏所著書有讀易記十卷通古易說一卷大象行義一卷通古圖書一卷讀書記十卷書疑九卷詩辨說二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廿卷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卅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三十卷閩學之四書卷文章續古三十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儼道志廿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廿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考十

六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
左淵原五卷伊洛精義八卷禘志二卷周子一卷發遣三昧廿五卷
文章指南一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文集七十
五卷摠之為七百七十卷嗚呼何其博哉古未嘗有也而魯經要矣

夏侯尚玄傳

夏侯尚玄字文卿者華亭人也年十六夢神人有所授由是為文詞
立就久之遊京師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與之入見 宗及英
宗為太子召為說書即位授侍儀司典簿 英宗崩尚玄棄官漫遊
江海久之 明宗南還尚玄奉迎于和林 明宗尋崩迺徒步將
言其事于海都為武平王鐵思忽不花遮留之王薨其兄嘉王晃火
帖木兒又留之鄭王徹禿聞其名召見待之有加王嚴毅寡言笑
與尚玄處抵掌劇談終日尚玄亦知無不言王嘗謂左右吾家得斯
人如執法御史吾有過彼且直言汝曹宜憚之于是左右有忌心矣
尚玄遂還江南丞相伯顏執國忌王之賢至元四年王來朝伯顏以

子求昏而王不從迺與從子壻知樞密院事延不花謀構禍于王明
年陰使人說昌王實藍朶兒只告鄭王將為變時主既奉藩和林徵
下樞密院獄鞠其家奴無一驗者十二月 殺鄭王光熙門外明

年三月 默伯顏免為庶人尚玄 江 來首上書曰鄭王守國

北門軍民晏安十有九年厥心罔不在朝 親睦族安遠 近忠

孝之心神明所知而乃誅戮其子放逐其子嗣鍵閉其室廬籍入其
府庫銜冤抱屈上無由知今知樞密院事脫盡心于國以義滅親
迄遣使致祭鄭王立廟祭享居亡何又上書以為鄭王所統軍四十
八萬其將帥皆素所信任之親王設有他志則當與之謀議矣而乃
遣使于千里之外異姓之王而圖之此雖兒童知其必不然矣况昌
王者鄭王與之素有隙其言豈可聽也書凡萬餘言不報已而復上
書號哭叩頭聞者莫不感動執政迺皆歎曰古之義士也七月
詔天下明鄭王之非辜遣使致奠還其贖產優禮其子孫尚玄曰吾
報主之志畢可以行矣尚玄讀書不泥章句作中庸管見聚 原孟

等書多不合于諸儒又旁通醫卜技藝之說與人交傾盡肺腑好周人急難貧晏如也善料事謂後當然已而果然野史氏曰邵子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昔豫讓當死于其主矣而其志則未就也尚玄報主之志畢矣迺飄然翱翔于江海之上何其從容哉余客灤陽得其三上宰相書其言并及于臺諫中官而乃不蹈危禍苟非主聖臣賢豈能然耶豈能然耶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右丞贈榮贈大夫平章政事追封翬國公謚武惠合魯公家傳

合刺解公系出合魯氏父始名八合我師伐金大斃三峯山射中金恒山公武僊睿宗時督戰見而奇之改賜名奧樂拔都時大雪軍士飢凍頻死即殺所乘馬取血飲之均食其肉多所全活歲壬辰道瑾相望獨獵取禽獸以給軍士其後因家汝州贈懷遠大將軍沿海翼管軍萬戶輕車都尉汝南郡侯子八人公其長也英邁不群長益負奇略我師伐宋圍襄樊宋兵嬰城固守者六年公在軍中卧不脫介

曹宗援兵不至運轅道絕遂降我大將伯顏帥師次揚州宋將孫虎臣等遣使詣軍門請曰古者闢將不闢兵今遣騎將劉都統待命將軍擇武勇善格鬪者人一決戰無以衆士卒汗刀斧也伯顏急召諸將語其故皆相顧莫敢對時公以百夫長隸麾下毅然請行伯顏奇之拊其背曰壯士也適兩將所乘馬皆黑戰于楊子橋奮鬪數十合未決劉都統奮稍刺公墜地劉馬奔不能制公上馬追之劉却還舉稍著公左腋下公挾其稍拔劍斬之以其首歸觀者數萬人歡譟動地劉號黑馬劉宗驍將也是日以帳前儀衛送公還營仍繪圖以至元十三年伯顏虞海道生變選公招討沿海諸郡未幾與宣慰梁雄飛招討王天祿追襲宋臣陳宜仲張世傑蘇劉義等遇世傑於香山奪戰艦符印俘其將吏又追宋二王至廣州七州洋及之戰海中奮船二百艘獲俞如珪而還明年乃授宣武將軍沿海招討副使佩金符南至甌閩北至于許浦咸在公節制公亦詰姦禁暴民賴以安昭勇大將軍沿海招討使佩金虎符尋加經畧使兼左副都元

帥治慶元軍事悉以諫公內則惠養百姓訓齊諸軍外則懷柔島夷
招降海寇條上防海便宜自南恩至上海設水站三十有一置兵警
邏時造海艘議征日本豪民姦吏舞手其間破家者相望慶元民以
公故獨不告病十八年建征東行省出師日本授公鎮公上將軍都
元帥道高句麗度遼水勁風積雪草行露宿與士卒均勞苦兵薄境
上颶風作乃還朝議班師復命公還慶元屬城燬軍士無所依公亟
請省府立營置鋪以安老幼以防姦穴廿一年更立沿海上萬戶府
以公為達魯花赤明年見世祖于便殿上熟視久之賜名哈刺解
拔都奏對請慶元親軍衣裝禁戢倭人海寇私益數事上嘉納之賜
錦衣玉帶金鞍弓矢佩刀諸物以亦殊賞廿四年加鎮國上將軍浙
東道宣慰使仍兼長萬戶府會盜發處藝執張甚公獲其渠首殲之
民賴以安擢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仍為浙東宣慰裕宗在東
宮聞公宿望出金織文幣以旌之成宗將有事于西南夷合四道
之軍以進投資德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右丞與燕大明殿屬時
暑林箐陰昧不果深入而還屢勅復爵歸鎮公以老病乞還汝以便
醫藥大德十一年二月卒皇慶元年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追
封鞏國公謚武惠命翰林為制詞公宣慰婺州禱雨三潭屢應鮮于
樞時在幕中為文刻石公之遺愛在民故浙水東山谷間多立廟以
祀太史氏曰子過鄞鞏公孫沿海萬戶安坦出戰楊子橋圖相示一
時之意氣何其雄勇哉然觀公嘗解貞觀政要以進則知公所以事
其君豈止之勇而古之謀元帥者必說禮樂而敷詩書有以
也夫

黃次山傳

黃次山字季岑直龍圖閣庭堅之族子宣和元年試國學第一時方
申禁元祐黨人以庭堅在黨籍故降次山第四廡信陽學教授池
州司理參軍召為太學錄臺臣猶以黨人學術論罷久之黨禁解復
其官靖康初遷博士坐與李綱厚善謫監虢州銅場建炎二年擢尚
書員外郎未幾撫御京東西路所至召父老具言祖宗德澤及主上

所以惠養元之意間者感泣使還乞外補遂知筠州又乞監當以
歸丁內艱終喪復吏部郎官入對力陳日食之咎又進校旗大閱之
法且曰甲兵不多非國之災貨財不積非國之貧願搽術立志何如
耳願陛下親賢遠佞貴公減私若忿欲不萌則聽斷自審臨机必果
料敵必明帝嘉其言會金兵大至淮西告捷次山言第功行賞勸阻
所係因條上三策乞解六將軍逗留者之節鈇授偏裨立功者朝廷
既罷劉光世榜命呂祉代之次山言光世固可罷祉明銳開爽雖若
可用然統師御衆非其所長不省無何其言卒驗靖康以來號為宗
程顥兄弟 不 深明其旨轉為迂恠紹興初諫官極論其弊
有旨戒飭學者次山時兼權禮部郎官與侍郎董彛爭之于朝事雖
直而謗議起矣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居數月以言罷主管亳州明
道宮乃自豐城徙居撫州益肆力于學凡九年起知邵州未上以疾
致仕卒初同舍生章疇若以女妻次山者及舉進士貴人欲妻之卒
娶疇女

贊曰程瑀之論次山有言李廣賈誼懷才抱義取知人主尚不克展
其長使績效暴白則夫所謂一世英豪而死于草萊者豈止一王義
方哉悲哉

王弘鈞傳

王弘鈞字彥舉其先汲人嘗仕宋為修內待詔高大父辟亂徙蔚州
大父行簡秘書監薦入司天臺父鼎終通許縣尹弘鈞蚤好學縣天
文生轉司辰官升司辰郎司天監漏刻科管勾平秩郎司天少監進
司立大夫司天監加頒朔大夫今為欽象大夫提點司天監事為少
監時有星變弘鈞入見 英宗直言無所隱上稱歎久之初金人徙
宋嘉祐中所制渾天儀象沈括所議者是也至是弘鈞奏請出內帑
黃金四錠飾之訖工復加賞賚晉王在位以天象事得召對進言上
天之垂象無常聖人之守身有度效除舊布新國有令典陛下當上
法先王修德行仁減膳徹樂施恩惠緩刑獄慎起居節飲食嚴禁禦
則變可銷而災可弭不然事且不可測敷奏剴切晉王為之動容若

日諫官才也。太師帖木迭兒榜國政中外側足而獨加禮。弘鈞數引論事多所救止退而未嘗以語人。嘗謀廢金世碑以刻石自頌功德。弘鈞力諫。遺跡國制也。丞相宰制百僚豈可自遠之耶。遂寢弘鈞官司天。以謹飭自將銓注以時淹滯稱快。占籍於陰陽家為奏復之前後錫賚金幣輒分諸僚佐。弘鈞常以事度河舟人後至懼獲咎以生魚獻。固拒之弗得。投魚于河。後數年再至度所舟人爭前迎載。弘鈞忘之久矣。則拜且言曰：明公放生魚者向感恩甚厚。今得再見無任大慶。弘鈞處心類如此云。

史氏曰：弘鈞所居官任古義和之職。今乃襲金之政。異其官階以別于嘗調。何耶。豈抑有它說耶。余觀弘鈞之才。可以居風憲。然老矣。在至治泰定間。弘鈞遭逢甚盛。終恥于貪榮而冒進。有大雅君子之風焉。

蕭修撰傳

蕭文孫字煥。有一字從周。吉安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泰登之子也。年十三喪其父。服除遊京師。上救荒策于御史臺。一曰：官自濟。二曰：鬻爵。三曰：禁酒。多采用之。著為令。或欲引是以薦。乃撫然曰：吾豈以救荒書媒仕進哉。後三年集賢學士王德淵薦起為桃源州儒學教授。桃源故縣也。至是升州。始設教授學政。修舉未及。代謝去。遷臨江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會屬州新淦氏李殺人。驗者受賕。蓋以疾乃遺書。擿其伏。請改讞。上下囊橐不省。遂自署。疏于江。西省及廉訪司。適監察御史行部。至又白之。受賕者始自首。屬它官剖棺察之。見其肋斷者四。李伏罪。罷官六人。史七人。清江縣民雷避殺人罪。賂愚民誣服代死。為具言其狀于部使者。雷吐實。受罪。僧以姦私傷人命。焚尸以滅跡。富者挾怨誣貧者以盜成燭。其情辨之。豪民奪孤兒地。構屋其上。則撤而歸。其主商覆舟。訟岸居者償其失。則斥不問。從子叔父足而反。抵叔父以罪。子與父繼尸誣。平民皆有以破屬縣之。同列惡之。在官十八月去。以前官遷興國路。呂元帥死。豪奴奪所施道士祠宇地。訟累年。片言折之。行省符下。增白金常

賦十倍力爭之不得明日遂行在官董踰年而已遷廣東道宣慰使
司都元帥府照磨發私易故積以冒求任者杖鼠府牒以亂戎後者
詔州戍卒以給葢蔬直後期闕元帥俾馳鞠之杖其渠三人答從者
二十人罰萬戶而下有差擢池州路總管府經歷祠宋死節臣趙卯
發義士桂正孫振飢禦盜有方畧居十有四月會權臣枋國不用漢
人為幕長令下即行久之朝廷慎選守令調武岡新寧尹氏歐陽許
二家皆據兄子田訟久不決卒諭以義而平之嫠婦蔣子幼見逐于
夫之兄且鬻其產追詰服罪責族之良掌其田以俟兒長民陳夜姦
人婦遇他人先至殺之恐及賄胥曾誣以盜其母愬之廉問得其稍
為白之郡民唐訟仇家擅殺家奴毛彙之江屬它日它尸自上流漂
至察其無殺傷痕不驗密令人生得毛于永州之境乃抵唐罪莫不
駭服以為神綏令尹頓使酒殺人郡檄新寧按之有以郡官意風使
全其人奮然曰若然則初覆驗官若俱抵罪活一凶如死者何吾不
也即推驗具獄武岡民黃鞭其婦：自斃驗者惑于賄不得實婦

愬于郡：讞之啟棺驗其首脅俱傷事遂直至元間尹黃順翁有遺
愛在民號稱循吏其生祠曰種竹堂為修治之作義倉縣門之西營
治公字橋果無秋豪擾者憲考為湖南最嘗作忠孝二史經筵檢討
危素言于朝以其書可備勸誨會修宋史行省上其書史官稱為纂
述有休未及擢用而卒後四年史館復言所著有裨世教宜追錄之
以勸來者贈翰林修撰子烜有學識 贊曰余邂逅蕭修撰于金陵
握手論議牛將軍廟下使人磊落有生氣使其任至元間御史府用
之如用其父必能揚清激濁克世其家書其州縣之政所以悲其志
之未就云

吳尚輔傳

吳尚輔字國材其先睢陽人從宋南遷居常州又徙台州之寧海幼
就學日記數千言世父伯祥與人奕從旁豫識其勝負伯祥奇之命
之奕更三日客不能勝伯祥亟藏碁局曰不可亂兒志少長涉繯書
史自言士當為國士寧效庸人為從伯祥至京師徧遊公卿間主中

書參政不華皇慶初太師阿斯千兵圍陝都城戒嚴尚輔謁見不
華方修治甲兵尚輔微哂不華屏人問何哂對曰明公將糧甲與
耶不華曰主上將親征吾當從可徒行乎雖然試為我籌之曰使彼
據關中東鄉而爭當煩廟筭引兵出關此成禽耳居五日謀報阿斯
千軍過河中而敗不華喜而問曰何料敵之審曰向斯千新起人未
信之外無爪牙之任內無腹心之托其勢易敗若固守關中未可知
也今遽東出其同惡者知天子在京師亦欲各保其族詎肯從其邪
謀此所以不戰而自潰也居亡何不華奏授湖南權茶提舉時年甫
廿有八上書言國初茶課止四十萬貫是時茶行四方商賈日盛由
是課益增人始襍草木萌蘖茶中味既苦惡而商賈濡滯至若鄂岳
兩郡今增三百五十萬貫係累鞭箠至鬻妻孥以償日腹月削民不
聊生盍亦量減引券遵復舊制則徵輸易集可蘇民瘼書聞宰執稍
思更張之未幾言者謂內外官不由資級而驟升者罷去之令下遂
去官延祐六年復至師給事中朶兒只引見上于嘉禧殿命為太子

說書秀才辟宣徽院掾史升于斯倉使調江陵縣丞江陵枕長江為
治春夏巴蜀雪消水大至先是築長隄捍之郝家穴至柳城三十餘
里故隄悉潰父老相傳宋制置使孟珙督軍十三萬傾府庫殫民力
築之歲久寢壞內附後隨築隨圯甚為病及至官請于部使者差民
力得米三十石募傭者二十萬人立木為表以曉之曰今所築隄三
十有五赤其下趾廣百赤其上有十五赤為行道人築隄二赤五旬
可畢傭日受米三升又諭之日期五十日畢苟能先期成之 有產
速傭無損增甫旬有四日而隄成有餘米又築掠水隄二 修圩
田三十六所築城南湖隄四十里民感其去患害作祠江 祠之
會毋憂去官遷房陵縣尹縣舊無孔子廟尚輔大興學校以 敝俗
襄陽早郡守呂沆曰天久旱徧禱不雨得無有冤獄乎南漳縣民全
法寶繫獄五年數覆囊之朝廷嘗遣官巡行錄囚皆以抵死論而沆
疑其誣服以屬尚輔尚輔曰獄誠冤翻之下官且得罪矣沆曰古人
有言不遇樂錯節何以別利器尹劣而學將有為也遂駁其左驗不

明者十事失人者十有二事上其書全法實得不死乃澍雨時察獄者以為異已欲陰中以罪不得間坐吏買民貨奪俸二月以辱之謁選京師值察獄者在吏部授公安務提領人皆為尚輔不平笑曰吾明人之冤雖得罪死且不悔左遷庸何傷治書侍御史何庭蘭方家居言于中興守假尚輔築館隄公安民素知江陵築隄事爭輸米二十萬石南隄繇松滋至公安北隄由萬城抵柳城兩岸相距各三百六十里有奇隄成以勞瘁得疾以東安知州致仕至家未久卒尚輔薄衣食好施予慎然諾周人急難子四人蘭蕙恭蓀論曰仕不必高官觀其所立而已矣尚輔所興利而除害其才足稱也使之為官當尤有過人者惜其方行而遽止豈非天乎

黃孝子傳

黃贊字子教臨江人其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泛遼海為富商氣傲儻交遊急誼平章馬、家永平以女妻之初君道有二子一女留江南後廿有三年贊既長思慕其父一旦稟命于母走永平則贊

父死三年家僮亦亡矣庶母聞至棄所生兒于市盡挾其貲以嫁人贊號哭收幼弟白于鄰媪哺之出入必親抱負然莫有指其父墓處者贊日泣以語人曰吾苟見庶母告以父坟所在死不恨遺財秋豪無所計且徧懇于官府久之真定賈惟真出守永平贊往懇為守愴然哀之至正十一年間庶母遣開元海濱巫裹糧求之堅拒不見贊哭其門三日扳父老懇之不獲已強其弟偕其永平屬縣之樂亭掘地丈餘無所見中夜禱于神明痛哭迫切既倦就寐夢一老叟頰眉皓曰杖而前指墓處曰得片輒乃墓處也言訖不見明日掘地丈餘果有輒庶母之弟曰此其處矣斂時有某物為驗啟朽棺斂時物具在贊濯骨灑水負之而歸守與前奎章閣供奉學士北平李訥及僚佐下吏皆贈贖之

贊曰唐元和間趙耒章求其父於柳州無能知其墓處神具告之贊之事適似之嗚呼誠孝之動于鬼神若是可不惜哉

祭社稷祝文

本社

惟神稟質直方成功博厚萬彙發生黎民斯育及茲西成蠲日為成
薦厥馨香式昭神惠

太稷

惟神嘉殖孔蕃被于原禁非食曷生稼穡維寶禋祀孔胤備物具嚴
豐年穰々繫神之右

后土

惟神平易水土民奠厥居萬世永賴神功著明春茲秋成聿修吉礼
誕揚靈右鑒我明祀

后稷

惟神播殖嘉穀乃粒蒸民弘宣惠休啟右終古穡事告成藏茲嚴祀
侑亨良辰神明有共

中書省賀

皇帝表

電繞重流肇啟誕彌之節河清海晏共深吉祝之誠允屬照臨咸均

慶賴中賀欽惟 皇帝陛下至仁溥博廣受敷施禮樂冠于百王聲
化被于八表宜舊福祉大賚邦家臣等叨列上台親逢景運竝明日
月永延履位之光比象乾坤更續後天之筭

與蘇參議書

蓋聞文為載道之器尚矣道弗明何有於文其氣有升降時有行隆
而文隨之六經之文其理明其意約其事嚴弗可及已自是離文與
道而為二斯道重微文遂為儒者之末藝雖其才之禁然若司馬遷
楊雄班固後世猶有議之者陵夷至于隋唐其敝極矣昌黎韓子起
起而振之至于宋歐又極矣廬陵歐陽子起而振之歐陽子以為韓
之功不在禹下後之論者曰歐陽子之功不在韓子之下金之亡其
文麗而肆宋之亡其文卑而穴考其時概可知矣皇元一四海宗工
鉅儒磊落相望閣下屬于成均踐揚清華名在天下則振之刀有
不在閣下者乎素曩者得閣下之文而讀之績粟而溫潤委曲而淵
深而又旁稽乎百家之言上求乎歷代之故信乎其一代之能言者

也故始來京師首詣閣下之門閣下忘其高明接以謙抑此其志有
在此而不在彼也閣下之官累遷而位日顯素鄙且賤不敢數煩閣
人况敢以文字自見誠懼夫以趨走者同鄙薄之也今者閣下命書
其文以獻閣下之意則盛矣素于文雖未嘗能自立言然與世酬酢
者尚存其二三謹繕寫為一卷通于下執事進而教其不及是所望
于閣下也雖然此素之私請耳今治平之久山林草澤宜有學古道
而通其辭者閣下之力足以振之誠推所以待素之心蒐求訪問使
皆出于閣下之門又豈非大公至正之道哉惟閣下察之于冒崇巖
悚切之至不備

上賀相公論史書

七月十三日臨川諸生危素謹奉書右丞相公閣下素間傳曰東中
為史蓋言其實事而昭示來世過不可也不及不可也善而不流
于阿惡而不傷于刻若是者其庶幾乎古之君子何貴于史哉以
其君之創業于初守成于中失國于終故後世之為君者考其所以

興監其所以亡其仁明可法其昏亂可戒其臣之忠良正直姦險佞
臣故使后世之為臣者思以去彼就此焉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間卓然有可稱道者史嘗書之矣若象緯之著明水土之分畫歷數
之因革禮樂之廢舉食貨之轉輸名物之詳畧無不載焉將以備一
代之事後之經濟天下者有所徵之矣唐之失河北而契丹盛其號
曰遼宋之失中原而女真強其號曰金及宋之南度立國于江表者
猶歷數君三國上下數百年間其事泯然不見于簡策豈非 聖
朝之闕典歟 天眷 神元啟土朔漢發號若雷霆驅兵若風雨墜
金于蔡城構宋于崖山舉四海而席卷之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人
有言可以亡人之國不可以亡人之史蓋紀載其一國之政者其事
小垂監于萬世之人者其功大校也則三朝之史不可以不修也審
矣 世祖皇帝當混一天下之初朝廷之制度未定草野之創夷未
瘳三朝之史累有明詔雖設史官而未遑成書自大德末年以來國
家多故于茲事有倡之而無和者于今又四十年事迹滅斲傳記散

軼宿老凋零無從而質問故實荒忽尤困于稽尋非可惜哉素遊京師最晚頗聞議者曰傳天下者必有正統今主宋者曰宋正統也主金者金正統也史官盧公摯太常徐公世隆集賢王公約以及張樞修端之說紛然而不一或謂本朝不承金則太祖太宗非正統矣此皆膠于常論者也本朝立國于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國者也若是則宋之與金國統之正否自有定論矣議者又曰本朝之取金宋其戰爭攻取之際當有所諱而不敢書夫司馬晉之時嘗修三國志矣唐太宗嘗修隋書矣宋之時嘗修五代史矣其間固有戰爭攻取之事據實而直書史官之職尚何諱之有議者又曰耆碩之士盡矣孰可以任其事哉古人有言人才自足以周一世之用未聞借才于異代也患國不為之則不患無其人設謂今無其人則待何時然後有當史筆者出邪誠能破其拘牽公其舉選則作者雲合矣議者又曰今有司之于錢穀細若蓬芒必鉤而取其冒捐棄而為此邪我國家以四海為賦賜予近侍崇奉異教送累千萬而不愛而豈

豈靳于此哉凡此四者皆非有遠見高識烏足以論天下事哉今主上仁恕恭謹言無不從失今不為則識者將有以議其後矣素以職事從講官之後間於承旨康里公曰間同今御史中丞阿魯公待上前論及三史事上亦惻然久之其御史臺國史院交請于中書未見報可伏惟閣下生於闕閱之門而以才識卓異德望淵重進位凝丞海內屬望宜于擢事苗意久矣今宰相好善尚賢而左右前後無非吉人君子閣下誠一言及于此當無有拒而不納者素鄙賤士也嘗望閣下之門墻閣下忘其勢分之尊待以禮意之厚故不避僭踰輒以史事私告于執事者冀閣下少察納焉干冒尊嚴不勝惶恐素再拜

與鄧子明書

素頓首子明孝廉年家兄足下今日風雨苦頭痛無由再謁貧不能致購謹以麤布一端奉瀆聊見八十年之家相與之義耳先礼部著述更望慨然助成國家之制作使宋三百年之有其終與夫陸丞相

之所以付託禮部公之所以論錄不至掩抑于九京則凡之功其何可忘朝廷不遠數千里令僕備一介之使專詣門墻優賞之恩不日而下宰相執政所以待遇凡者不可謂薄矣凡果進此書豈獨足以慰禮部之志實為綱常重也何則當宋之亡士大夫苟一時之利祿坐視其宗社危亡者非可以一二數而諸君子奮然從兩弱至于鯨波不測之淵非灼知君臣之義不可廢絕者豈能如是若禮部公之破家頻于萬死者世豈可多得一時之士獨賴此書以存僕固知凡寶之重之然亦安忍久秘而不出邪僕遠關下久天氣向寒欲即北歸高守自昨日屢有同訪之約觀其曲事分憲戰栗度日所恃高明處僕以道毋俾醜顏復命幸甚不佞素再拜

與唐休寧書

素再拜子華縣尹侍者僕思見明府不可得七月八日欽羅傳道至上都得書具詢居官庶平老稚歌舞甚為交游增重不勝欣說承寄惠佳集學館清暇又多兩不可出諷詠數日不能去手數田均稅最

善政也緣今日徃々誤于吏骨將以除敵反足厲民間上邑不勞而成事直所謂良工之于埴用功寡而成器多民之愛戴明府何有窮已哉謹撰述其事繆甚未必稱此邦父老之意也延佑間平陽李仲方為尹于做縣甚善政甚多最便于民者計田畝之多寡定力役之久近初兼并之家與畸零之戶均當周歲之役至是悉革其其做後姦民黠胥雖欲變移其所為而卒不可得不審上邑數田之後此事亦可行否李侯諱有在做縣七年拜西臺御史以去今祠之學中先師吳文正公為記因并及之僕嘗詢上邑造官紙事往歲就憂執折叔官民兩便今官收夏稅而發鈔買紙加之豪譁事民以為若秦裕之叅政亦欲復其舊至今未見行之何耶明府今之循良吏也不審可以稟聞于郡府否文舉主簿聞已丁憂僕主簿當猶在官僕過休寧承款接甚厚附致區々傳道謂有人南還謹奉書布復未即晤言千萬保愛不具素白

神農冕服辨

素從廬陵王秀才借漢東志讀至陽夏謝景平氏所作神農冕服記
私竊以為未然謝氏宋東都鉅公素晚出所當尊師者然義所未安
不得默之而已夫天地之間古今風氣不同自結繩而後有書契結
繩之時之人不識書契也自土鼓而後有音樂土鼓之時之人不知
音樂也風氣愈開制作愈出當因而因當革而革蓋非一時之所能
備亦非一聖一賢所能周也稽諸神農氏之御天下也斲木為耒耨
木為耜教民稼穡日中為市此其開物成務之功使萬世蒙其利漢
東今有神農祠隨人尊而祀之宜矣然加之冕服則非也按冕服起
于黃帝氏而五冕之制至周始備故孔子曰服周之冕衮冕十二旒
繅王五采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王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
則服之鷩冕九旒各十二玉王祀先公饗射則服之毳冕七旒亦十
二玉王祀四望山川則服之希冕五旒亦十二玉王祭社稷五祀則
服之玄冕一章前後各三旒共用玉 十玉王祭羣小祀則服之神
農氏之世民淳俗樸倥侗顛蒙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之禮未
備也祀先公饗射之禮未備也祀四望山川之禮未備也祭社稷五
祀及祭羣小祀之禮亦未備也然則今之所加以衮冕乎以鷩冕乎
以毳冕乎抑以希冕玄冕乎是故考之于經無所據求之于禮無所
合神農氏在天之神終古不昧驟而施之以未嘗見之冕服豈不驚
異乎吾知其不可也明矣或曰若子之言則當如今郡縣三皇廟素
像被髮裸身以木葉自蔽然後為得素應之曰亦非也素象者浮屠
之宮老子之廬土木偶人之類如之何而可必為木主以祀之而不
使醫家專掌其事然後為不悖于經不繆于禮嗚呼祭祀大事也其
可忽諸作神農冕服辨

祭孫先生履常甫文

嗚呼王澤既竭樸散醇漓嗟若先生惟古是師賅綜百家浩其
潛心聖經爰得真樂智圓行方外柔內剛動靜居處率履其常敬養
慈親問黨稱孝錫類之仁推以施教蕭々竹林有書有琴清風明月
講說古今治道民瘼靡不精究浮雲富貴於我何有元老大臣婁拔

幽潛孰持銓衡而使滯淹小子弱冠執摯牀下願茲魯鈍實藉陶冶
自時厥後歲一再途情逾款密詠歌從容昔將遠遊書來戒止遺翰
盈箱文辭婉委弗量蕪陋亦僭有言訖：所拒乃爾欣然最後今年
家罹訟事旅寓在鄰無日不至春分祭已枉顏招呼舉尊相屬訓諫
勤渠別逋逾時凶問忽達老成云亡佇立悲怛自昔達人視死如歸
鄉無楷范來者疇依晦迹里門流光朝野高風凜然百世之下旨酒
清恭奠于廷神靈有赫來監厥誠上亨

祭揭侍講文

維大元至正六年六月戊申朔越廿有七日甲戌故吏國子助教
素謹遣疆毅自上都持隻鷄斗酒之奠致祭于故翰林侍講學士全
知經筵事揭文安公之靈且嗚呼繫昔豐城神劍斯藏上燭斗牛燁
乎龍光篤生偉人千載之後羽儀天朝于光有耀公起韋布已負大
名翱翔禁苑載騰蜚英老而縣車 帝曰留止講論六經提三史公
謂正統豈得妄加雖有強悻而莫敢譁真：吳大胡奪之速海內相

吊百身莫贖素生鄰郡未覲風標知己最早揚言百僚宦學京師遂
泰僚屬接以謙冲視猶骨肉兩扈 大駕闕山迤：居庸奪食赤城
聯鑣乃議修史意見不同讒言交進公聽為公歷告率臣紀述甚夥
編摩軼遺匪素莫可奉使南邁執別玉堂驚聞凶訃適抵番易爰候
歸棺章江之上復命事嚴臨風悲愴幽明遠隔歲歷二期絨辭絮酒
萬里告哀

祭表叔劉名山文

昔在宋末兩氏聯姻內附之後事變多屯顧念寒末唯戴夫人買
築室懿此情親叔父幼孤先祖所愛風波屹立蚤閱世壞田疇屋廬
保守無壞彌縫支柱嫻族寔賴壯而筮任遊觀京師一命出宰止或
尼之退處山谷優游清時鑿池種樹賓友追隨推情及素念其貧弱
纒藉扶持恩義匪薄書問之來盈于度閣浪迹遠遊守望依託比使
江南歸抵郡城只尺不見簡書有程曾未幾何遂隔幽明萬里間赴
涕泗交零奔哭莫能糜于職守南望鄉閭憂心如疚友人葛將亦公

故舊寄此清觴為辭以侑

富州蠲金紀事

文宗皇帝即位二年秋 詔若曰天下有當徭役而逃亡而橫征
民者其蠲之是年冬江西憲僉張公榮行部富州士人揭車詣公
言商瓊妄興金事不便公廉問為之惻然命州間諸路而上于行中
書省且牒憲府不報後三年當至順二年秋辦章全公岳柱來鎮
江西車又以言會憲府牒亦上公始以其事聞中書先時奎章閣授
經郎揭公侯斯述太平政要亦列其事以告上及是戶部議頒遺官
覈其實以報明年夏行省命龍興路治中于某臨江路判官周某驗
得寔上之行省復聞中書而戶部議如所言蠲之便于是命有司蠲
之元統元年十有一月也州人乃大感悅相與謀屬臨川危素述其
始末志諸貞石以示不忘按至元十四年分寧縣人商瓊者謀獻利
覓官適誘湖南淘金工易彬等卅餘人至豐城縣之長寧鄉留臺居
焉及募其鄉人傅壽等穴山谿畚沙石習淘金為業歲責輸浮辦金

西兩重請行省署淘金場縣中領之而瓊泊阮祥者實司其職然豐
城金董取之不足以庫費于時雖竭力淘采地道空虛不克共一
歲之入瓊稍患苦之適使人走它州購金以實其數久之思其妄覺
又陷富民地有金掘其廬舍冢墓劫取貨賄斬增廣歲賦入以錮其
事于是盡力掎克請增輸金至廿五兩九錢重以為已功鄉民甚惡
之而亡賴者景從日重至三百三人焉瓊又為之請于有司歲復其
役豐城既無金羣轉徙饒信徽衢婺江南康蘄黃歲掠以進瓊輸
官而攘其贏絲是致富會張國紀守撫好言利廿四年行省用其言
置金銀場于樂安縣之小曹溪課富民淘金輸官程所入多寡而免
其賦于是盡椒取豐城淘金工造教習為瓊益以聚斂為功復請增
金三兩一錢九分六厘重總之為廿九兩九分六厘重矣瓊因求遷
小曹場官兼賦豐城縣金而豐城陶金場遂草是時豐城陞為富州
官復煩淘金家以他役始不勝其苦而汪壽李仲何文明等百餘人
走光州不返餘徒業者相繼瓊亦去為益場官而富州金遂無所從

出矣小曹官屬思其久而累已也募其邑人德韶言于行省謂龍興路貢賦歲屬興聖宮則富州金不宜附隸州蓋從富州輸之龍興路為便行省用其言下其數于富州征之延祐四年九月也瓊始征金時至是四十餘年矣即復求三者多閭閻細民死徙亡後者為有後而乞匄者又有為根連其宗族募延其姪黨亦窮乏至殺子女以拒胥廷之隳突者迨抑令五鄉廿七都之役于官者代輸之鄉曰里正里正富民莫肯代輸者都曰主首力微弱又多貧窶故代輸者皆主首余凡金一兩重費至元鈔多至百廿貫總之為鈔三千六百貫矣因之破家者又比比有為于是民之荼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州人思脫其禍若王季常王元寶等違間陳于有司有司稍集父老議雖悉其故然莫肯固請于上蓋自富州耳再征金至是又有七年迨始得車之言行焉始車嘗言于奉使宣撫又言于監御史號踞頓首乞去民害蠲御史怒凡得罪賴龍興路推官李崇德莫維崇力爭御史前得免至是乃言于張公全公而張公全公深哀其言

于是其事適竟得聞而州人數十年剝膚椎髓之害始一旦脫然矣噫商瓊不足議矣彼天子之命吏牧此民者坐視其困苦漠然不以為意獨何與自昔陰陽錯行盜賊並起貽國窮無窮之憂者鮮不由財聚于上怨結于下此碩鼠之詩仲尼存而不去也誠使士之居于鄉立于朝皆揭車若授經公其人豈有知而不言者哉風紀之司藩輔之宰皆張公全公其人則豈有聞而不行者哉今富之人自是無橫歛之虞有樂生之慶寧可志所自耶則于是乎感三公之德而壯車言之力也相與刻石以垂永久亦豈以自已哉故素于富州蠲金之政而重有感焉述文以尉州人之心以愧天下後世之言聚歛者而學士大夫播之詠歌以通風諭以示勸懲未必非小補也全公回紇人後終河南行省平章張公河間人終中瑞司丞揭公今為翰林待制車其從孫云

將醫一首贈雍方叔

征南都元帥述律侯為素言廣安雍方叔自其父著傷寒類證

于世故方叔以醫世其業俾素為之說以贈焉素少好讀醫官書
從通其學者以問焉侯以戰功顯請借兵家喻之撫之以仁結之
以義人孰而從離叛哉誅求之無厭刑罰之不中亂斯起矣亂起而
兵不得不用也猶之節其嗜慾時其作息當必無疾殺色奪于外思
慮撓于內疾斯作矣疾作而藥不得不用也故善用兵者觀天時審
地利察人事慮無不周發無不當善用藥者亦然三陰三陽吾知其
經絡九藏九竅吾審其變動五運六氣之孰為乘除生克也金石草
木之孰為君臣佐使也如此則豈非良醫師乎論者曰醫之說具乎
書是固然也兵書一耳趙奢用之成其功括用之債其衆然則奈何
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吾于醫家言亦若是已敢因侯之西還遂以
質于方叔可乎

述變有序

宋諸王孫趙君交直以善製琴遊京

師

天

際幸甚盛今當得官南還乃作述變一

首贈之意變

乎古吾猶有望于斯世庶乎君

之琴不徒作矣

伊昔地皇發神智兮采厥美材製斯器兮后夔博附鳳翹兮南風
解愠思虞帝兮功盛德衰嗟後世兮奏之蕙武信大義兮且作禮樂
善述繼兮浮文之勝揀以塞兮緇惟再鼓聖無位兮塵出非時滂涕
泗兮大音寂寥箏笛濤兮妖淫愁怨傷鄭衛兮彘倫昏數躁欲熾兮
戈矛紛披獸相噬兮鴻荒邈悠天地閉兮永懷吉人歎且喟兮天水
訖錄保留裔兮玉佩瓊琚走燕郊兮樂經雖亡宗制氏兮椅桐梓漆
既委積兮利節豪杪靡繆戾兮協諧律呂弦軫脩兮聲容洋洋微醉
寐兮還淳復樸固所覲兮薦諸神明享郊類兮太和旁礴致嘉瑞兮
河海晏清羣生遂兮陰陽無愆億兆歲兮

說隱

或問于余曰古之時修于家而用于其邦國公卿大夫士位
德無所謂隱者也司馬公之作資治通鑑深訊夫隱者而張君
乃以隱名甚菴何耶余曰噫古今之人時有不同而出處亦異惡可
執一而論哉自功利之習勝而躁競之風行民志不寧而無烜心于

是有志之士自甘于窮約恥于自鬻以干時故其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造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栖遲泌之洋洋可樂飢若此者夫豈惡富貴而好貧賤哉其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則司馬公之說可以論三代之先而不可以論三代之後也然而張君生太平之盛時既出其材諳而施諸用矣而又自號以隱何也蓋其心之所慕在乎林壑之間飄然無所係于世累者歟余在金陵聳君在黃巖悉力于水利後七年相見于四明讀諸君子所為隱菴之文著說附見于後且以塞君之求也

遊解

鄭圃霍君彬卿以遊名齋蜀郡姚先生為之記後若干年其子余之僚友黃君伯淵屬為之申釋其義余曰既遊矣何以言為其請不已乃為之解曰遊亨小利貞當陰消陽之時為小人逼君子之象遊而言亨者窮于進而通于退也然二陰浸長未能遽盛故曰小利貞焦氏占云三塗五岳陽城太堂神明所保獨無兵革處乎山林深密之

處以避患何憂之有夫遊尾之孺三在艮終以陽陰而為艮苟能止陰道之進勿使之有往則雖在遊尾亦可以免禍矣陰之浸長小人之謀害君子必假為中順之態以自結于其君待君心膠固然後大為變更以行其志君子之所當知而速遊也三為耳翼其心未果不免乎係戀二陰而不能速去甘其柔媚而係之者吾之疾疫也說其奉承而係之者吾之臣妾也曰有疾憊者又所以深戒之也曰不可大事者姑以扶衰揀敗而已終不可大有為于世也九四與初六為應四不正初亦不正以不正而合故其合也謂之好言有情也四當好合之時而能遊去不牽于私情于君子之黨固為吉矣然初六陰類之小人乍失近君之好則不得為吉吾當遊之時不顧二之正合而決然遊之者實以陰欲消陽所當遠也二雖欲以其中順之態執而革之有非其所能革者此其所以為吉也上九處乾陽之盛外無累于位內無累于應進退綽然有餘裕者也君子遊至于此則利而盡矣天下無窮而不反之理苟能反而復之則前日之遊者反

為今日之大壯豈非肥之極者耶彬卿之于易固知之已深而行之已力至于裕之身以其時占之夫豈久于趣哉則將為大壯之時矣裕其勉之述趣解

書清閔閣臨蘭亭序後

右薛紹彭臨蘭亭序一与按蘭亭叙石本佳者已難得臨本尤宋蘇易簡所藏臨本有三其一顯者有若象夫子尚與關里門類蔡邕猶旁文章尊昭陵自一閑真迹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璦璠其一有王亮臣跋易簡子者與米南宮友善元章以王維雪景畫六幅李主六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元章贊曰熒々客星豈晉所得養氣泉石晉腴翰墨戲著禊談書存烏武鬱々昭陵玉筵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真物水月非虛移模奪質綠縑金鑄瓊機錦綺猗與元章守之勿失其二在舜欽房昔之善臨蘭亭者有憑承素湯晉徹韓道政趙謨諸葛正世罕得見故此二本皆々莫詳何人所臨也至元二年予至郡城與友人豐城揭君子舟寓舍鄰竝得見其所

藏紹彭臨本上有弘文之印又有古杭朱巽月船小印宋末舊古書畫甚富且精好惟巽與天台賈似道家耳紹彭父珣嘗竊易取定木蘭亭石宣和間朝廷遣使索之恣紹彭乃并日夜摸搨每搨疊三枚紙重榻之民間所貴惟此而已後此石龕寘睿思殿東辟建炎初宗澤遣人護送至維揚金人陷維揚裹以去金主怒棄之河中近世吳君章副樞家所得石號為佳者然視定武本遠矣則後之學書者欲見右軍筆意不其難哉此山谷先生所以有欲換凡骨無金丹之歎也烏乎紹彭所榻本今亦無之况其所臨者乎宋之名書者有蔡謨米南宮蘇長公黃太史吳傳朋最著然超越唐人獨得二王筆意者莫紹彭若也今紹彭書亦絕少則見其所臨尤益益之榻洗也魏國趙公嘗曰時流易趨古意難復揭君之愛重此帖也宜矣紹彭字道祖近見其脫態監聽所賦詩清麗沈著有魏晉人風所居有清閔閣詳著樓氏攻媿齋集云

書吳泰發妻黃氏弄子詩後

古詩一章三十韻臨川吳泰發妻黃君作也黃君鄉先生以權
其先鄴之涇城人有諱昂者登進士第官于建寧之浦城因 宋
紹興間有諱陞者亦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知永州後
徙撫之金谿陞蓋以權高大父也初以權無子惟一女愛之甚教之
治儒學晝夜不輟年十九歸為吳氏婦甚恭順至大初泰發賈江湖
行次三衢溺死二子一女俱幼弱撫而教之節衣縮食惟以讀書為
事而勤務蠶績舉動循禮雖子姪不相授受送迎未嘗出門詞章非
其所樂此詩者訓子之作也初亦不以示人其從孫綬稍以告于故
翰林學士子吳子子吳子稱之曰君婦人之有善可稱非其幸矣可
悲也而非可願也嗚呼世降俗衰聖賢之教幾于泯滅昂之丈夫
蓋有不能天其天矣况幽之之女婦耳若君者有行而又有文儒生
文士愧之者多矣豈獨足以表儀于閭閻哉不其難乎子性不善書
而綬請書之故樂為善而并叙志焉

書張少師傳後

至正三年國家作遼金宋三史素以非才與修宋史按太祖至
列傳至為賅備至高孝光寧四朝史蓋蜀人李心傳氏所修其闕漏
不可計心傳亦以是論罷素博考實錄中所附傳及它野史文集郡
國志粗見始終者稍補完既而奉使購求遺書所過求故家子孫
問之往來荒忽不知是以執筆之際為之嗟惋惋為獨敷閣待制少
師張公運有為老氏學者曰德隆致少師事狀于史官素道出虎林
睹宋故宮有大浮圖以斷碑碣顛倒梵城所賜少師手詔在石者猶
可見歸而徵諸實錄諸書始克論著又考陸文安公講道象山之顛
去少師山甚近讀金谿李君所編師友淵源錄然後知諱宗伯字伯
強諱必達字行已皆少師從孫同金谿彭興宗世昌誅茅結廬以迎
文安公李氏 錄伯強從弟諱曷卿字少若子梓字材卿按張氏世
錄少師之父諱貫贈太中大夫兄一人早卒逸其名二弟曰迪曰適
少師三弟曰達曰造曰邈伯強適之孫少石造之子也今德隆請翰
林侍講學士揭公志其先人之墓有諱檜者伯強之子也德隆之所

以親敬宗者揭公述之甚備非詩書禮義之澤漸漬于久遠其能然耶其能然耶

書張承基傳後

友人饒旭子初遊四方陰求天下之奇士而與之游至任城得張承基者蓋奇士也子初再與余相見京師數稱道承基又出鄉貢進士李君景儀所為承基傳余讀之愛其叙事詳覈始具承基而善子初之不苟于擇交也今承平七十年矣會天災流行盜起東海曾不滿三百人橫行山東河北若蹈無人之境此有識者固為國家深長憂矣雖鼠竄狗偷曾何足為慮然處之必有其道制之必有其方烏得坐視其俘虜殺屠使骨肉離散田萊荒蕪而邈乎不加之意也此其所由来非一日矣初國朝既定中原制賦役之法不取諸土田而取諸戶口故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者鬻妻子以供公上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則弱者死溝壑強者為盜賊于是素懷姦宄者因之以為亂及王師一出餽餼百須有司乘之以厲民益受其殃况于執良民

而斬馘之則曰吾功也有司亦曰斯人之功也考察之弗審又從而官之嗟乎政令果安哉承基期歲平盜至八十有三起及追賊至馮峪悉禽殺之其功偉矣至若陳討紅巾賊之計當于事情而卒用其言使此賊至今為東海患惜哉

跋送李工部詩

右送奉議大夫工部郎中李公再使安南詩也方江南未下公信使由雲南至其境崎嶇四年而後還至是宋已內附而公再既自有所紀載當見諸國使安南世居海島其在宋末猶受其厚爵以人情論之方懷惠報恩之日公以一介之使卒然說以頰舌使鄉化本朝不煩干戈非至誠動之其能然乎于是生靈免塗炭由今驗之公之子孫益久而益盛陰德之所被若左契然至元中輕啟邊釁之臣皆公之罪人矣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保天下斯言也惟公知之公之孫戶部尚書禮以此卷示素敬書其後以歸之

跋黃居士墓志銘

右宋知處州諭公良能所著希高居士黃公墓志銘後百四十元至
元四年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僕斯所書也揭公將代祀岳 居士
六世孫今侍講學士潛為國子博士言于揭公曰不敢它文溷公筆
墨斯銘先德賴以不泯敢以為請揭公後被召用入經筵史館捐館
舍已七年其書為世所寶此紙太史院以書御用歷西域人所造擣
麻為之今設官于保安州專掌其事諸方所產紙皆不能及黃氏子
孫其珍襲之諭公文字簡古有作者風致所著香山集亦藏于黃氏
序而傳之

恭跋 明宗皇帝神御殿碑

臣惟仁宗皇帝自懷孟入平內難恭迓 武宗皇帝于北
位及武宗願命不傳之子而傳之弟謙德之盛皆近古所未
後權臣構亂而 明宗皇帝播越于外十有七年有臣子所不忍
者 今皇帝孝思罔極乃詔詞臣撰神御殿碑勒在穹碑式垂永世
於乎休哉臣伏讀其藁為之太息者久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有以也夫

跋宋理宗詩

右宋理宗賜執政何公夢然之詩素及見御書真蹟按公
五年二月也越三月公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寧路人五月
矣素承詔修宋史欲為公立傳而有司不上其狀史之闕文如此公
伯氏諱夢開與素曾大父仁和府君同登景定三年進士第來京師
識公之從孫中故識其後

跋

使者致辭令以集大事其責甚重也故孔子言使之難
之書春秋戰國之世藉是以為國者尤足徵也我 世祖皇
明制事審駕馭豪 以統一寓內李公當此時再使交趾其才
可知已然裔夷之所以慕中國者以中國之有礼也公所以能屈
其心者亦惟先嚴乎上下之辨使安南之人朝於大廷班位等差
於行人之九儀者自有常秩或者乃欲以瀛國公例之恐非公所以

諭南交之志也

靜修書院記

保定劉先生以道德學問高天下既沒之七年新安縣三臺鄉作顯祠以祀之并立孔子廟與明倫堂諸生齋室皇慶元年間朝廷賜額曰靜修書院靜修者先生之別號也蓋三臺皆有隱君子曰南溪老人梁至剛與先生友善間往造焉輒旬月之留至剛之子泰及劉英季蒙王果李真從先生游英早歲為吏一旦幡然折節為學故先生始則短之甚嚴終則與之最厚至是首倡祀事何平章暉留守不谷實里各發金帛禱之興學闡教大振儒風英之力居多從容贊畫者至剛之功也至元五年縣達魯華赤不華島山長王朝佐始構兩廡繪從祀像然距今五十餘年未有識書院之顛末俾後世傳焉者闕典歟至正十五年冬鄉貢進士東平杜禹來為山長慨然以是為已任謀于縣尹中山劉得亨創進神門畫泰等四人像以侑食郡達魯華赤鎖住公聞之曰吾守令之責也首出廩祿命滿城縣達魯華赤

海壽取碑材于西山已而吏民間風慕義欣然來助它日公使吏來屬素為之記嗚呼去古既遠世之風俗賴以不墜者不在乎世之君子者乎先生大河之北當國家混一之初銳然有志承聖賢之絕學雖罄南山之竹極其形容贊美固不足以得其精微之萬一來學于斯讀先生之遺書于是窺其門戶望其宮墻入其奧力追先生之遺躅于百世之上其庶幾乎此書院之作然則英也不獨服勤至死以事其師其有功于後來之後彥豈曰小補之哉願令用兵河南共億無藝守令士民卒能成禹之志刻石紀載以圖不朽可謂知所先務其牽聯得書者以此至正十七年三月庚子日記

